陸平原年譜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姜亮夫全集．二十二，成均樓文録、陸平原年譜、張華年譜/姜亮夫著．—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2．10

ISBN 7－222－03519－2

Ⅰ．姜 … Ⅱ．姜 … Ⅲ．①姜亮夫（1902～1995）—全集②陸平原—年譜③張華—年譜 Ⅳ．C5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2）第 061711 號



陸機“平復帖”真蹟

陸機贊

章炳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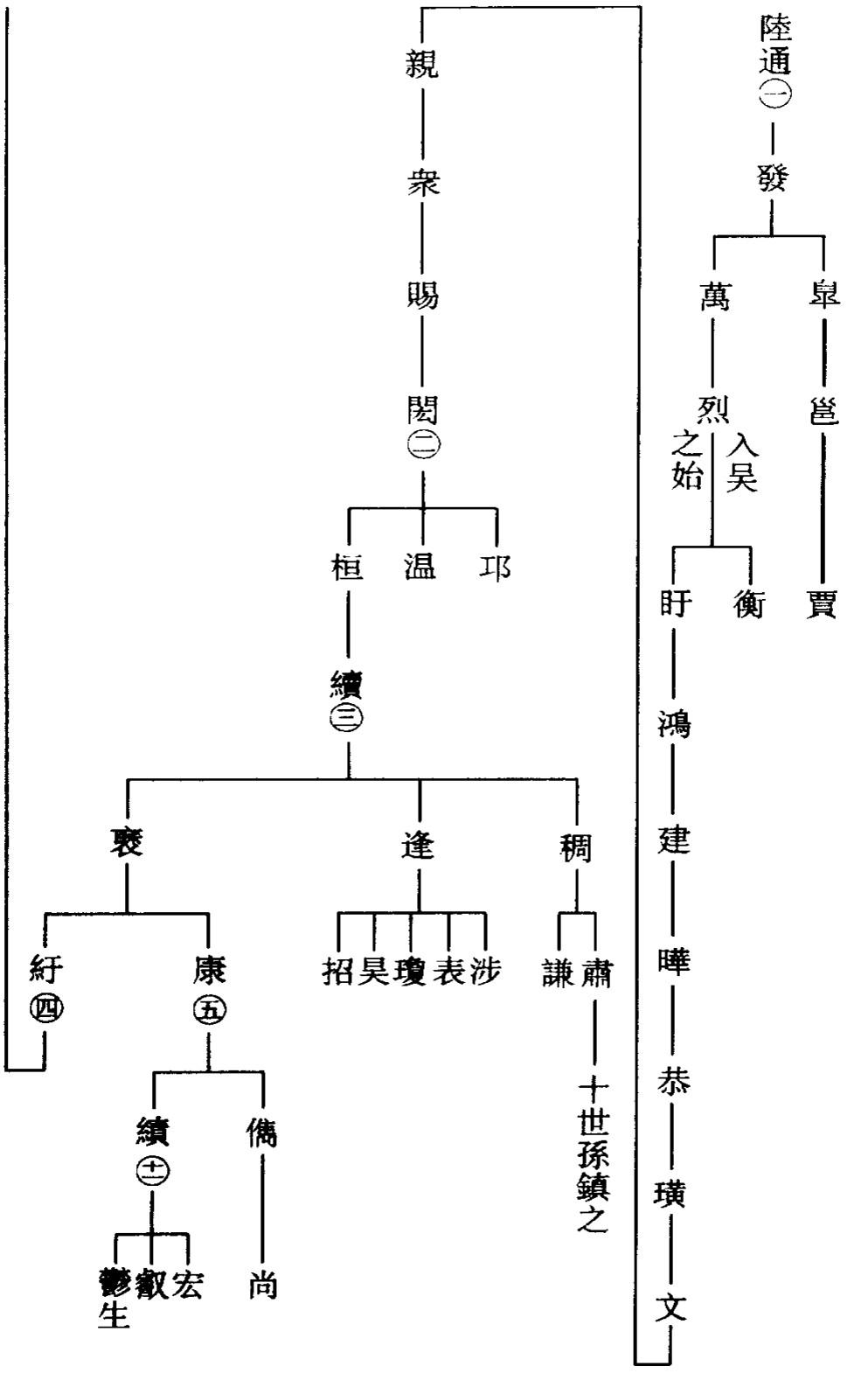
《晉書》稱陸機服膺儒術，非禮不動。觀其德量所致，誠非獨文采而已。機父祖爲吳世臣，少直傾覆，吳亡十年不仕，箸論辯亡，指席强寇，庶幾《小雅》風人之緒。辭賦多悲懿親彫喪，懷土不衰，張華以爲聲有楚焉。與弟雲頻煩執訊，悉密如兒童妄語，孝友之性，蓋得之自然也。又其照灼人事，扶翼通人，戒齊冏于盛年，拔戴淵于羣盜，卓犖之量，亦有祖父風矣。自吳國初建，張子布、顧元歎、諸葛敦仁、虞仲翔之倫，咸以令德清重，連相保持。機之族始于陸績，説《易》明《玄》，爲經術大師。績女鄴生十三喪夫，誓死不踐二庭，其國風家儀可知也。及丞臣大司馬父子，武以克敵，忠以匡君，血誠之辭，下感百世。又譏劉龔先刑後禮，穆然三代之英，近古之大儒也。子姓漸染閨門之教，雅素有則。機又嘗與賀循、顧榮友善，漸其德禮，其服膺儒術，亦信矣。是以文章彬彬，不尚浮艷，又無魏、晉蕩肆之言，斯皆大吳之化，子布、敦仁、三陸之所流貤也。以機之文行忠信，而點汙于賈謐，備二十四友焉，涅而不緇，出入未嘗與傾側謀，猶與夫潘岳之徒，齊貞邪于一日。悲夫，川澤納汙，瑾瑜匿瑕，茲孟軻所以訶樂正歟。然自晉室之衰，琅琊南宅，舊都貪淫，餘烈漸以歇澌，斯大吳善俗之所孳厲。機雖一介，足以仿佛見端。余讀《陸機傳》及其文章，以爲皓作淫虐，自禍厥宗，雖世勳苗胄，改事新主無嫌也，猶裴回十歲，不忍死其宗室故君，既不獲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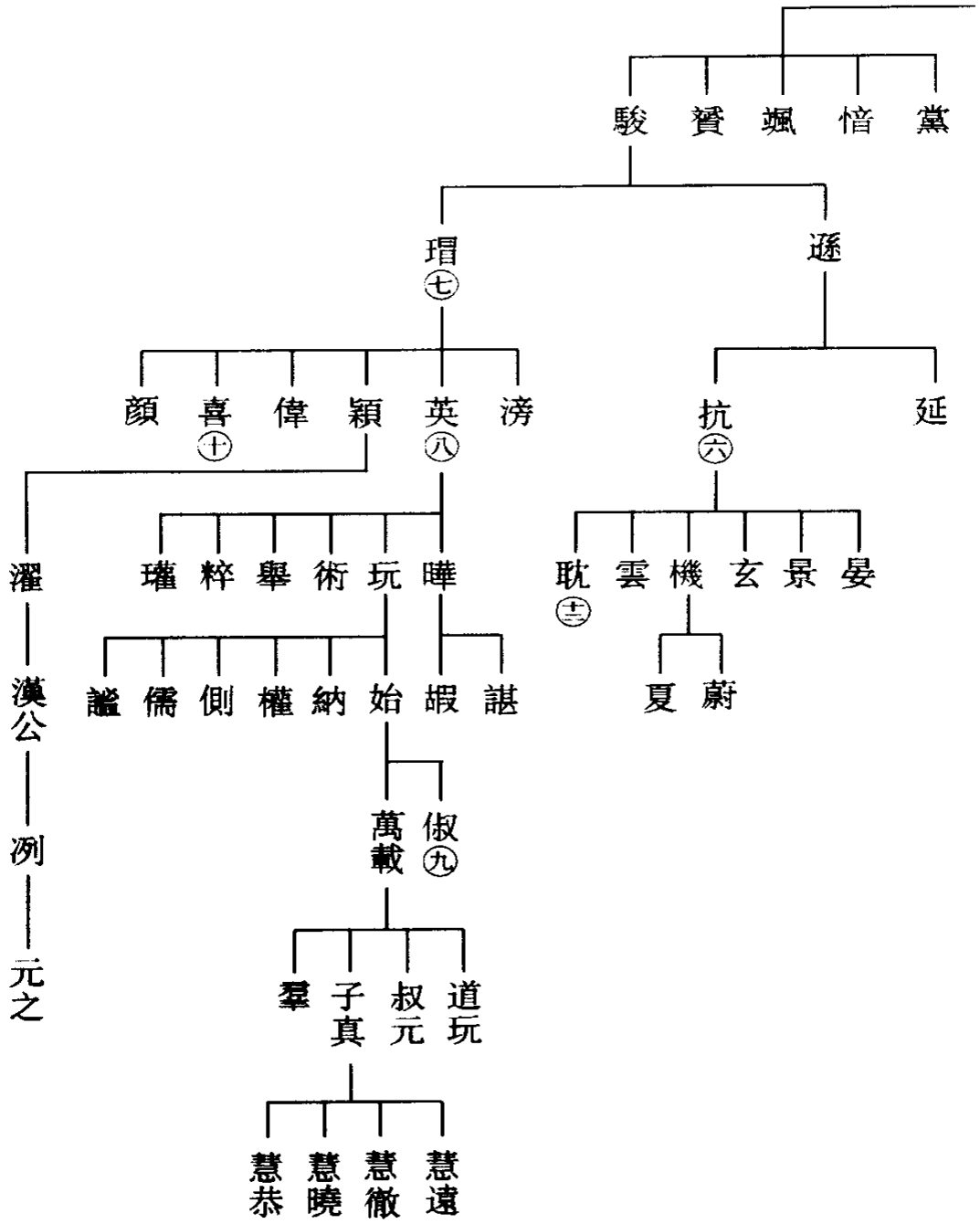
而仕于晉，重遇惠帝昏亂，執不潔全，簸蕩倫、穎之間，以疏逖俘餘，總督六師，近監于王姻，遠搆于媟御，轉相牽掣，雖有穰苴之略，未或不崩，讒人閒之，至于隕身湛宗，三英同戮。以彼其明，而日月闇于微眚，思之未嘗不憤懣也。然撮其文章行迹，猶不失爲南國仁賢。校計勝劣，宜在鍾儀、樂正克之次。

（録自《章氏叢書文録初編》）

按先生此文，論陸氏可謂條達精沉，得厥俞脈者矣。故以冠于書首，以當序言。初秋英著意爲簡譜，余爲之補正，及後復爲機文校註，今年重訂時，乃摘註文中推擬各文時代之語附入此譜，遂視初稿增三之一矣。亮夫。

陸氏世系表


陸通㈠
發
萬
烈之始
入吳
旰
衡
鴻
建
曄
恭
璜
文
阜
邕
賈
親
衆
賜
閎㈡
桓
温
邛
續㈢
褒
紆㈣
康㈤
續㈥
鬱生
叡
宏
僊
尚
逢
招
昊
瓊
表
涉
稠
謙
肅
十世孫鎮之


駿 賨 颯 愔 黨
瑁 ⑦
遜
顏 喜 ⑩ 偉 穎 英 ⑧ 滂
抗 ⑥
延
濯
璿 粹 舉 術 玩 曄
耽 ⑪ 雲 機 玄 景 晏
漢公
謐 儒 側 權 納 始 暇 諶
夏 蔚
萬載
俶 ⑨
冕 子真 叔元 道玩
慧恭 慧曉 慧徹 慧遠
冽
元之

〔一〕《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曰：『陸氏出自嬀姓，田完裔孫，齊宣王少子通字季達，封于平原般縣陸鄉，即陸終故地，因以氏焉。通謚曰元侯，生恭侯發，爲齊上大夫。發二子萬、泉。泉生邕，邕生漢太中大夫賈。萬生烈，烈字伯元，吴令豫章都尉，既卒，吴人思之，迎其喪葬于胥屏亭，子孫遂爲吴郡人，二子衡、旷。旷字子光，襄賁令，生鴻，字叔鸞，本州從事。鴻生建，字公華，渤海太守。建生曄，字奉光，本州從事，生恭，字彦祖，御史中丞，京兆尹。恭生璜，字公伯。璜生文，字孝平，弘農都尉。文生親，字公道，成都令。親生衆，字世業，舉秀才，除郎中，生賜，字思祖，丞相府主簿；生閎，字子春，潁川太守，尚書令，三子邳、温、桓，號「潁川枝」。桓字叔文，生續，字知初，揚州别駕，生三子，稠、逢、褒，號「荆州枝」。稠荆州刺史，二子，肅、謙，肅丹徒令，號「丹徒枝」，十世孫鎮之。』

又曰：『揚州别駕續中子逢，漢尚書右僕射，樂安侯，五子，涉、表、瓊、昊、招，號「樂安枝」。表生漢海鹽縣令穰，字子仁，生恢，晉諫議大夫。恢生永興縣令弘，號「諫議枝」。揚州别駕續四子褒，字叔明。褒三子紆，字叔盤，吴城門校尉，五子黨、愔、颺、賁、駿。駿字季才，九江都尉，大學博士，二子遜、瑁。瑁字子璋，選曹尚書，六子，滂、喜、穎、英、偉、顔。穎第三子海隅縣令濯。濯生漢公。漢公生冽。冽生脅本郡從事元之，隱居魚圻，號「魚圻枝」。英字季文，長沙太守，高平相，員外散騎常侍，六子，術、舉、曄、玩、粹、瓘。玩字士瑶，侍中，司空，贈太尉興平康伯，六子，譙、儒、側、納、乂、始，號「大尉枝」。始字祖興，五兵尚書侍中，二子，俶、萬載。萬載臨海太守，祕書監侍中，四子，道玩、叔元、羣、子真。子真字同宗，宋東陽太守，四子，惠遠、惠徹、惠曉、惠恭。』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辯證惠皆作慧。萬載作萬哉。

〔二〕顧夷《吴地記》曰：『閎，暢子也。篤行好學，聰明有令德。』暢，世系作賜。

〔三〕《後漢書・陸康傳》：『字季寧，吴郡吴人。祖父續，父褒。有志操。光和二年，遷武陵太守。……會廬江賊黄穰等與江夏蠻十餘萬人攻没四縣，拜康廬江太守。帝嘉其功，拜康孫尚爲郎中。獻帝即位，天下大亂，……時袁術屯兵壽春，部曲飢餓，遣

使求委輸兵甲，康以其叛逆，遂閉門不通，內修戰備，將以禦之。術大怒，遣其將孫策攻康，圍城數重，康固守，受敵二年，城陷，月餘發病卒，年七十，宗族百人，遭離飢戹，死者將半。朝廷愍其守節，拜子儁爲郎中。少子績仕吳爲鬱林太守。』又《後漢書》續在《獨行傳》，茲不錄，績《吳志》有傳。

〔四〕《三國志・陸遜傳》：『遜，吳郡吳人。遜少孤，隨從祖廬江太守康在官。遜年長于康子績數歲。』《遜傳》裴註引《陸氏世頌》曰：『祖紆字叔盤，敏淑有思學，守城門校尉。父駿，字季才，淳懿信厚，爲邦族所懷，官至九江都尉。』

又《遜傳》：『遜長子延早卒，次子抗。』

〔五〕《三國志・陸績傳》：『又康，漢末爲廬江太守。……績長子宏，會稽南部都尉。次子叡，長水校尉。』謝承《後漢書》曰：『康少淳，孝悌，勤修操行。太守李肅察孝廉。肅後坐事伏法，康斂尸，送喪還潁川，行服禮終，舉茂才。』

又《三國志・陸瑁傳》：『瑁從父績早亡，一男一女，皆數歲，瑁迎攝養，至長乃別。』

〔六〕《三國志・抗傳》合于父《遜傳》曰：『抗字幼節，吳大司馬荊州牧。卒，子晏嗣。晏及弟景、玄、機、雲，分領抗兵。……景字士仁，以尚公主，拜騎都尉，澡身好學，著書數十篇。晏爲王濬別軍所殺。景亦遇害，時年卅一。景妻孫皓適妹，與景俱張承外孫也。』裴註引《文士傳》：『陸景母，張承女也，諸葛恪外生。恪誅，景母坐見黜。景少爲祖母所育養，及祖母亡，爲之心喪三年。』

〔七〕《三國志・陸瑁傳》：『字子璋，丞相遜弟也。赤烏三年卒。子喜亦涉文籍，好人倫。孫皓時爲選曹尚書。』又註引《吳録》曰：『喜字文仲，瑁第二子也。入晉爲散騎常侍。瑁孫曄，字士光，官至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曄弟玩，字士瑤。』又《註》引《晉陽秋》稱：『玩器量淹雅，位至司空，追贈太尉。』

〔八〕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辯證》：『又吳郡陸英子玩，玩子始，始子萬哉，萬哉子子真，五世爲郎中。又，南齊陸慧遠、慧徹、慧曉、慧

恭（唐世系表慧皆作惠），皆子真之子，房望最高。』

又《晉書・陸曄傳》：『曄字士光，吳郡吳人。伯父喜，吳吏部尚書。父英，高平相，員外散騎常侍。曄少有雅望，從兄機每稱之曰：「我家世不乏公矣。」……後歸，以疾卒，年七十四，追贈侍中車騎大將軍。子湛，散騎常侍。』又云：『曄弟玩，字士瑤，元帝引爲丞相參軍。王導初至江左，思結人情，請婚于玩，玩對曰：「培壘無松柏，薰蕕不同器。玩雖不才，義不能爲亂倫之始。」……後遷侍中司空薨，年六十四，謚曰康。子始嗣，歷侍中尚書。玩子納，字祖言，州舉秀才，遷黃門侍中本州吏部郎，出爲吳興太守，遷太常，從吏部尚書加以奉車都尉，除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子長生先卒。』又《晉書・機傳》以喜爲雲從父兄，兄字疑誤衍。

〔九〕按《晉書・納傳》：『謝安嘗歎詣納，而納殊無供辦，兄子俶不敢問之，乃密爲之具』云云。

〔十〕《晉書・機傳》附《喜傳》：『喜字恭仲（《吳録》作爲文仲），父瑁，吳吏部尚書。喜仕吳累遷吏部尚書，太康中以喜爲散騎常侍，尋卒。子育爲尚書郎，弋陽太守。』

〔十一〕陸績《吳志》十二：『字公紀。父康，漢末爲廬江太守。容貌壯偉，博學多識，星歷算數，無不該覽。……孫權統事，辟爲奏曹掾，以直道見憚。出爲鬱林太守。……作《渾天圖》，註《易》，釋《玄》，皆傳于世。年三十二卒。長子宏，會稽南部都尉。次子叡，長水校尉。』

又《世説》卷四劉註引《文士傳》曰：『績字公紀，幼有儁朗才數，博學多通。廬元士年長于績，共爲交友。仕致鬱林太守。自知亡日，年三十二而卒。』

又《吳志・績傳》裴註曰：『績于鬱林所生女，名曰鬱生，適張温弟白。姚信集有表稱之。』文長不録

〔十二〕機同輩中有姊。《宋書》卷八十二《顧顗之傳》：『顧謙字公讓，吳郡人，陸機姊夫。』

晉書陸機本傳

陸機字士衡，吳郡人也。祖遜，吳丞相。父抗，吳大司馬。機身長七尺，其聲如鐘，少有異才，文章冠世，伏膺儒術，非禮不動。抗卒，領父兵爲牙門將。年二十而吳滅，退居舊里，閉門勤學，積有十年，臧榮緒晉書作十一年。以孫氏在吳，而祖父世爲將相，有大勳于江表，深慨孫皓舉而棄之，乃論權所以得，皓所以亡，又欲述其祖父功業，遂作《辯亡論》二篇。……至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造太常張華，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又嘗詣侍中王濟，濟指羊酪謂機曰：『卿吳中何以敵此？』答云：『千里蓴羹，未下鹽豉。』時人稱爲名對。張華薦之諸公。後太傅楊駿辟爲祭酒。會駿誅，累遷太子洗馬、著作郎。范陽盧志于衆中問機曰：『陸遜、陸抗于君近遠？』機曰：『如君于盧毓、盧珽。』志默然。既起，雲謂機曰：『殊邦遐遠，容不相悉，何至于此！』機曰：『我父祖名播四海，寧不知耶！』議者以此定二陸之優劣。吳王晏出鎮淮南，以機爲郎中令，遷尚書中兵郎，轉殿中郎。趙王倫輔政，引爲相國參軍。豫誅賈謐功，賜爵關中侯。倫將篡位，以爲中書郎。倫之誅也，齊王冏以機職在中書，九錫文及禪詔疑機與焉，遂收機等九人付廷尉，賴成都王穎，吳王晏并救理之，得減死徙邊，遇赦而止。初機有駿犬，名曰黃耳，甚愛之。既而羈寓京師，久無家問，笑語犬曰：『我家絕無書信，汝能齎書取消息不？』犬搖尾作聲，

機乃爲書以竹筒盛之而繫其頸，犬尋路南走，遂至其家，得報還洛，其後因以爲常。時中國多難，顧榮、戴若思等咸勸機還吳，機負其才望，而志匡世難，故不從。冏既矜功自伐，受爵不讓，機惡之，作《豪士賦》以刺焉，……冏不之悟，而竟以敗。機又以聖王經國，義在封建，因採其遠指，著《五等論》。……時成都王穎，推功不居，勞謙下士，機既感全濟之恩，又見朝廷屢有變難，謂穎必能康隆晉室，遂委身焉。穎以機參大將軍軍事，表爲平原內史。太安初，穎與河間王顒起兵討長沙王乂，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督北中郎將王粹、冠軍牽秀等諸軍二十餘萬人。機以三世爲將，道家所忌，又羈旅入宦，頓居羣士之右，而王粹、牽秀等皆有怨心，固辭都督。穎不許。機鄉人孫惠亦勸機讓都督于粹，機曰：『將謂吾爲首鼠避賊，適所以速禍也。』遂行。穎謂機曰：『若功成事定，當爵爲郡公，位以台司，將軍勉之矣！』機曰：『昔齊桓任夷吾以建九合之功，燕惠疑樂毅以失垂成之業，今日之事，在公不在機也。』穎左長史盧志心害機寵，言于穎曰：『陸機自比管樂，擬君闇主。自古命將遣師，未有臣陵其君而可以濟事者也。』穎默然。機始臨戎，而牙旗折，意甚惡之。列軍自朝歌至于河橋，鼓聲聞數百里，漢魏以來，出師之盛未嘗有也。長沙王乂，奉天子與機戰于鹿苑，機軍大敗，赴七里澗而死者如積焉，水爲之不流，將軍賈稜皆死之。初，宦人孟玖弟超並爲穎所嬖寵。超領萬人爲小都督，未戰，縱兵大掠。機録其主者。超將鐵騎百餘人，直入機麾下奪之，顧謂機曰：『貉奴能作督不？』機司馬孫拯勸機殺之，機不能用。……超不受機節度，輕兵獨進而没。玖疑機殺之，遂譖機于穎，言其有異志。將軍王闡、郝昌、公師藩等皆玖所用，與牽秀等共證之。穎大怒，使秀密收機。其夕，機夢黑幡繞車，手決不開。天明而秀兵至。機釋戎服，著白帢，與秀相見，神色自若，謂秀曰：『自吳朝傾覆，吾兄弟宗族蒙國重恩，入侍帷幄，出剖符竹。成都命吾以重任，辭不獲已。今日

受誅，豈非命也！』因與穎牋，詞甚悽惻。既而嘆曰：『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遂遇害于軍中，時年四十二。二子蔚、夏亦同被害。機既死非其罪，士卒痛之，莫不流涕。是日昏霧晝合，大風折木，平地尺雪，議者以爲陸氏之冤。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張華嘗謂之曰：『人之爲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弟雲嘗與書曰：『君苗見兄文，輒欲燒其筆硯。』後葛洪著書，稱『機文猶玄圃之積玉，無非夜光焉，五河之吐流，泉源如一焉。其弘麗妍贍，英鋭漂逸，亦一代之絶乎！』其爲人所推服如此。然好遊權門，與賈謐親善，以進趣獲譏。所著文章凡三百餘篇，並行于世。

機雲別傳

晉太康末，俱入洛，造司空張華，華一見而奇之，曰：『伐吳之後，利在獲二俊。』遂爲之延譽，薦之諸公，太傅楊駿辟機爲祭酒，轉太子洗馬、尚書著作郎。雲爲吳王郎中令，出宰浚儀，甚有惠政，吏民懷之，生爲立祠。後並歷顯位。機天才綺練，文藻之美，獨冠于時。雲亦善屬文，清新不及機，而口辯持論過之。于時朝廷多故，機、雲並自結于成都王穎。穎用機爲平原相，雲清河內史。尋轉雲右司馬，甚見委仗。無幾而與長沙王搆隙，遂舉兵攻洛，以機行後將軍，督王粹、牽秀等諸軍二十萬。士龍著《南征賦》以美其事。機吳人，羈旅單宦，頓居羣士之右，多不厭服，機屢戰失利，死散過半。初，宦人孟玖，穎所嬖幸，乘寵豫權，雲數言其短，穎不能納，玖又從而毀之。是役也，玖弟超亦領衆配機，不奉軍令，機繩之以法。超宣言曰，陸機將反。乃牽秀等譖機于穎，以爲持兩端。玖又搆之于內，穎信之，遣收機，並收雲及弟耽，並伏法。機兄弟既江南之秀，亦著名諸夏，並以無罪夷滅。天下痛惜之。機文章爲世所重，雲所著亦傳于世。初抗之克步闡也，誅及嬰孩，識道者尤之曰：『後世必受其殃。』及機之誅，三族無遺。孫惠與朱誕書曰：『馬援擇君，凡人所聞。不意三陸相攜暴朝，殺身傷名，可爲悼歎。』三國志吳志卷十三陸遜傳裴註引。

年譜

孫吳景帝永安四年　辛巳公曆紀元二百六十一年　一歲

《晉書》卷五十四《機本傳》：『年二十而吳滅。』按吳滅在武帝太康元年，推之，機當生于此年。

是時父抗年三十五，以鎮軍將軍都督西陵。

祖遜，吳丞相，前十六年卒。

是年從兄景，年十四歲。從弟曄生。

是年阮籍年五十一歲。皇甫謐年四十六歲。嵇康年三十八歲。王弼年三十五歲。成公綏年三十歲。張華年二十九歲。陳壽年二十八歲。何劭年二十五歲。傅咸年二十二歲。周處年二十一歲。夏侯湛年十八歲。潘岳年十四歲。石崇年十二歲。紀瞻年八歲。王衍年五歲。孫惠年三歲。賀循年二歲。束晳生。楊戲卒。

魏晉司馬昭爲晉公，固辭。晉文紀

吳遣光祿大夫周奕、石偉巡行風俗，察將吏清濁，民所疾苦，爲黜陟之詔。吳志三

景帝永安五年　壬午　二六二　二歲

胞弟雲生。

《晉書》五十四有傳，略云：『雲字士龍，六歲能屬文。性清正，有才理。少與兄機齊名，雖文章不及機，而持論過之。號二陸。……吳平入洛，……爲太子舍人。出補浚儀令，百姓追思之，圖畫形象，配食縣社。尋拜吳王晏郎中令，入爲尚書郎，轉中書侍郎。成都王穎表爲清河內史。討齊王冏，以雲爲前鋒都督，轉大將軍、右司馬。孟玖欲用其父爲邯鄲令，雲固執不可。……機之敗也，並收雲，被殺，年四十二。有二女，無男。門生故吏，迎喪葬清河，修墓立碑，四時祠祭。所著文章三百四十九篇，又撰《新書》十篇，並行于世。……雲弟耽爲平東祭酒，亦有清譽，與雲同遇害。』又別詳卷首附《機雲別傳》。

吳主休銳意典籍，欲畢覽百家之言，……欲與博士祭酒韋曜、博士盛沖等講論道藝，左將軍張布間之。三國志吳志二

魏司馬昭殺中散大夫嵇康及東平呂安。

譙郡嵇康，文辭壯麗，好言老、莊，而尚奇任俠，與陳留阮籍、籍兄子咸、河內山濤、河南向秀、琅琊王戎、沛國劉伶，特相友善，號『竹林七賢』，皆崇尚虛無，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司隸校尉何曾惡之。山濤爲吏部郎，舉康自代，康與濤書，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司馬昭聞而怒之。康與東平呂安親善，安兄巽誣安不孝，康爲證其不然。鍾會因譖康嘗欲助母丘儉，且安、康有盛名于世，而言論放蕩，害時亂教，宜因此除之。昭遂殺安及康。事詳康傳，及晉書文紀。茲節通鑑卷七十八。

按，機當莊、老之說極盛之世，而文章事功，皆不與嵇、阮、王（弼）、何（晏）相近，此亦考論陸氏文學思想者所當知，故撮發之于此。

魏司馬昭議伐蜀漢，以鍾會爲徵西將軍都督關中軍。晉書文紀

荀崧生。

吳景帝永安六年　癸未　二六三　三歲

蜀漢求救于吳，吳使大將軍丁奉督諸軍向壽春，丁封、孫異如沔中。吳志三

魏司馬昭始稱相國晉公，加九錫。晉文紀

魏鍾會伐蜀漢，後主降，蜀漢亡。

庾敳生。王接生。嵇含生。傅敷卒。諸葛尚卒。

吳景帝永安七年　甲申　二六四　四歲

二月，父抗鎮軍將軍率兵圍蜀巴東守將羅憲。吳志三休傳

癸未，景帝休崩，烏程侯皓即位，改元元興。吳志三皓傳

魏詔相國參軍徐紹、水曹椽孫彧：昔在壽春並見虜獲，紹本僞南陵督，才質開壯，彧孫權支屬，忠良見事，其遣紹南還，以彧爲副，宣揚國命，告喻吳人。三國志魏志四曹奐傳喻孫皓以平蜀之事，致馬錦等物以示威。晉書文紀

十一月，吳執其權臣濮陽興、張布，徙于廣州，道殺之。吳主孫皓傳

鍾會卒。姜維卒。鄧艾卒。諸葛瞻卒。傅敷卒。

吳末帝皓元興二年　晉泰始元年　乙酉　二六五　五歲

父抗加鎮軍大將軍，領益州牧。三國志抗傳從父陸凱爲鎮西大將軍，都督巴丘，領荆州牧。凱傳

吳使光祿大夫紀陟、五官中郎將洪璆與徐紹、孫彧偕來報聘。三國志吳志

夏四月，吳改元甘露。冬，西陵督步闡表請徙都武昌，從之。同上

十二月壬戌，魏禪位于晉。甲子，魏帝出舍于金墉城。太傅司馬孚拜辭，執帝手，流涕歔欷不自勝，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三國志魏志四，晉書文紀。晉大封宗室，授以職任，又誥諸王，皆得自選國中長吏。

晉置諫官，以傅玄、皇甫陶爲之。玄上疏論士風之敝。通鑑晉書玄傳

玄以魏末士風頹敝，上疏曰：『……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踐守節。其後綱維不攝，放誕盈朝，遂使天下無復清議。陛下龍興受禪，弘堯、舜之化，惟未舉清遠有禮之臣，以敦風節，未退虛鄙之士，以懲不恪。臣是以猶敢有言。』按此疏論魏、晉士習至切，故備録之。然此風于中原爲烈，南土如吳，則士風並未大改，仍保東漢醇厚儒素之習，熟讀陳壽書自知之。此亦論南士風習者所不可不知也。

諸葛恢生。顏含生。張闓生。

吳末帝皓甘露二年　晉泰始二年　丙戌　二六六　六歲

吳遣大鴻臚張儼、五官中郎將丁忠，弔晉文王之喪。吳散騎常侍王蕃，體氣高亮，不能承顏順旨，吳主不悦，殺之，擲蕃頭爲戲。皓傳

吳改元寶鼎。

丁忠使晉還，説吳主襲晉，鎮西大將軍陸凱以爲不可，然遂與晉絶。凱傳，皓傳。

吳以陸凱爲左丞相，萬彧爲右丞相。凱上疏諫奢侈及還都建業，不納。凱乃心公家，義形于色，表疏

皆指事不飾，忠懇內發。凱傳

按吳主居武昌，揚州之民，泝流供給，甚苦之。又奢侈無度，公私匱窮。童謠云：『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故凱疏有『民有離散之怨』之言，又有『諸公卿位處人上，祿延子孫，曾無致命之節，匡救之術，苟進小利于君，以求容媚，荼毒百姓，不爲君計。』十二月，吳主還都建業，荒淫無度，後宮以千數，而採擇不已。

祖逖生。王敦生。王蕃卒。

吳末帝皓寶鼎二年　晉泰始三年　丁亥　二六七　七歲

夏六月，吳主作昭明宮，二千石以下皆自入山督伐木，大開苑囿，起土山樓觀，窮極伎巧，陸凱諫不聽。皓傳

是時陸氏宗族强盛，皓雖銜凱切直，不敢加誅也。

《世說・規箴》第十：『孫皓問丞相陸凱曰：「卿一宗在朝有幾人？」凱曰：「二相五侯，將軍十餘人。」皓曰：「盛哉！」陸曰：「君賢臣忠，國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今政荒民弊，復亡是懼，臣何敢言盛？」』劉註云：『《吳録》云：「累遷左丞相，時後主暴虐，凱正直强諫，以其宗族强盛，不敢加誅也。」』

按《吳録士林》曰：『吳郡有顧、陸、朱、張四姓。三國之間，四姓盛焉。』《世說》引《吳四姓舊目》云：『張文朱武，陸忠顧厚。』皆南土望姓。陸凱所謂二相五侯，史書具在，可復按也。將軍十餘人，殊不可考。陸氏與孫權父子有甥舅之親，世爲婚姻，而遜、抗皆以安邦定國之功，爵位聲望爲尤隆，故皓不敢以等閒視之也。

晉禁星氣讖緯之學。武紀

裴頠生。華恒生。

吳末帝皓寶鼎三年　晉泰始四年　戊子　二六八　八歲

正月丙戌，賈充上所刊修律令。……侍中盧珽、中書侍郎范陽張華請抄新律死罪條目懸之亭傳，以示民，從之。晉書武紀，賈充傳。

二月，吳主以丁固爲司徒，孟仁爲司空。十月，使施績入江夏，萬彧入襄陽，遣交州刺史劉俊、前部督修則將軍顧容等入擊交阯，爲晉將毛炅等所破，劉修皆死，餘兵散還合浦。三國志皓傳

孔愉生。孔衍生。王祥卒。

吳末帝建衡元年　晉武帝泰始五年　己丑　二六九　九歲

二月，晉武帝有滅吳之志。壬寅，以尚書左僕射羊祜都督荆州諸軍事，鎮襄陽；征東大將軍衞瓘都督青州諸軍事，鎮臨菑；鎮東大將軍東莞王伷都督徐州諸軍事，鎮下邳。晉書武帝紀

《晉書·羊祜傳》：祜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滅戍邏之卒，以墾田八百餘頃』云云。爲晉滅吳得利之基本原因，與吳之措施對照，自知人心之歸向矣。

九月，吳改元建衡。

十一月，從父左丞相陸凱卒。三國志吳志三孫皓傳遺言諫朝政，皓不用。曰爲何定所譖，久之，竟從凱家建安。凱傳

按《吳志·凱傳》云：『建衡元年，疾病。皓遣中書令董朝問所欲言，凱陳何定不可任用。初汝南何定，嘗爲吳大帝給使，及吳主即位，自表先帝舊人，求還內侍，吳主以爲樓下都尉，典知酤釀事，遂專爲威福。吳主信任之，委以衆事。凱面責定曰：『卿見前後事主不忠，傾亂國政，寧有得以壽終者邪？何以專爲姦邪，塵穢天聽？宜自改厲，不然方見卿有不測之禍。』定大恨

之。宜授以外任，不宜委以國事。奚熙小吏，建起浦里田。……亦不可聽。姚信、樓玄、賀邵、張悌、郭逴、薛瑩、滕修及族弟喜、抗，或清白忠勤，或資才卓茂，皆社稷之良輔，願陛下重留神思，訪以時務，各盡其忠，拾遺萬一。遂卒，時年七十二。……初皓常銜凱數犯顏忤旨，以重臣難繩以法，又陸抗時爲大將在疆場，故以計容忍。抗卒後，竟徙凱家于建安。』

按陳承祚于《凱傳》末附録凱所陳皓二十事，而謂『此表文殊甚切直，恐非皓所能容忍，或以爲凱藏之篋笥，未敢宣行，病困，因以付董朝。虚實難明，故不著于篇。然爰其指摘皓事，足爲後戒』云云。按此表言吴末亂政殃民之實，至爲真切，一一皆可映證吴末皓事，與機《辯亡》上下，直相呼吸，爲論吴事及機家世忠耿之最好參考，讀者不可不察。又裴註引《江表傳》，凱知皓將亡，所上表亦與二十事表及《辯亡二論》相發明。

凱字敬風，吴郡吴人，丞相遜族子也。拜建武都尉，領兵。雖統軍衆，手不釋書，好《太玄論》。五鳳二年，拜巴丘督偏將軍。封都鄉侯，轉武昌右部督。孫休即位，拜徵北將軍，假節領豫州牧。孫皓立，遷鎮西大將軍，都督巴丘，領荆州牧，封嘉興侯。寶鼎元年，遷左丞相。節本傳

按凱後之可考者，子仲，吴吏部侍郎，孫伊，州主簿；曾孫退，晉光禄大夫。見《陸氏譜》。（《世説》二引）退又張憑子婿也。

戴淵生。郗鑒生。蔡豹生。王澄生。慕容廆生。周顗生。

吴末帝皓建衡二年　晉泰始六年　庚寅　二七〇　十歲

四月，吴以鎮軍大將陸抗都督信陵、西陵、夷道、樂鄉、公安諸軍事，治樂鄉。抗聞都下政令多闕，憂深慮遠，乃上十七事疏。三國志吴志十三抗傳

《抗傳》上疏曰：『……今敵跨制九服，非徒關右之地，割據九州，豈但鴻溝以西。而國家外無連國之援，內非西楚之强，庶政陵遲，黎民未乂，而議者所恃，徒以長川峻山，限帶封域，此乃守國之末事，非智者之所先，臣每遠覽戰國存亡之符，近覽劉氏傾復之釁，考之典籍，驗之行事，中夜撫枕，臨餐忘食。昔匈奴未滅，去病辭館，漢道未純，賈生哀泣，況臣王室之出，世荷光寵，身名否泰，與國同戚，死生契闊，義無苟且，夙夜憂怛，念至情慘……』云云。十七事失本，故本傳不載。按凱有二十事疏，抗復上十七事，兄弟公忠，所言必切直。機《辯亡論》，度必多本家教，惜其不傳矣！

閹宦預政，抗六上書切論之。抗本傳皆不納。

吳主從弟前將軍秀爲夏口督，吳主惡之，遂將妻子親兵數百奔晉，十二月拜秀票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會稽公。秀傳

劉琨生。阮修生。譙周卒。

吳末帝皓建衡三年　晉武帝泰始七年　辛卯　二七一　十一歲

正月，吳主舉大衆出華里，母及妃妾皆行，聞兵士欲倒戈，乃還。皓傳及裴註引江表傳

《江表傳》曰：『初，丹陽刁玄使蜀，得司馬徽與劉廙論運命歷數事，玄詐增其文，以誑國人曰：「黃旗紫蓋，見于東南，終有天下者，荆、揚之君乎。」又得國中降人言壽春下有童謡曰：「吳天子當上。」皓聞之，喜曰：「天命也。」即載其母妻子，及後宮數千人，從牛渚陸道西上，云青蓋入洛陽，以順天命。行遇大雪，道塗陷壞，兵士被甲持杖，百人共引一車，寒凍殆死。兵士不堪，皆曰：「若遇敵，便當倒戈耳。」皓聞乃還』云云。按，皓迷信可笑事殊多，姑以此例之。

爾時東觀令華覈諫不聽。

吳大都督薛珝與陶璜等攻交趾，九真、日南皆還屬。皓傳，通鑑卷七十九。改明年曰鳳凰。

楊經生。裴秀卒。孟仁卒。丁奉卒。

吳末帝皓鳳凰元年　晉武帝泰始八年　壬辰　二七二　十二歲

晉謀伐吳，益州刺史王濬大作舟艦。吳建平太守吳郡吾彥，得作船木柹，以白吳主，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以塞其衝要。吳主不從。通鑑七十九

八月，西陵督步闡降晉，遣樂鄉都督陸抗圍取闡，闡衆悉降，闡及同計數十人皆夷三族。皓傳

吳主徵昭武軍西陵督步闡，闡世在西陵，猥被徵，自以失職，且懼有譖，九月，據城降晉，遣兄子璣、瑁詣洛陽爲任。陸抗聞步闡叛，亟遣將軍左奕、吾彥等討之，晉遣荆州刺史楊肇迎闡于西陵，車騎將軍羊祜帥步軍出江陵，巴東監軍徐胤帥水軍擊建平以救闡，陸抗敕西陵諸軍築嚴圍自赤谿至于故市，內以圍闡，外以禦晉兵，晝夜催切，如敵已至，衆甚苦之。諸將諫曰：『今宜及三軍之銳，急攻闡，比晉救至，必可拔也，何事于圍，以敝士民之力？』抗曰：『此城處執既固，糧穀又足，且凡備禦之具，皆抗所宿規，今反攻之，不可猝拔。北兵至而無備，表裏受難，何以禦之？』諸將皆欲攻闡，抗欲服衆心，聽令一攻，果無利，圍備始合。而羊祜兵五萬至江陵，諸將咸以抗不宜上。抗曰：『江陵城固兵足，無可憂者。假令敵得江陵，必不能守，所損者小。若晉據西陵，則南山羣夷，皆當擾動，其患不可量也。』乃自帥衆赴西陵。初抗以江陵之北，道路平易，敕江陵督張咸作大堰遏水，漸漬平土，以絕寇叛。羊祜欲因所遏水，以船運糧，揚聲將破堰以通步軍。抗聞之，使咸亟破之，諸軍皆惑，屢諫不聽。祜至當陽聞堰敗，乃改船以車，運糧大費功力。十一月，楊肇至西陵，陸抗令公安督孫遵循南岸拒羊祜，水軍督留慮拒徐胤，抗自將大軍憑圍對肇。將軍朱喬營都督俞贊亡詣肇。抗曰：『贊軍中舊吏，知吾虛實，吾常慮夷兵素不簡練，若敵攻圍，必先此處。』即夜易夷兵，皆以精

兵守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處，抗命擊之，矢石雨下，肇死亡者相屬。十二月，肇計屈，夜遁，而慮步闡畜力伺間，兵不足分，于是但鳴鼓戒衆，若將追者。肇衆兇懼，悉解甲挺走，抗使輕兵躡之，肇兵大敗，祜等皆引軍還，抗遂拔西陵，誅闡及同謀將吏數十人，皆夷三族，自餘所請赦者數萬口。東還樂鄉，貌無矜色，謙冲如常。吳主加抗都護。羊祜坐貶平南將軍，楊肇免爲庶人。通鑑七十九

機後爲《辯亡論》，稱抗佐吳之功。

機《辯亡論》下曰：『逮步闡之亂，憑寶城以延强寇；資重幣以誘羣蠻，于時大邦之衆，雲翔電發，懸旍江介，築壘遵渚，襟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而巴、漢舟師，沿江東下，陸公以偏師三萬，北據東坑，東坑在西陵步闡城東北，長十餘里，抗所築之城在東坑上，而當闡城之北。深溝高壘，按甲養威，反虜跼跡待戮，而不敢北窺生路，强寇敗績宵遁，喪師太半，分命銳師五千，西禦水軍，東西同捷，獻俘萬計，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

按西陵一捷，使吳得延十年之祚，此機《辯亡》所謂授任之才異者也。此爲吳最後一捷，亦陸氏强宗最後一功。以此見機稱父祖佐吳之功，並非虛語。

吳中書令領太子太傅賀邵疏諫，吳主深恨之，大司農樓玄正身帥衆，亦爲吳主所不喜，並見害。邵傳玄傳

衛鑠生。

吳末帝皓鳳凰二年　晉武帝泰始九年　癸巳　二七三　十三歲

春，吳主皓以陸抗爲大司馬，荆州牧。抗本傳

時羊祜務修德以懷吳人，抗亦無求細利，于是二境交和，吳主聞而責抗。吳主用諸將之謀，數侵盜晉

邊，抗上疏諫，不納。抗傳

《晉陽秋》載抗與羊祜推擒、札之好，抗每告邊戍曰：『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而自服也。』于是吳、晉之間，餘糧牾敵而不犯，牛馬逸而入境，可宣告而取。詳《抗傳》引。又抗上疏諫侵盜晉邊，亦見《抗傳》，事在拜大司馬前。

吳人多言祥瑞，吳主以問侍中韋昭，昭曰：『此家人筐篋中物。』遂以事誅昭。昭傳

吳主妾使人至市劫奪百姓財物。皓傳

張實生。丁固卒。鄭妄卒。石苞卒。李雄卒。陳聲卒。

吳末帝皓鳳凰三年　晉武帝泰始十年　甲午　二七四　十四歲

秋七月，吳大司馬陸抗卒。皓傳抗本傳抗于時政，多所匡正，而皓不能用。即病篤，復上疏以西陵爲屬。其後王濬順流東下，所至輒克，終如抗慮。抗本傳

按抗匡時之言，救難之事，見于傳中者至多。裴註引《晉陽秋》諸則，亦多足觀，不難復按。陳壽于遜、抗有評，可爲千古定論，其言云：『劉備天下稱雄，一世所憚。陸遜春秋方壯，威名未著，摧而克之，罔不如志，予既奇遜之謀略，又歎權之識才所以濟大事也。及遜忠誠懇至，憂國亡身，庶幾社稷之臣矣。抗貞亮籌幹，咸有父風，奕世載美，具體而微，可謂克構者哉。』

《三國志・陸遜傳》：『抗字幼節，孫策外孫也。遜卒，年二十一，拜建武校尉，領遜卒五千人。赤烏九年，遷立節中郎將。建興六年，拜奮威將軍。永安二年，拜鎮軍將軍，都督西陵。孫皓即位，加鎮軍大將軍，領益州牧，遷都督，信陵西陵夷道樂鄉公安諸軍事。……鳳凰元年，西陵督步闡降晉，抗引兵陷西陵，誅夷闡族，東還樂鄉，面無矜色，謙冲如常，得將士歡心，加拜都護。二年春，就拜大司馬荊州牧。三年秋，卒。子晏嗣，晏及弟景、玄、機、雲分領抗兵。

天紀四年，晉軍伐吳。二月、壬戌，晏爲王濬別軍所殺。癸亥，景亦遇害，時年三十一。』

又抗疾篤上疏曰：『西陵建平，國之藩表，既處上流，受敵二境。若敵汎舟順流，星奔電邁，非可恃援他郡，以救倒懸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機，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臣父遜昔在西垂上言，「西陵國之西門，雖云易守，亦復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都，荆州非吳有也。……」臣前乞屯兵三萬，而主者循常，未肯差赴。自步闡以後，益更損耗。今臣所統千里，外禦彊對，內懷百蠻，而上下兒兵，財有數萬，羸敝日久，難以待變。臣愚以爲諸王幼冲，無用兵馬以妨要務，又黄門宦官開立占募，兵民避役，逋逃入占，乞特詔簡閱，一切料出，以補疆場受敵常處，使臣所部，足滿八萬，省衆息務，并力備禦，庶幾無虞。若其不然，深可憂也。臣死之後，乞以西方爲屬』云云。胡三省《通鑑註》：『陸抗固知吳之將亡，特就職分上言之耳。』諒哉此言。

抗卒，子晏嗣，及弟景、玄、機、雲分領抗兵。抗本傳

按抗諸子，惟玄不可考。晏爲裨將夷道監，天紀四年爲王濬別軍所殺。景字士仁，尚公主，孫皓嫡妹拜騎都尉，封毗陵侯，既領抗兵，拜偏將軍，中夏督，澡身好學，著書數十篇。文士傳言景母張承女，諸葛恪外生。恪誅，景母坐見黜，景少爲祖母所育養，及祖母亡，景爲之心喪三年。亦爲王濬所殺，年三十一。

機爲文誄之。

機誄父文見《藝文類聚》四十七，又文集九。

案此文樸茂堅實，意誠言切，精鍊爲陸集諸誄之最，而純從德行立言，不稱功伐，有父子骨肉之悲，無家國飄零之感，蓋猶是未亡國前之作也。按世傳機兄弟少小能文，此時機年蓋十有四歲，更六年而爲勃鬱鎧鍇之《文賦》，則此文當爲父殁後之作，與《遜誄》、《吳大帝誄》諸文之爲追作者不同。

十二月，吳威北將軍嚴聰、揚威將軍嚴整、偏將軍朱買降晉。晉書武帝紀

羊曼生。顧衆生。石勒生。韋曜卒。荀顗卒。

吳末帝皓天册元年　晉武帝咸寧元年　乙未　二七五　十五歲

吳殺其中書令賀邵。

機襲父兵，爲牙門將。晉書機本傳

臧榮緒《晉書》：機少時襲父兵，爲牙門將軍。文選文賦註又王隱《晉書》作少爲牙門將軍。歎逝賦註引。軍字皆衍文。按抗卒在上年，則機襲兵爲牙門將，不得遲于此時，故次之。

身長七尺，其聲如鐘，少有異才，文章冠世，伏膺儒術，非禮不動。機本傳

《世説・賞譽篇》下註引《文士傳》曰：『機清厲有風格，爲鄉里所憚。』按《世説註》此言，當亦指少年時言。機未三十而入洛，後此遂至見誅，未歸鄉里，則鄉里所憚，指未入洛言也，故以此與本傳互證。

華表卒。賀邵卒。

吳末帝皓天璽元年　晉武帝咸寧二年　丙申　二七六　十六歲

吳主殺其湖東太守張詠、會稽太守車浚、尚書熊睦。通鑑卷八十

八月，吳京下督孫楷降晉。皓傳。晉紀作六月。

九月，閏月，荆州五郡水流四千餘家。武紀

晉以羊祜爲征南大將軍，祜上疏請伐吳，朝士多以爲不可，惟杜預、張華贊成其計。晉書武紀祜傳

胡三省《通鑑註》曰：『陸抗卒，羊祜始抗疏請伐吳』云云。按胡註論吳形勢至切。

晉徵處士安定皇甫謐爲太子中庶子。武紀

《御覽》二百四十五，引《晉起居註》，徵皇甫在咸寧元年，與此異。

郭璞生。桓彝生。王廙生。

吳末帝皓天紀元年　晉武帝咸寧三年　丁酉　二七七　十七歲

夏五月，吳將邵顗、夏祥帥衆七千餘人降晉。武紀羊祜傳顗作凱，祥作詳。

七月，晉以汝南王亮爲鎮南大將軍。武紀

冬十二月，吳夏口督孫慎入江夏、汝南，掠千餘家而去。武紀

陶回生。

吳末帝皓天紀二年　晉武帝咸寧四年　戊戌　二七八　十八歲

機族弟陸玩生。見前世系

晉都督揚州諸軍事王渾，遣揚州刺史應綽伐吳皖城，斬首五千級，焚穀禾百八十萬斛，踐稻苗四千餘頃，毀船六百艘，吳軍大耗。武紀渾傳

吳昭武將軍劉翻、厲武將軍祖始降晉。武紀

十一月征南大將軍羊祜卒。辛卯，以尚書杜預都督荆州諸軍事。武紀

祜以病入朝陳伐吳之計，疾篤，舉杜預自代。《武紀》後書祜卒，誤也。

杜預破吳西陵督張政。預傳

王鑒生。張茂生。　張尚卒。傅立卒。王覽卒。何曾卒。

吳末帝皓天紀三年　晉武帝咸寧五年　己亥　二七九　十九歲

八月，晉益州刺史王濬上疏請伐吳，濬傳杜預亦上表請之。

按王疏中有：『孫皓荒淫凶逐，宜速徵伐，若一旦皓死，更立賢主，則彊敵也。臣作船七年，日有朽敗。臣年七十，死亡無日。三者一乖，則難圖也。願陛下無失事機』云云。

工人黃衡家生鬼目菜，吳平家生買菜，帝以衡爲侍芝郎，平爲平慮郎，皆銀印青綬。皓傳

十月，汲郡人不準掘魏襄王冢，得竹簡小篆古書十餘萬言，藏于祕府。晉武紀

十一月，晉以大尉賈充爲使，持節假黃鉞大都督伐吳，以楊濟副之。武紀

十一月，晉大舉伐吳，遣鎮軍將軍琅琊王伷出涂中，安東將軍王渾出江西，建威將軍王戎出武昌，平南將軍胡奮出夏口，鎮南大將杜預出江陵，龍驤將軍王濬、廣武將軍唐彬率巴蜀之卒，浮江而下，東西凡二十餘萬，以大尉賈充爲大都督，引冠軍將軍楊濟爲副，總統衆軍。武紀

按鎮軍將軍《伷本傳》作鎮東大將軍，《吳志・皓傳》同是也。又安東將軍王渾出江西，《文選辯亡論》註引干寶《晉紀》作安東將軍王渾向揚州。

應詹生。

吳末帝皓天紀四年　晉太康元年　二八〇　庚子　年二十歲

三月壬申，吳爲晉所滅。

晉太康元年正月癸丑，王渾克吳尋陽、賴鄉諸城，獲吳威武將軍周興。二月戊午，王濬、唐彬等克丹陽城。庚申又克西陵，殺西陵都督鎮軍將軍留憲，徵南將軍成璩、西陵監鄭廣。壬戌，濬又克夷道、樂鄉城，殺夷道監陸晏、水軍

都督陸景。甲戌，杜預克江陵，斬吳江陵都督伍延。平南將軍胡奮克江安。于是諸軍並進，樂鄉、荊門諸戍相次來降。乙亥，以濬爲都督益、梁二州諸軍事，濬進破夏口、武昌，遂泛舟東下，所至皆平。王渾、周浚與吳丞相張悌戰于版橋，大敗之，斬悌及其將孫震、沈瑩。孫皓窮蹙，請降，送璽綬于琅琊王伷。三月壬寅，王濬以舟師至于建鄴之石頭，孫皓大懼，面縛輿櫬降于軍門，濬杖節解縛，送于京師，收其圖籍，得州四，郡四十三，縣三百一十三，户五十二萬三千，吏三萬三千，兵二十三萬，男女口二百三十萬，其牧守已下皆因吳所置。……五月，封孫皓爲歸命侯，拜其太子爲中郎，諸子爲郎中。吳之舊望，隨才擢敘。孫氏大將，戰亡之家，徙于壽陽。將吏渡江復十年，百姓及百工復二十年。晉武帝紀

初吳四年春，立中山、代等十一王，大赦。濬、彬等所至則土崩瓦解，靡有禦者。預又斬江陵督伍延，渾復斬丞相張悌、丹陽太守沈瑩等，所在戰克。三月戊辰，陶濬從武昌還，即引見，問水軍消息，對曰：『羅船皆小，今得二萬兵，乘大船戰，自足擊之。』于是合衆授濬節鉞，明日當發，其夜衆悉逃走，而王濬順流將至，司馬伷、王渾皆臨近境。皓用光禄勳薛瑩、中書令胡冲等計，分遣使奉書于濬、伷、渾。壬申，王濬最先到，于是受皓之降，解縛焚櫬，延請相見。伷以皓致印綬于己，遣使送皓。皓舉家西遷，以太康元年五月丁亥集于京邑。四月甲申，詔曰：『孫皓窮迫歸降，前詔待之以不死。今皓垂至，意猶愍之，其賜號爲歸命侯，進給衣服車乘田三十頃，歲給穀五千斛，錢五十萬，絹五百匹，綿五百斤，皓太子瑾，拜中郎，諸子爲王者拜郎中。』三國志吳志皓傳

後機以孫氏在吳，而祖父世爲將相，有大勳于江表，深慨孫皓舉而棄之，乃爲《辯亡論》，論吳之所以亡，因于佐命人和之亡，而非形勢險固之亡也。辯亡上下篇，見晉書機本傳及文選。

按下篇論太康之役曰：『夫太康之役，衆未盛乎曩日之師，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而邦家顛復，宗廟爲

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與？』又按本傳言機以孫氏在吳而祖父世爲將，有大勳于江表，深慨孫皓舉而棄之，乃論權所以得，皓所以亡，又欲述其祖父功業，遂作《辯亡論》二篇云云。今按上篇敘吳之所以得江東，成三國鼎立之勢，遂、抗佐命之功，及末葉羣公喪而有瓦解土崩之勢；下篇言吳之所以亡，因于佐命人和之亡，而非形勢險固之亡，餘杭章先生謂其指庾强寇，庶幾《小雅》風人緒。之弟雲論《辯亡》已是《過秦》。《文心雕龍·論説篇》云：『陸機《辯亡》，效《過秦》而不及。』蓋亦本此。

初二月壬戌兄晏、景已遇害，乃與弟雲，退居舊里，閉門勤學。

時晏爲監軍，景爲水軍督，見《晉書》卷四十二，二月壬戌癸亥，兄弟爲王濬別軍所殺，見《抗傳》。《晉書》、《武帝紀》：『王濬克夷道、樂鄉，殺夷道監陸晏、水師都督陸景。』《水經》『江水又逕南平郡孱陵縣之樂鄉城北。』《註》『吳陸抗所築，後王濬攻之，獲吳水軍都督陸景于此渚也。』《玉海》十九引《元和郡縣志》同。『水軍都督』《吳志》作『中夏督』，字誤也。《會稽典録》亦載此事。按《世説註》引《八王故事》曰：『華亭，吳由拳縣郊外別墅也，有清泉茂林。吳平後，陸機兄弟共遊于此十餘年。』

按臧榮緒《晉書·陸機傳》：『年二十而吳滅，退居舊里，與弟雲勤學，積有十年，譽流京華，聲溢可表。』

五月辛亥，封孫皓爲歸命侯，拜其太子爲中郎，諸子爲郎中。吳之舊望，隨才敘用。孫氏大將戰亡之家，徙于壽春。將吏渡江復十年，百姓及百工復二十年。庚辰，以杜預爲當陽縣侯，張華爲廣武縣侯。武紀

機與弟雲退居里巷，遊習詠思，遂作《文賦》，全面而沉深爲中土論文之始。

《文賦》，見《文選》卷十七，《藝文類聚》卷五十六，杜甫《醉歌行》別從侄勤落第歸詩：『陸機二十作《文賦》，汝更

少年能綴文。』此言《文賦》，非泛指文與賦，實指《文賦》一篇言也。臧榮緒《晉書》：『機少襲父兵，年廿而吳滅，退臨舊里，與弟雲勤學。機妙解情理，心識文體，故作《文賦》。』甫『二十作《文賦》』是否本此，初不必計，而機少小能文，最爲世稱，甫詩謹嚴，必非虛構。載籍殘闕，無由更證，且故國方亡，哀痛甚殷，恐無情趣。則甫言或舉成數，臧特牽連言之耳。然精思博辨，自非入洛後世務紛絮，情思不愉時所能爲，則《文賦》之作，當亦不遠于此時。雲與機《第八書》有『文賦甚有辭，綺語頗多，文適多體，便欲不清』。與《感逝賦》、《扇賦》等同稱，似《文賦》作于趙王倫誅後，即機年四十一前後；然此處『文賦』二字，恐當作『文』與『賦』解，與『文適多體，便欲不清』二語，方可通。故仍從工部『二十作《文賦》』之說，列此。

按，《文賦》一篇，實中土文學理論最早而又最完整之篇章，自文體、作法（謀篇擇體）、修辭（消極積極兩方面言之）、旨要，無不涉論，且無不沉深，不僅爲前世如揚雄之《論賦》，王充之《論文》，曹丕之《典論》所不及，即並世如左思、皇甫謐，稍遲如李充，摯虞、裴子野，亦瞠乎其後，爲劉勰、鍾嶸、沈約、顏之推諸巨子開其端緒，是不可不特爲申論之者。全文約得十一大段，而冒之以總序。序其作文之義，言人之作文，恒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故述先士之盛藻，論作文利害之所由。正文第一段自『佇中區』至『宣之乎斯文』，言感物而爲文。第二段自『其始也』至『撫四海于一隅』，言運思之經歷，及其變態。第三段自『然後選義按部』至『或含毫而邈然』，言選義辭考辭時期之情態。第四段自『伊茲事之可樂』至『鬱雲起乎翰林』，言自無而有，既成篇後之可樂。第五段起『體有萬殊』至『故無取乎冗長』，言文體之別至多，而總爲十體。第六段自『其爲動也多姿』至『吾亦濟夫所偉』，即總序所謂因論作文利害之所由，其中又以變化言，以次第言，以辭理爲大別，文貴得要，當避雷同諸端。第七段自『或託言于短韻』至『固既雅而不艷』，言文學修辭之弊，而標舉孤窮、瘁累、虛浮、諧俗、約簡五義爲作述之大病。第八段自『若夫豐約之裁』至『非華說之所能精』，言因宜適變，曲有微情之妙用。第

九段自『普辭條以文律』至『顧取笑乎鳴玉』，言文貴有音律之美。第十段自『若夫應感之會』至『吾未識夫開塞之由』，寫文思開塞之狀。第十一段自『伊茲文之爲用』至篇末，言文之爲用，塗無遠而不彌，理無微而不綸，然指其發明，要其歸趣，約得三端：一曰明辨文體，大分十類，類爲之標舉義例，指陳作法一也。此《文章流別》乃至《文心雕龍》上卷之所由來。二曰音色相宣，雖無正面闡述之妙，却有消極肯定之功，于常音、瘁音、庸音之砭刺，則彥和物色之先導，而又實爲沈約、陸倕諸人啓其途術矣。其尤要者曰創作之經程，爲文之甘苦，自情感之由來，想像之畢發，心遊萬仞應感之形色，天秉之優劣，一一分析而貫穿之，巢穴既貫，精微皆顯，前無古人，而爲彥和《神思》諸篇立定規模。細膩勻貼，前此無兩。而世乃譏其病于碎亂，文心雕龍總術篇曰：『昔陸機文賦，號爲曲盡，然汎論纖悉，而實體未該。』又序志篇曰：『陸賦巧而碎亂。』亦文士相輕之辭，非達者條理終始先後之言矣。原文具在，可以復按，聊爲分析，以當景崇云耳。

阮放生。姚弋仲生。謝鯤生。張悌卒。胡威卒。

晉武帝太康二年　辛丑　二八一　二十一歲

三月，晉賜王公以下吳生口各有差，詔選孫皓妓五千人入宮。武帝紀

揚州刺史周浚移鎮秣陵。時吳初平，屬有逃亡，浚皆平之。賓禮故老，搜求俊乂，威惠并行，吳人悅服。晉書六十一周浚傳

阮瞻生。卞壼生。蔡謨生。劉胤生。虞喜生。

晉武帝太康三年　壬寅　二八二　二十二歲

以尚書張華都督幽州諸軍事。武紀

吳故將莞恭、帛奉舉兵攻建業，圍揚州。晉武紀

散騎常侍薛瑩卒。

陸喜《較量格品篇》曰：『或謂吳郡陸喜曰：「薛瑩最是吳士之第一者乎？」喜曰：「以理推之，在乎四五之間。」問者愕然，請問，答曰：『夫孫皓無道，肆其暴虐，若龍蛇其身，沈默其體，潛而勿用，趣不可測，此第一人也。避尊居卑，禄代耕養，玄静守約，沖退澹然，此第二人也。侃然體國思治，心不辭貴，以方見憚，執政不懼，此第三人也。斟酌時宜，在亂猶顯，意不忘忠，時獻微益，此第四人也。温恭修慎，不爲諂首，無所云補，從容保寵，此第五人也。過此已往，不足復數。故第二已上多淪没而遠悔吝，第三已下有聲位而近咎累。是以深識君子，晦其明而履柔順也。……』按喜此論，頗可與機《辯亡論》相參，而士大夫心志之所向，其于新政，蓋有所識别，則機兄弟十年不仕，蓋亦心目中亦以第二二人自許，故誌之以爲認知南士及機兄弟之一助。

賈充卒。李胤卒。皇甫謐卒。

晉武帝太康四年　癸卯　二八三　二十三歲

吳主孫皓卒。吳志皓傳

詔徵陸喜等十五人，以喜爲散騎常侍，爲求南士之始。喜，機從父也。

《晉書》五十四《喜傳》：『喜字恭仲，父瑁，吳吏部尚書。喜仕吳累遷吏部尚書，少有聲名，好學，有才思，著書近百篇。吳平，又作《西州清論》傳于世，借稱諸葛孔明以行其書也。……太康中，下詔曰：「偽尚書陸喜等十五人，南士歸稱，並以貞潔，不容皓朝，或忠而獲罪，或退身修志，放在草野，主者可皆隨本位，就下拜除，勑所在以禮發遣，須到隨才授用。」乃以喜爲散騎常侍』云云。按《陸雲集·晉故散騎常侍陸府君誄》，序言喜卒于太康五年夏四月，則詔徵當在三四年間，故次此。

又《陸雲集・晉故散騎常侍陸府君誄》有言曰：『鳴和吉往，曾未浹辰，震旆凶歸，輝景長泯』云云。喜卒在太康五年甲辰四月，鳴和吉往，曾未浹辰，而凶旆已歸，則喜之就徵，不得在太康三年，亦不得遲于五年，其應次此無疑。

干寶《晉紀》：『武帝從容問薛瑩曰：「孫皓之所以亡者何也？」瑩對曰：『歸命侯臣皓之君吳也，昵近小人，刑罰妄加，大臣大將，無所親信，人人憂恐，各不自保，危亡之釁，實由于此。」帝遂問吳士存亡者之賢愚，瑩各以狀對』云云（見《三國志・薛瑩傳註》）。則南士十五人之徵，或當由瑩之一言。瑩卒本年，則言之當前于此，亦足爲徵詔當在本年之一證。

又此次徵南士十五人，史不詳載，然機、雲兄弟必不在被徵之列，自詔文『不容皓朝，或忠而獲罪，或退身修志，放在草野』四語可以審知。兄弟于父死乃爲牙將，官卑職小，事功文章，兩皆未見，與徵文主旨皆不合也。又南土初定而有是舉，故斷其爲詔求南士之始云。

晉武帝太康五年　甲辰　二八四　二十四歲

夏四月，機從父陸喜卒。

《陸雲集・晉故散騎常侍陸君誄》曰：『惟太康五年夏四月丙申，晉故散騎常侍吳郡陸君卒』云云。又序言：『朝隕棠榦，邦喪國輝。……思經皇心，痛浹民懷。揮淚充邑，惜慟盈畿。敢述洪迹，于茲素旆』云云。按朝隕至民懷，言朝野追思其人，揮淚充邑，指喜生身之吳郡言，惜慟盈畿，指入仕之洛陽言，則喜死在洛陽矣。敢述洪迹，于茲素旆兩語，與文末『震旆凶歸』以後一段，言歸葬南土之實。而述洪迹云云與篇末『援扎心楚，投翰餘悲』，指爲誄時情事，則雲此文蓋即作于此時，時年二十三歲。兄弟早有文采，史言蓋不誣也。

鎮南大將軍當陽侯杜預卒。武紀及預傳

劉毅請廢九品中正之制。武紀

毅論九品之失有八，疏中有『職名中正，實爲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之言。

盧諶生。葛洪生。

晉武帝太康六年　乙巳　二八五　二十五歲

徵張華爲太常。

黃泓生。符洪生。王濬卒。劉毅卒。

晉武帝太康七年　丙午　二八六　二十六歲

衛玠生。孔坦生。庾闡生。王駿卒。

晉武帝太康八年　丁未　二八七　二十七歲

吳興人蔣迪聚黨人圍羨陽。

晉武帝太康九年　戊申　二八八　二十八歲

詔內外羣官舉清能，拔寒素。武紀

機作《辯亡論》二篇

按《本傳》：『二十而吳滅，退居舊里，閉門勤學，積有十年，以孫氏在吳，而祖父世爲將，有大勳于江表，深慨孫皓舉而棄之，乃論權所以得，皓所以亡，欲述其先祖父功業，遂作《辯亡論》二篇。』又曰：『及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太康共十年，則《辯亡》之成，當前于十年，故列此，此時去吳亡蓋八年。傳言積又十年者，舉成數言之也。又按《辯亡》二篇，言權之所以興，皓之所以亡，由于得賢與否，而主旨亦在表彰先世德業，蓋陸遜、陸抗、陸凱、陸喜祖孫父子一門

多才，與大吳相終始，而功業彪炳，皆有扶危匡亂之績，且與孫氏甥舅之親，故寄慨亦特深。武烈發跡，桓王孫策繼踪，大帝權得張昭、周瑜、陸遜、魯肅、呂蒙、甘寧、凌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韓當、黃蓋、潘璋、蔣欽、周泰、諸葛瑾、張承、步騭、顧雍、潘濬、呂範、呂岱、虞翻、陸績、張溫、張惇、趙咨、沈珩、吳範、趙達、董襲、陳武、駱統、劉基之徒，謀無遺謫，舉不失策，故遂割據荆、吳，與天下爭衡。其中周瑜赤壁之捷，陸遜西陵之盛，皆有捍禦强敵之功。幼主孫亮景皇孫休守文良主，歸命孫皓之初，故老猶存，有施績、范慎、丁奉、離斐、孟宗、丁固、樓玄、賀邵之徒爲之規箴，而機從父凱，以謇諤定國，父抗以文武熙朝，尤有扶危定傾之功，故皓尚能苟存，及羣公既没，土崩瓦解，遂至亡國。故曰：『夫曹、劉之將非一世之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之衆，戰守之道，抑有前符，險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貿理，古今詭趣者，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

下篇言孫權求才、卹民之事實。父抗禦蜀誅闡之功業，而太康之役，邦家顛覆，蓋亦由于人之云亡。篇末推論用《孟子》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之論，言吳之興，由地利與人和之相參，而其失則恃險而不參與人和，則其旨歸，仍與上篇合。餘詳前天紀元年吳亡條下。

《漢高祖功臣頌》與《辯亡》同旨，疑作于此時，或入洛後與弟雲同作。

按《雲集》有《盛德頌》，序云：『余行經泗水，高帝昔爲亭長于此，瞻望山川，意有恨然，遂奏章以通情焉，并爲之頌云爾。』雲文在稱漢高功德之盛，以爲自啓闢以來，有皇之美，未有若聖功之著者也。而機論則甚稱功臣之美，而歸于高祖之能得人，辭雖兩端，而義實相成，于漢祖功德，皆所憧憬者也。兄弟義合，疑在同時爲作，雖非確斷，却近事理。果如所言，則當撰于入洛後若干時日。然同義未必即同時，且《辯亡》亦稱高祖功德，中心主旨，在于得人。而頌文亦云：『明明衆哲，同濟天網，劍宣其利，鑒獻其明，文武四充，漢祚克廣。』是兩文主旨同一之證，則置與《辯亡》同

時，似較能仿佛文義，故姑次之云爾。

機文之在入洛前作者，略得下列諸篇：

（一）擬古十二首　見明陸元大翻宋本《晉二俊文集陸士衡文集》卷六。《文選》卷三十《雜擬》題同。計《擬行行重行行》一首，《擬今日良宴會》一首，《擬迢迢牽牛星》一首，《擬涉江采芙蓉》一首，《擬青青河畔草》一首，《擬明月何皎皎》一首，《擬蘭若生朝陽》一首，《擬青青陵上柏》一首，《擬東城一何高》一首，《擬西北有高樓》一首，《擬庭中有奇樹》一首，《擬明月皎夜光》一首，皆五言。審其文義，皆就題發揮，紬繹古詩之義，蓋擬模實習之作，且辭義質直，情旨平弱，即有哀感，哀而不傷，不類壯歲以後飽經人事之作，疑入洛前構也。其中雖不無可以牽合身世際會之語，故國黍離之悲，究難認爲中年後作也。又雲與機書，多論機文，大抵入洛後作，而無一言及此，則其爲入洛前作允矣！

（二）《君子行》　見宋本《士衡集》卷六《樂府》十七首中，《文選》入卷二十八《樂府》下。李善註：『《古君子行》曰：「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陸詩即本此兩句之義，敍人道之難，而歸于君子防未然。』詩思無宏深之旨，且亦不見寄興之義，亦少壯時擬古之作也。

（三）《從軍行》　與上詩同卷帙，言征人之苦。堆聚陳典，羌無故實，亦不見寄興之義，非中年以後之語，少年習作之存者也。

（四）《豫章行》　與上二詩皆在《樂府》十七首中。《文選》李善註：『《古豫章行》曰：「白楊初生時，乃在豫章山。」按曹植擬豫章爲窮達，傅玄《苦桐篇》述女子盡力于人，終以華落見棄，亦題《豫章行苦桐篇》，惟機此篇，與謝靈運一篇，則傷別離，言壽短景馳，容華不久，與古詩義合。』機此詩蓋亦擬古之作，中雖有懿親遠行，似可附會事跡，指有所傷，然文中又云：『促促薄暮景，亹亹鮮克禁』，機死于壯盛之年，何用傷老，則此詩亦述古義而已，無事可實也。

且詩內以古陳典堆砌，頗近江淹《別賦》，則少年之作無疑。

（五）《當置酒》　此與上詩同在《士衡集》卷第七，爲《樂府》十首之第三首，言宴佳賓，臨飛觀，情味冲融，景物全是江南而非朔北，三益四始，正少年苦讀時也，非入洛後作無疑。

（六）《飲馬長城窟行》　在《文集》卷第六，《樂府》第十七首之六首也。此詩就題爲文，描繪軍無停軌，勞歸受爵之實，皆敍述之作，不與事象相結合，亦少年時作也。

（七）《燕歌行》　此詩見《士衡集》卷第七《樂府》十首之第五首。《文選》專録此七言歌行，言夫婦離早會遲，作爲婦人思夫客遊久不歸之意。此體起魏文帝，機此詩意與文帝一首同，蓋擬摹之作，依題製文，並無寄意之可言，少年時作也。

（八）《月重輪行》　此詩見《士衡集》卷第七，《樂府》十首之第九首也。文中言志士慷慨，獨自長嘆，蓋寄意之作也。詩中言『盛年安可持』，則二十七八許人，正自盛年也。又言『臨川曷悲悼，此去不從肩』，殆被徵就道時言耶。

（九）《日重光行》　此見《士衡集》卷第七，《樂府》十首之第十首。文中旨意，與上首差近，而情調益迫切。言『今我日華華之盛』二句，即上章盛年安可持之義也。全詩皆嘆逝之不可迴，没身無遺名，然命生有分，但悵已之才志如何，其意象情形，皆唱盛年不得遇也。純寫心懷，不言事象，亦不能確指爲何時之作，然不得爲渡江北上後之作，則可斷言。

（十）《百年歌》　此歌今載《陸集》卷第七，自十歲至百歲分成十首，皆狀年齡特有現象，而功名勳業，在所重視。就一般常情立言，非有寄托抒情之用。壯盛以前當即時取富貴，七十八十，則樂事告終，歌人生自然現象，與士大夫冀望之懷，摹繪真切。然詞旨淺率，亦少年時作也，故次此。

（十一）《秋胡行》　見《文集》卷七，四言八句，言知命未易，歸于功名，所歎少年求進之詞，不必爲飽經憂患之作也。

（十二）《七徵》　見《文集》卷第八，蓋倣《七發》、《七激》、《七辯》、《七依》諸作而寄意于出處之間，文用玄虛子與通微大夫對問，説食、住、歌舞、女色、事功、名位等六事，益以通微勸仕而七也，與子建《七啓》爲尤近。玄虛即《七啓》之玄微子，而通微即鏡機子也。文中有『顯奇蹤于萬邦，撫六轡而高遊，瞰八宇以攄眄，齊清風乎諸侯，言成否泰，氣作温涼，弭侵略于强暴，綜墜紀乎危邦』；及『吾子豈不欲廉好爵于天宇，顯列業乎帝臣歟』；則求仕之情也。篇首言『棄時俗而弗徇，甘漁釣于一壑』；及篇末『甚哉鄙人之惑也，猶窮繩自逸于井幹，憑河盜本于黄川』；則求仕之情益顯，蓋入洛前聊以解嘲之作耳。

（十三）《吴丞相江陵侯陸公誄》　文見今集九。中有云：『劉王負險，寇我西鄰，公侯赫怒，戈干啓陳。』舉遜功業之大者言之。詞旨清麗，必壯仕後作也。又弟《雲集》亦有《故丞相陸公誄》，題旨用意皆相類似，製題亦全同，疑兄弟同少年時之作。然語意不全，疑有脱誤。

（十四）《吴丞相陸公銘》　見《三國志·陸遜傳註》引陸機爲遜銘云云。蓋節全文中禦曹休一事，若非《吴書》中之一節，則與上誄當亦同時之作，故附此。

（十五）《吴大帝誄》　見《藝文類聚》卷十三，今《文集》卷九。按文中敍權姿質俊明，登立爲帝，及死後榮哀，有哀痛愛慕之感，而無憂傷恐懼之情，而行文力求茂密，遣辭務爲安雅，非亂離以後情懷可比，與《辯亡》相較，且當在前。余疑其爲吴未亡前之作。

（十六）《吴貞獻處士陸君誄》　文見《藝文類聚》卷三十七，及今集卷九。按貞獻處士者，機兄玄也。玄早世，機

爲文誄之。按父抗鳳凰二年甲午七月卒，玄尚分領父兵，見抗本傳。後六年而吳滅，時玄已前卒。玄與機年相近，抗卒時機年十四。不成年者曰殤，此題處士，而又有鄉謚，則不得少于十六七歲，是玄之死，當在孫皓天璽、天紀之間。此文之作，蓋在大吳未亡時也。

晉武帝太康十年　己酉　二八九　二十九歲

立皇子乂爲長沙王，穎爲成都王，晏爲吳王，皇孫遹爲廣陵王。武紀

與弟及吳人顧榮同入洛，號爲『三俊』。

按《機本傳》：『太康末，與雲俱入洛。』

按，太康凡十年，又入洛之意，蓋應上年舉清能、拔寒素之詔而然也，故列此年。又《晉書》列傳三十八《顧榮傳》：『吳平，與陸機兄弟同入洛，時人號爲「三俊」。』按臧榮緒晉書以入洛在徵爲太子洗馬後，顯誤。

按機有《與弟清河雲詩》，其序云：詩紀作贈弟士龍，今從文館詞林。『余弱從詩紀年早孤，與弟士龍銜卹喪庭，會逼王命，詞林作『續忝末緒』，今從詩紀。墨絰即戎，時並縈髮，悼心告別』云云。則機、雲之入洛，實逼王命，而非本意，故張華以爲『利獲二俊』也。案上年詔內外羣官舉清能，拔寒素，則所謂逼王命者，州郡催逼上道之命，勢非得已。故二陸一生思歸，不樂北土，情有由矣。

《晉書》六十八《顧榮傳》：『榮字彥先，吳國吳人。祖雍，吳丞相。父穆，宜都太守。榮機神朗悟，弱冠仕吳，爲黃門侍郎、太子輔義都尉。吳平，與陸機兄弟同入洛，時人號爲三俊。拜郎中，遷太子舍人。齊王冏召爲大司馬主簿。冏誅，以討葛旗功封嘉興伯，轉太子中庶子，惠帝徵爲散騎常侍，還吳。元帝鎮江東，以爲軍司加散騎常侍。六年，卒官，追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機有《赴洛道中》二首記其事，足以見其志云。

《赴洛道中》二首，見《文選》卷二十六，今《士衡集》卷五。

《赴洛道中》二首，亦初入洛之作。何以言之？篇首即云『總轡登長路，嗚咽辭密親。』此別親也。又曰：『借問子何之，世網嬰我身。』此將入仕也。又曰：『永嘆遵北渚，遺思結南津』，此由南行向北也。

又曰：『雞鳴高樹顛』，則中州風物也。皆足爲初入洛道中寫景寫情之作。

雲有笑疾，縗絰上船，于水中顧見其影，因大笑落水，人救獲免。雲傳

按，《雲傳》載此事在入洛詣張華後，蓋因連類而及之也，然未明言在入洛時。按機與雲四言詩有『會逼王命，墨絰即戎』之言，則發軔時兄弟皆在喪服之中。故傳言縗絰落水，事必在此時無疑，故次之。

兄弟船裝甚盛，爲戴若思所劫，因説若思，若思感悟，遂與定交。

《晉書》六十九《戴若思傳》：『若思，廣陵人也。祖烈，吳左將軍。父昌，會稽太守。若思有風儀，性開爽，少好遊俠，不拘操行。遇陸機赴洛，船裝甚盛，遂與其徒掠之。若思登岸，據胡床指麾同旅，皆得其宜。機察見之，知非常人，在舫屋上遥謂之曰：「卿才器如此，乃復作劫耶？」若思感悟，因流涕，投劍就之。機與言，深加賞異，遂與定交焉。後舉孝廉，入洛，機薦之于趙王倫，辟爲沁水令，累遷豫章太守，拜散騎常侍，出爲徵西將軍，都督兗、豫、幽、冀、雍、并六州諸軍事，假節加散騎常侍，爲王敦所害（按時永昌元年）。若思素有重望，四海之內，莫不惜焉。』

遂詣太常張華。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華以薦之諸公。本傳

按武帝太康八年正月，太廟毀陷，華以此免太常之官，此時已以列侯就第家居，則此言『太常張華』非其實，蓋以故官稱之也。

又按臧榮緒《晉書》云：『司徒張華重其名，如舊相識，以文呈華，天才綺練，當時獨絶，新聲妙句，縱横張、蔡』云云。

初詣王濟。濟指羊酪謂機曰：『卿吳中何以敵此？』答云：『千里蓴羹，未下鹽豉。』御覽八六一，又八五八。書鈔一三五引郭子。

按濟與張華同推齊王攸于武帝，因而同遭貶斥。華、濟蓋同其臭味者矣。則機之見濟，或出于華之介與？

兄弟復詣劉道真，殊失望。

《世説》：『陸士衡初入洛，咨張公御覽三八九無咨字，公下有云字。所宜詣，劉道真是其一。御覽此句作『宜詣劉長卿于是二』八字。陸既往，劉尚在哀制中，性嗜酒，禮畢，初無他言，唯問東吳有長柄壺盧，齊民要術引盧作瓠卿得種來不？陸兄弟殊失望，乃悔往。』御覽三八九引郭子。晉百官名『劉寶，字道真，高平人。』按中原人士，素輕吳、楚之士，以爲亡國之餘，其見于《晉書》、《世説》、《殷芸小説》者至衆。道真放肆，爲時流之習，故于機兄弟不免于歧視，故兄弟悔此一往也。

機于坐中面辱盧志，或即後爲志所譖之張本，而世方以爲機、雲優劣。

《世説·方正篇》：『盧志于衆坐問陸士衡：「陸遜、陸抗是君何物？」答曰：「如卿于盧毓、盧珽。」士龍失色，既出户，謂兄曰：「何至如此？彼容不相知也。」士衡正色曰：「我父祖名播海内，寧有不知，鬼子敢爾！」議者疑二陸優劣，謝公以此定之』云云。御覽三八八引郭子，盧問語無陸遜，陸答語無盧珽，容有不相知也作或有不知，又無鬼子敢爾議者六字。按志言雖非有意調弄，而輕吳士之情，則見乎情矣。士衡性俊厲，所答正如其人，非必小説，故録之。又此事在何時不敢必，然機隨即辟太尉府椽，聲名溢揚公卿間，志即有輕吳士之心，亦當略爲顧忌，則此一問對必當爲初入洛

時事，故次此。

世傳機與張華問對多俊語，故華極賞之，爲延譽諸公卿間。

《世説》卷三《賞譽篇》：『張華見褚陶，語陸平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彦先鳳鳴朝陽，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生。」陸曰：「公未覩不鳴不躍者耳。」』

劉註引《褚氏家傳》：『司空張華與陶書曰：二陸龍躍于江漢，彦先鳳鳴于朝陽，自此以來，常恐南金已盡，而復得之于吾子，故知延州之德不孤，淵岱之寶不匱』云云。與《世説》所傳異。或華以書中語告平原者與？然就兩文語義審之，則非初入洛時語，而《世説》易江漢爲雲津，更當指平原得官遷晉後言之，是此事當移後若干時日，然不能確指爲何年，姑置此以作機清厲之證。

又《世説》卷六《排調》第二十五云：『荀鳴鶴、陸士龍二人未相識，俱會張茂先坐，張令共語，以其並有大才，可勿作常語。陸舉手曰：「雲間陸士龍。」荀答曰：「日下荀鳴鶴。」陸曰：「既開青雲覩白雉，何不張爾弓布爾矢？」荀答曰：「本謂雲龍驛驛，定是山鹿野麋，獸弱弩彊，是以發遲。」張乃撫掌大笑。』劉註引荀氏家傳：『隱（即荀鶴名）與陸雲在張華坐，互語相反復，陸連受屈，隱辭皆美麗，張公稱善』云云。機兄弟名高，爲世所重，亦爲世所嫉，此等記載，姑不論其真實成分如何，爲重爲嫉，亦不必分辨，而足以見機兄弟一時風采，可爲知其人讀其文之一助，則無疑。又此事在何時，亦不敢必，次之于此，以俟達者。

其在洛時生活，世多載之者。

《世説》卷三《賞譽篇》曰：『蔡司徒在洛，見陸機兄弟住參佐廨中，三間瓦屋，士龍住東頭，士衡住西頭，士龍爲人文弱可愛，士衡長七尺餘，聲作鐘聲，言多忼慨』云云。按，此指入仕後兄弟同在洛時言，當爲元康六年以後事，然不

可確知，姑以爲機兄弟入洛生活片段情事讀可也。又《困學紀聞》引《小說》，『參佐廨』作『禪佐』二字。

《語林》：『陸士衡在洛，夏月忽思竹篠飲，語劉實曰：「吾鄉曲之思轉深，事類賦註四、御覽二十一引云：『陸機夏在洛，忽思東頭竹篠，欲語劉寶曰：「吾思鄉轉深矣。」』與此稍有出入。今欲東歸，恐無復相見理。」言此已，復生三嘆。』御覽八六一引裴子語林按，此當是出爲吳王晏郎中令時語，但亦不可確知，亦機生活之片段也。

又機本傳載快犬名黃耳事，《藝文類聚》九十四、《御覽》九〇五、《廣記》四三七、《初學記》二十九皆引《述異記》，與今本傳小異，如云『機少時頗好遊獵，在吳豪盛，客有獻快犬名曰黃耳。』又『此犬慧黠解人語，嘗借人，三百里外犬識路自還。』又『後犬死殯之，遣送還葬機邨南，去機家二百步，聚土爲墳，邨人呼爲黃耳冢』云云。皆傳所不詳載。

又《續談助》四引《裴子語林》，又《小說》引《語林》，並有潘、陸一段對答曰：『士衡在坐，安仁來，陸便起去。潘曰：「清風至，塵飛揚。」陸應曰：「衆鳥集，鳳凰翔。」』則罵座之文，疑不足信矣。

楊駿忌汝南王亮，排出之，以亮爲侍中大司馬假黃鉞大都督豫州諸軍事，治許昌。武紀

以散騎常侍劉寔爲廣陵王傅。寔上疏論政，切中時敝。

疏曰：『……自泰始以來，將三十年，凡諸事業，不茂既往，以陛下明聖，猶未反叔世之敝，以成始初之隆，傳之後世，不無慮乎！……臣聞爲社稷計，莫若封建親賢，然宜審量事勢，使諸侯率義而動者，其力足以維帶京邑。若包藏禍心，其勢不足以有爲。其齊此甚難，陛下宜與達古今之士，深共籌之。周之諸侯有罪，誅放其身，而國祚不泯。漢之諸侯有罪或無子者，國隨以亡。今宜反漢之敝，循周之舊，則下固而上安矣。』

又曰：『……自近世以來，爲監司者，類大綱不振，而微過必舉，蓋山畏避豪強，而又懼職事之曠，則謹密網以羅

微罪，使奏劾相接。狀似盡公而撓法在其中矣。是以聖王不善碎密之案，必責兇猾之奏，則害政三姦，自然禽矣。夫創業之勳，在于立教定制，使遺風繫人心，餘烈匡幼弱，後世憑之，雖昏猶明，雖愚若智，乃足尚也。……』不納。

晉武帝太熙元年　庚戌　二九〇　三十歲

武帝疾篤，未有顧命，勳舊多已物故，侍中車騎將軍楊駿，獨侍疾禁中。四月辛丑，皇后口宣帝旨作詔，以駿爲太尉、太子太傅、都督中外諸軍事、侍中、録尚書事。後八日己酉，武帝崩，惠帝即位，改元永熙，立妃賈氏爲皇后。五月，以太尉楊駿爲太傅、大都督，假黄鉞録朝政。武紀惠紀駿傳

太傅楊駿辟機爲祭酒。本傳

《文選》潘岳爲《賈謐贈機詩註》引臧榮緒《晉書》：『太熙末，太傅楊駿辟機爲祭酒。』按太熙之號，爲時僅四月，而駿爲太傅，在惠帝即位改元永熙後，則藏書顯誤。王隱《晉書》：『吴平，太傅楊駿辟爲祭酒。』則追言耳。

秋八月壬午，立廣陵王遹爲皇太子。惠紀

魏舒卒。

惠帝元康元年　辛亥　二九一　三十一歲

一月丙午，皇太子冠。惠紀（按通志五十六作戊子。）

三月辛卯，賈后誅太傅楊駿，廢皇太后（楊）爲庶人，詔赦駿之僚佐，不加罪。徵汝南王亮爲太宰，與太保衛瓘皆録尚書事，輔政。賈后從舅郭彰女弟之子賈謐，與楚王瑋並預國政。

賈、郭權勢愈盛，賓客盈門。惠紀，賈后傳，謐傳。

賈客號二十四友，機亦與焉，然實無深契也。

按《謐傳》：『開閣延賓，海內輻湊。……或著文章稱美謐，以方賈誼。勃海石崇、歐陽建，滎陽潘岳，吳國陸機、陸雲，蘭陵繆徵，京兆杜斌、摯虞，琅琊諸葛謹，弘農王粹，襄城杜育，南陽鄒捷，齊國左思，清河崔瑩，沛國劉懷，海南和郁，周恢，安平索秀，潁川陳眕，太原郭彰，高陽許猛，彭城劉訥，中山劉輿、劉琨，皆傅會于謐，號曰二十四友。』又機與謐實無深契，詳後元康六年與永康元年兩條。

以張華爲侍中中書監。惠紀華傳

賈后矯詔楚王瑋，使除汝南王亮及衞瓘，因以爲瑋罪，并除之。

楊駿誅，徵機爲太子洗馬。本傳

按臧榮緒《晉書》：『楊駿誅，徵爲太子洗馬。』又機《答賈長淵一首序》：『余昔爲太子洗馬，賈長淵以散騎侍東宮。』按賈謐侍東宮，正在此時。又潘尼《贈機》詩有云：『及爾同僚，具惟近臣。』《註》引臧榮緒《晉書》曰：『正叔元康初拜太子舍人。』又機《贈馮文羆遷斥丘令詩註》引臧榮緒《晉書》曰：『楊駿誅，徵機爲太子洗馬。』故詩云：『出自幽谷，及爾同林』也。則機遷太子洗馬正在此年也。

因薦張暢。

按《御覽》二百五十三引機《薦張暢表》云：『司徒下諫議大夫張暢，才思清敏，志節貞勵。……陵遲白首，未齒而佐下藩。』機薦以解舉，試以近縣。惠帝永平元年（按即元康元年，永平蓋三月以前號也）。報曰：『暢既爲是人所稱，便差代。』御覽二百五十三卷

《贈弟士龍》一首。

按，此詩蓋赴太子洗馬時別雲而作也。中有『我若西逝水，子爲東峙岳。』《文選註》：『言己逝如西流之水不息，

雲止類東岳之不移也。』詩又云：『慷慨逝言感，徘徊居情育。』《文選註》：『逝，機自謂也。居，謂雲也。言慷慨不平，逝者之言多感，徘徊興戀，居者之志彌生。』按全詩皆以己身之動蕩與雲之安定對寫。雲有答詩，意境亦復相似。考雲自出補浚儀令後，亦未嘗安居，其安定時，惟在初入洛一二年至補太子舍人時，則機贈此詩，正指此時也。且兄弟此時，功名皆無所成就，故詩中意境亦只言離情，平遠無澤，與初期作品至近，故次于此。又《雲集》亦載此詩，與答詩同作雲作，誤也，茲從《文選》。

《赴洛》六首。

《文選註》引集云：『此篇赴太子洗馬時作。下篇云，東宮作。而此同云赴洛，誤也。』據此知『希世無高符』一首，乃赴太子洗馬時作，而下首『羈旅遠遊宦』一首乃在東宮時作。據次首有『託身承華側』，李註引機《洛陽記》曰：『太子宮有承華門』，則以爲在東宮作者于文爲有據，無可疑。惟希世一首，言『親友贈予邁，揮淚廣川陰。』則顯有贈別之作。『惜無懷歸志，辛苦誰爲心』，辛苦爲誰，己亦不能自知，然功名在膺，故曰惜無懷歸志。此初入洛時心情也。又考機入洛後，曾一度爲楊駿徵爲祭酒，駿爲太傅不及數月，度祭酒之職，或未必就，或就而旋去。臧榮緒晉書稱楊駿誅，徵機爲太子洗馬云云，則機未就祭酒當可信。則太子洗馬，或且爲初筮之仕，故自嘆爲『希世無高符，營道無烈心』，使營道而有烈心，則又何必北上入洛，使有希世之高符，則或不高蹈而入爲世網所嬰，則指此詩爲得太子洗馬時作，當無大繆。惟題《赴洛》，恐不能無誤，自《文選註》引集云『已可推知』，茲姑仍舊題。

《皇太子宴玄圃宣猷堂有令賦詩》一首。

按徵機爲太子洗馬，時僅周歲，壬子即拜吳王晏郎中令，則此詩在此年內作也。本詩有『弛厥負擔，振纓承華』二語，則必爲侍東宮時之作無疑。皇太子者，愍懷太子遹也。惠帝即位，立爲皇太子。此詩言晉承魏祚，以金德王天

下，宅京洛陽，惠承武隆，篤生太子，已以遠方小臣得侍東宮，奉承嘉命，典麗遒皇，公讌詩之上者。

《鸚賦》。

序云：『皇太子幸于釣臺，漁人獻鸚，命侍臣作賦。』

《桑賦》。

又《桑賦》序云：『皇太子便坐，蓋大將軍直廬也。初世祖皇帝爲中壘將軍，植桑一株，世更二代，年漸三紀，扶疏豐衍，抑有瑰異焉。』按武帝爲中壘，在廿露末，至此約三十一、二年，故曰三紀。則兩賦皆當作于元康一至四年間，故次此。

初機欲作《三都賦》，聞左思爲之，撫掌而笑，與弟雲書曰：『此間有傖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復酒甕耳。』及思賦出，機絶歎伏，以爲不能加也，遂輟筆焉。左思傳

按左思妹芬以泰始八年入宮，至咸寧時拜修儀（《晉書》作八年拜修儀。按《御覽》引《晉起居註》拜修儀在咸寧三年，蓋芬以泰始八年以採擇入宮，至是拜修儀，《晉書》略言之也）。思因妹貴，移家洛陽，乃詣著作郎張載，訪岷、邛之事，自以所見不博，求爲祕書郎中（今《晉書》無中字，據孫詒讓《籀高述林》補），十年賦乃成。度機入洛時，正思得句便疏之時，十年鑄辭，則當成于武、宣之間，史無成言，可據事以推之也。與弟雲書論之，當是在東宮與弟別之年，思賦亦即成于此時，則次之于此或稍後，當不甚相遠矣。

弟雲尋亦補太子舍人，出爲浚儀令，有德政。郡守害其能，屢遣責，及去官，民爲之圖象生祠。雲傳及陸抗傳引機雲別傳。

按雲補太子舍人爲浚儀令在何時，史無明文。然元康四年與兄機同徵爲吳王郎中令，則不得遲于四年。史稱爲

浚儀令有惠政，則在官非短促所能見，故浚儀之使，當得一二年。疑至遲當在三年初，則補太子舍人，不得遲于二年，故次此。

元康二年　壬子　二九二　三十二歲

二月，賈后弒楊太后于金墉城。惠紀

詔改中書著作隸祕書。

詔曰：『著作舊屬中書，而祕書既典文籍，今改中書著作爲祕書著作。』晉書職官志

何充生。陳騫卒。鄭烈卒。

元康三年　癸丑　二九三　三十三歲

機在太子洗馬職，有詩贈潘尼。

按正叔于機出爲吳王郎中令時，有詩贈行，中有句云：『昔子忝私，貽我蕙蘭，今子徂東，何以贈旃？』下二句言今子歸吳，吾無所爲贈，上二句則言機昔日曾以蕙蘭之芳見貽云云，則見詒者亦必佳章也。李註昔子二句云：『《陸集》有贈正叔詩，得其義矣。』今《機集》卷五有《贈潘尼詩》四言一首，李註不審是否指此。然詩中有句云：『舍彼玄冕，襲此雲冠。』玄冕指爲太子洗馬言，雲冠即郎令之服也。又言『遺情市朝，永志丘園』，當指南歸家園之意，則當是仕吳時作也。然上言『及子雖殊，同升太玄』，則固與正叔同時事東宮也。即使此詩非此年作，而潘言必不誤。疑別有句，今不復可考矣。參下元康四年。

馮文羆遷斥丘令，機贈以詩。

按文見《陸集》卷五，亦載《文選》卷二十四羆誤熊。李註云：『《晉百官名》曰：「外兵郎馮文羆。」集云：「爲太子

洗馬，遷斥丘令，贈以此詩。』按文熊不見他史傳世說一見亦不詳百官名已亡，無由對勘。然即此可知與機蓋同侍東宮者也。按當即謝平原內史表中之中書侍郎馮熊也，熊字文熊。詩中敍事詳贍，如言『閶闔既闢，承華再建』，言立愍懷爲國儲也。『奕奕馮生，哲問允迪』；又言『遵彼承華，其容灼灼』，言文熊亦侍東宮也。『出自幽谷，及爾同林』，言俱爲洗馬也。『有命集止，翻飛自南』，則馮生蓋亦吳人也。又言『借曰未洽，亦既三年，居陪華幄，出從朱輪。』言與馮同侍太子遊宴已三年也。元康元年同徵太子洗馬，至此適三年也。則此詩作于本年無疑。明年秋，機出補吳王郎中令，此時則仍在東宮，詩曰：『遵途遠蹈，騰軌高騁。』又曰：『否泰苟殊，窮達有違』，則送人超升己身必有之客套語也。則此詩不得前于元康二年，亦不得後于三年，故次此。

遊郊而行《行思賦》。

按文見《陸集》卷二中，文言『背洛浦，浮黃川，遵河曲，啓石門，沿汴渠』，皆洛郊風景之地也。宦情不達，故曰『羨品物以獨感，悲綢繆而在心。』欲歸則又意志之所不容，故曰『越河山而託景，耽四載而遠期，孰歸寧之弗樂，獨抱感而弗怡。』此詩人志意情感與實生活不能調處之所在，故曰行思也。此與下《懷土賦》兩種寫法，而一種情調也。文中又有『耽四載而遠期』之語，蓋指去家四載言也。故次此。

念故鄉而爲《懷土賦》。

文見《陸集》卷二。本文情思，與上《行思》一賦蓋情調相同而寫法則分兩面。上文即景生情，情依景起。本文則就故鄉景物，與新邑行色，兩相糾結，較量情愫，因以成文。蓋當爲一時之作。機有序云：『余去家漸久，懷土彌篤，方思之殷，何物不感。曲街委巷，罔不興詠，水泉草木，咸足悲焉。』自照心境，言之委切，善讀者自知。序中言去家漸久，與《行思》之『嗟逝官之未久，年荏苒而歷茲』同，故與上賦同次于此。

轉著作郎，與于議《晉書》限斷。

《書鈔》五十七、《御覽》二百三十四引王隱《晉書》曰：『陸機以文學爲秘書監，虞濬所請，爲著作郎，議《晉書》限斷。』（《吳志·陸抗傳》註引《機雲別傳》，著作郎上有尚書二字，誤。）此事何年，史無明文。機《本傳》僅于累遷太子洗馬下著『著作郎』三字，在爲吳王郎中令前。機爲吳王郎中令在四年，則補著作不得遲于四年也。虞濬爲秘書監在何時，史亦無明文。按著作郎始魏明帝太和中，隸中書省，及晉受命，武帝以繆徵爲中書著作郎（《機雲別傳》之尚書著作郎，當由時人不習聞中書著作之名而誤）。元康二年詔曰：『著作舊屬中書，而秘書既典文籍，今改中書著作爲秘書著作。』于是改隸秘書省，著作郎一人，謂之大著作，專掌史任云云。則秘書監得請機爲著作，必在元康二年後也。又《晉書·職官志》云：『專掌史任。』《史通·史官篇》云：『《晉令》云：「國史之任，委之著作。」又曰：「著作郎掌起居集註，撰録諸言行動伐，舊載史籍者。」』則王隱所言秘書監請機爲著作郎議《晉書》限斷，皆事實也。其爲元康二三年間事，至無可疑，故次此。

又議《晉書》限斷一事，《初學記》二十一曾引之，文云：『三祖實終爲臣，故書爲臣之事，不可不如傳，此實録之謂也。而名同帝王，故自帝王之籍，不可以不稱紀，則追王之義』云云。今諸家《晉書》，于懿、師、昭三祖皆用『紀』稱，而書時書事，皆同列傳，蓋皆本機説也。

元康四年　甲寅　二九四　三十四歲

進封張華爲北武郡公。華傳

吳王晏出鎮淮南，以機及弟同拜郎中令。機傳及雲傳因得歸吳。

按兩傳載此事皆無年月。《書鈔》六十六陸機《皇太子清晏詩序》云：『元康四年秋，余以太子洗馬，出補吳王郎

中』，則吳王郎中令書鈔當奪一令字在四年甚明。又《雲傳》有爲郎中令時《諫吳王西園營第》及《諫復察諸官錢帛》兩書，《雲集》更有《西園第既成有司啓》、《主即位未見賓客羣臣又未講啓》、《與駕比出啓》、《國人兵多不法啟》四文，皆指陳吳王就國時後事跡。吳王晏爲武帝李夫人出，太康十年受封，其就出鎮淮南在何時不可知，但必前于與淮南王允共攻趙王倫前無疑，則雲之爲郎中令，當與兄機同時，故次此。

又《機集・答賈謐詩序》云：『余昔爲太子洗馬，積年出補吳王郎令。』曰積年，年之不多也。設爲二年，則虞潛請爲著作郎者約一年，出補吳王令在四年，時相密合矣。

又著作郎職位清貴，吳王才不及中人，而職在外藩，既輕且遠，何以兄弟駢而俱往？潘岳爲賈謐贈機詩有『潘岳作鎮，輔我京室，旋反桑梓，帝弟作弼。』旋反桑梓云云，當爲此一問題之最好解答，蓋去家漸久，借此機會，兄弟得同返鄉梓一行也。詩又云：『或云國官，清塗攸失。』此言其舍天子而仕諸侯也。『吾子洗然，恬淡自逸』，此言機不以左官爲念也。

又《士龍集・歲暮賦序》云：『余祇役京邑，載離永久，永寧二年春，忝寵北郡，其夏又轉大將右司馬于鄴都，自棄故鄉，荏苒六年，惟姑與姊，乃見背棄』云云。自永寧二年忝寵北郡者，爲清河內史也。前此自吳入爲尚書郎、中書侍郎等，則南上當在元康六七年間，詳下六年。則荏苒六年之前，正機兄弟在淮南時，故曰去故鄉六年也。若中間曾無歸省之事，則當自太康十年初入洛時計之，至永寧已十三年矣。更加清河內史大將軍右司馬，益不得言自去故鄉荏苒六年也。故余斷機、雲之入吳王幕，願自左官，以鄉思之故而南，非向壁虛構之詞矣。

機有表詣吳王，自道履仕，聲稱其事。

按《御覽》二百四十八引機《詣吳王表》云：『臣本吳人，靖居海隅。朝廷欲抽引遠人，綏慰遐外（按此指武帝詔舉

南士及徵陸喜等十五人而迫使機兄弟上道之事而言），故太傅所辟（按此指楊駿辟爲祭酒也），殿下東到淮南，發詔以臣爲郎中令。』

皇太子賜讌，機有詩紀之。

文見《機集》卷五，四言詩。首言晉德之隆，次言皇儲徽言，末言『勞謙降貴，肆敬下臣，肇彼先驅，翻成嘉賓。』先驅者，爲太子洗馬也。嘉賓被新命，辭故主，因得以賓禮相待也。然此詩是否又可定爲虞濬請爲著作郎而賜晏？以文意及下潘尼等設祖道，則南就吳王爲允嵩。

友人潘尼等設祖道，機因贈詩。

文見《機集》卷五，題云《祖道畢雍孫劉邊仲潘正叔》，篇首即云『皇儲延髦俊，多士出幽遐，適遂時來運，與子遊承華』云云。則祖道皆東宮同仁也。

尼時有詩，機亦答焉。

尼詩見《文選》卷二十四，題云《贈陸機出爲吳王郎中令》一首。中言『乃漸上京，乃儀儲宮』，指在太子宮也。又曰：『及爾同僚，具惟近臣。』按臧榮緒《晉書》言正叔元康初拜太子舍人，故曰同僚近臣也。又曰：『府僚從命，奚恤奚喜。』言機受命爲吳王郎中令，不能無恤與喜，即前引潘岳爲賈謐贈機詩所謂『或云國宦，清塗攸失』也。『今子徂東，何以贈旃』，謂機之適吳也。

機答尼詩見今集卷五，亦四言，中有句云：『我東日徂，來餞其琛。……探我玉懷，嘯爾惠音。』東徂即指南來言，亦對潘詩『今子徂東』言也。『探我玉懷，嘯爾惠音』，惠音即指潘贈詩言，則探我云云正自酬謝之意也。一贈一答，至爲相酬。

按《雲與兄平原書》有云：『一日見正叔與兄讀古五言詩，此生歎息欲得之』云云。則正叔之傾慕已久，故有此贈。正叔爲人勝安仁多矣，以此見士衡交友之慎。

傅咸卒。唐彬卒。

元康五年　乙卯　二九五　三十五歲

荆、揚、兗、豫、青、徐等六州大水，詔遣御史巡行振貸。惠紀

機有詩贈馮文羆。

按《機集》五《贈文羆》一首，《文選》二十五『羆』誤『熊』。此詩作于何時，古無明文。然詩云：『昔與二三子，遊息承華南』，言同在太子宮也。『拊翼同枝條，翻飛各異尋』，言己自東來，遂各分散四方，有所任也。以上四句論，則作于太子洗馬後吴王郎中令時。下又言『苟無凌風翮，徘徊守故林』，此言己無凌風之翮，故只能左宦南來，守淮南故鄉之地也。下言文羆北守斥丘之事，所謂『發軫洛、汭，驅馬大河也。』而己則『佇望朔途，悠悠深遠』，淮南北望，故曰深遠。則此詩必作于吴王郎中令時無疑。雖不能確斷爲四年爲五年，而相差必不甚遠，故次此。

元康六年　丙辰　二九六　三十六歲

以中書監張華爲司空。

征西大將軍趙王倫用嬖人孫秀與雍州刺史濟南解系爭軍事，朝廷以倫撓亂關右，徵倫爲車騎將軍。通鑑八十二

八月，氐、羌推氐帥齊萬年僭號稱帝，圍涇陽。十一月，遣安西將軍夏侯駿周處傳作駿建威將軍周處等討萬年。惠紀

機從吳王遊梁、陳，有詩紀之，蓋夏春之前也。

詩見《機集》卷五，題云《吳王郎中時從梁陳作》，《文選》卷二十六題同。按此乃後題之辭，故曰『吳王郎中時』也。又按詩中有『誰謂伏事淺，契闊踰三年』之語，自入吳王府至此，適爲三年。其冬即被命尚書中兵郎，則當在夏秋以前無疑。

尋入爲尚書中兵郎，轉殿中郎。機傳

臧榮緒《晉書》：『元康六年，入爲尚書中兵郎，轉殿中郎。』

《機集》五《答賈謐》一首（《文選》二十四謐作長淵），序云：『余昔爲太子洗馬，賈長淵以散騎侍東宮。積年，余出補吳王郎中令。元康六年，入爲尚書郎，魯公贈詩一篇』云云。《機傳》于吳王晏出鎮淮南，以機爲郎中令後，承以遷尚書中兵郎，轉殿中郎，未明指時日，當據此補。又《機集》卷二《思歸賦序》云：『余以元康六年冬，取急歸，而（《御覽》六三四、《類聚》二七同引此序，而字下、王師字上尚有羌虜作亂四字，當據補）王師外征，職典中兵，與聞軍政，懼兵革未息，宿願有違，懷歸之思，憤而成篇』云云。則入爲尚書中兵在冬前，且初衷尚欲歸省，以職責所在，有違初志，則入都或且出于倉卒，迫于王命。

賈謐贈詩一首，機亦以詩報。

按謐詩即潘安仁爲賈謐作贈陸機一首也，見《文選》卷二十四。此詩自『二儀初創，生民之始』，言及歷代朝堂相繼，分合情勢，至三國鼎峙，僞孫歸晉以下，敘機生世、名望、仕宦先後，直至入爲尚書中兵郎，言之爲尤悉，爲機事跡最好參考資料。如云：『婉彼長離，凌江而翔』，以長離靈鳥喻機之生于江濱也。『況乃海隅，播名上京』，言機之以吳海隅之士，而名達上京也。『爰應旌招，撫翼宰庭』，言爲楊駿祭酒也。『儲皇之選，實簡惟良』，言太子遹之建爲儲君

也。『英英朱鸞，來自南岡』，朱鸞喻機也，言機以南人中東宮之選也。『曜藻崇正，玄冕丹裳』，言徵爲太子洗馬也。李註：崇正，太子宮也。臧榮緒《晉書》曰：世祖以皇太子富于春秋，初命講孝經于崇正殿。『潘岳作鎮，輔我京室』，言吳王晏之封吳也。『旋反桑梓，帝弟作弼』，言爲吳王郎中令也。『或云國宦，清塗攸失，吾子洗然，恬淡自逸』，言不以左宦嬰心也。『廊廟惟清，俊又是延，擢應嘉舉，自國而遷』，謂自吳遷入上京也。『齊轡羣龍，光讚納言，優遊省闥，珥筆華軒』，言入爲尚書郎也。下則敘兩人關係與私交。又云：『自我離羣，二週于今』，言與機別兩年，計自四年至此，適爲二年也。又按謐詩有『發言爲詩，俟望好音』，故機有詩酬之。機詩見《文集》卷五，題云《答賈謐一首》，《文選》卷二十四亦載之。詩前有序，見上。機詩組織方式，與潘作略似，亦先自生民以來，歷朝興廢言之，然後言晉之龍興，及謐爲世胄，謐本賈充女夫韓壽子，充無後，妻郭槐輒以謐爲後，襲封魯公，因改姓賈。襲魯公，相知于東宮，位實懸殊，然同林異條，『年殊志比，服舛義稠』，故今日能蒙玉蘭之賜也。中有句云：『游跨三春，情固二秋』，上句指在東宮言，下句指出仕吳言，史實亦皆吻合。

岳詩有『南吳伊何，僭號稱王』，又云『僞孫衡璧，奉土歸疆』之言，對機陳之，毫無顧忌，此古之朴質與？抑有他意，固爲貶損與？今不可知。而機答詩有『吳實龍飛』之言，與岳言相針對，而稱美晉德，亦以『天厭霸德，黃祚告覺，獄訟違魏，謳歌適晉，陳留歸蕃，我皇登禪』爲說，義謂晉之得天下，乃出于天厭魏之不德，而謳歌乃歸于晉，而晉之得天下，亦猶魏之代漢，『陳留歸蕃，我皇登禪』，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則機之擁衛東吳，直言其龍飛，而稱頌大晉，蓋不能無言外之義，此所以『十年不仕』，『會逼王命』而然歟？

又本傳言入爲尚書中兵郎，機文及《答賈謐詩》，及王隱《晉書》，無中兵二字，按《晉書・職官志》：『尚書郎，西漢舊置四人，分掌尚書。魏尚書郎有殿中、吏部、駕部、虞曹、比部、……中兵、外兵，……凡二十三郎。……及晉受命，

武帝置直事、殿中、祠部、儀曹、吏部、三公、比部、金部、倉部、度支、都官、二千石、左民、右民、虞曹、屯田、起部、水部、左右主客、駕部、車部、庫部、左右中兵、左右外兵、別兵、都兵、左右士、北主客、南主客、爲三十四曹郎。後又置運曹，凡三十五曹。置郎二十三人，更相統攝。』則中兵郎乃尚書分曹官也，故可省稱尚書郎。又機由中兵郎轉殿中郎，亦尚書殿中郎省稱也，並見《職官志》。《書鈔》六十引《晉百官表註》曰：『諸曹郎令史與郎並處事宜，別掌録上事立草。』

又按，機由尚書中兵郎轉尚書殿中郎在何年不可知，然元康八年已補著作郎，則轉官當在本年或下年，不敢必矣。

弟雲亦同時被徵爲尚書郎。雲傳

按《雲傳》入爲尚書郎在何年，史無明文。《雲集》卷一，《歲暮賦序》云：『永寧二年春，忝寵北郡，……自去故鄉，荏苒六年』云云。計永寧二年上推六年，適爲元康六年，則『去鄉六年』云云，即指元康六年北上而言，則必與兄機同時被徵入京無疑。且自兄弟同入東宮後，拜除遷轉，往往同時，事迹具在，可以復案。蓋非虛構也，故次之。

其時欲歸不得，憤而爲《思歸賦》。

文見《機集》卷二。按《藝文類聚》二十七、《御覽》六百三十四引《思歸賦序》，較今《陸集》『以元康六年』句上，多『余牽役京室，去家四載』二句，至爲可貴。但計算年時，疑實茲多。下即承以『以元康六年冬，取急歸』爲立算之基點，機自元康元年至三年，皆在太子洗馬，自太康十年入洛，至元康六年，應爲六年，不得爲四年，則四必六之誤。古篆隸四六二字可混，然機時已不甚行篆隸，機亦名書家，其《平復帖》故晉人流行之行書也。若四字不誤，即下句『曰元康六年冬』之六字，或四字之誤，然元康四年，機方南行，亦無羌虜之亂，則六字必無譌誤。余疑去家四載下，必尚

有他文。以年時事跡考之，去家四載，正出爲吳王郎中令之時，正可借此作歸省之計，亦機、雲兄弟願就左宦之一因。然淮南二年，得歸省者惟雲一人，機或以事牽未得南去，方欲取元康六年渡江急歸，而王命已逼，故去家四載下，疑本有入吳王幕，圖歸省，兩年之中，初志未遂一類句語，爲後人删去，至使上下兩語，年時參差，不能吻合。果如余説，則四載、六年，各有其至重要之歷史價值。使紛亂朴材得顯其相應之作用，當亦學者之所不費。

本文以時節代更，感逝懷悲，觸物生端，緣情自誘，音塵絶于江介(鄉)，影響託于洛湄(客居)，冀王事暇豫，歸寧有期。雖亦陸生之所常感，而王事牽人，顛倒求之而不得，遂不覺其辭旨之悽以厲矣。

情緒牽索，有詩十首贈士龍，稱道先世。士龍亦答詩言祖德。

按十詩不見《機集》，今附《士龍集》中，題曰《兄平原贈》。又見《詩紀》，多異文，別詳《平原集校註》。此詩作年，可于序中考知。序云：(斟酌《詩紀》與《士龍集》，其異文附爲小註)『余弱年夙孤，與弟士龍，銜卹喪庭，續忝末緒，集作續會適王命墨絰即戎，時並縈髮，悼心告別。漸歷詩紀作蹈八載，家邦顛復，凡厥同生，彫落殆半。收迹之日，感物興哀，而士龍又先在西，士龍集作四時迫，當祖送士龍集作載二昆，不容逍遥，銜痛東徂，遺情西慕，詩集作慘愴故作是詩，以寄其哀苦焉。』序中述入仕後情況。『悼心告別』以上，言初仕。『漸歷八載』，言去家八年也。計太康十年入洛，至此適爲八載。『同生凋落』云云，與雲《歲暮賦》所言合(詳後)，蓋近一二年間事。雲得歸省丘墓，而機則以王事未得南去，故痛心疾首而言之也。『士龍先在』以下，言詩之所以作。然『士龍在西』，與己之『銜痛東徂』，兩語頗費解，且所關至鉅。若此時兄弟皆已入京，則同事尚書，無由東西。若東西求其能合，則八載之計，當別有説。細繹十詩，並清河答句，確又是《歲暮賦》之所感，則八年之別，必指初入洛言。余疑兄弟同被尚書郎之命，清河當與三弟耽先行，而機以警悟，爲吳王所重，所事必較繁劇，行期容在雲後，則『士龍又先在西』之『在』，當爲『去』或『往』之字誤。淮南

視洛在西上，故曰往西。機送之行，故曰時迫。當祖送二昆，十里長亭之別，豈曰逍遥，而投東歸府，能無銜痛？如是，則全序皆可解，而全詩亦遂理順矣。果仍用『在』字，則既在西，又何用祖送？果非二弟先往，又何用西慕？則此詩蓋作于將返上京，送弟先行之時無疑。

且八載之説，當自入洛之初計之，自詩中亦可爲證。其六云：『昔我西征，扼腕川湄，淹涕即路，耀袂長辭。六龍促節，逝不我待，白往迄兹，曠年八祀。……』此詩所敍必自初入洛時言之可無疑問，則八祀之不得爲他年時審矣。

又按，全詩見《雲集》，題爲《兄平原贈》。《文館詞林》作《與弟清河雲》。使兩題中之一爲機、雲當時所題，則此十詩時代，當移後六至八年。按機爲平原内史，在四十二歲時，此前無南歸事，則《雲集》之題，乃雲定集時所加，在遇害前不久時也。而《文館》一題，則後人所增，必非機原題也。

此詩自序身世，悲懿親之喪亡，感時敍之不待，思骨肉之離合，痛人生之多艱，而兄弟怡怡之情，至爲深切。第九首『昔我斯逝，族有餘榮，今我來思，堂有哀聲』，與雲詩之『昔我先公，邦國攸興，今我家道，綿綿莫承，……家哲永徂，世業長終，華堂傾構，廣宅頹墉』，情景皆同。而《歲暮賦》亦云：『恨盛來之苦晏兮，悲衰至之常蚤。……悲山林之杳藹兮，痛華構之丘荒』，蓋父既早世，國亦傾亡，然華亭十年，依懿親以自怡，及北入上京，時更八祀，家多危難，姑姊見背，先業全隳，所遺惟兄弟相守，故其情詞悽楚，而孔懷之情益篤矣。

附《吴大司馬陸公少女哀辭》。

本文見《機集》八。按雲《歲暮賦》有云：『自去故鄉，荏苒六年，惟姑與姊，乃見背棄』云云。則機姊妹行中，在入洛後八年間，有死亡者。雲之姊是否即機哀辭之所指，不敢必。然以時計之，則雲此時年三十六，曰姊，則不得小于三十六，與機辭『不遂其茂』之言不相中，故僅能附之于此。

元康七年　丁巳　二九七　三十七歲

春，梁王肜、夏侯駿逼遣周處以五千兵擊齊萬年于六陌，處力戰而死。處傳處與機兄弟厚，機爲之碑。

按處，吳陽羨人，父魴，仕吳爲鄱陽太守。處少孤，好馳騁田獵，州曲患之。處自知爲人所惡，乃入吳尋二陸，欲自修而年已蹉跎。雲曰：『古人朝聞夕改，患志之不立。』處乃勵志好學，有文思。後仕吳爲東觀左丞。入洛遷新平太守，歷遷御史中丞。梁王肜違法，處深文按之。及氐人齊萬年反，朝臣惡處强直，乃使隸夏侯駿。梁王肜既爲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諸軍事，處知肜不平，必陷己，以人臣盡節，不宜辭憚，乃悲慨就路。肜令速進而絶其後繼，遂力戰死。元帝時，加謚孝侯云。節處傳

又按，《機集》有《晉平西將軍孝侯周處碑》。機，雲兄弟與處至厚，又吳時舊人，則死而爲之碑，宜也。文中敍事皆與《晉書》合，且多有《晉書》所不載者，非後人所得僞。然孝侯之謚在元帝建武元年，去機之死已十四年；其葬在太興二年，去機之死已十六年，則此文恐爲後人僞托。故嚴可均《全晉文·機集》不録此篇，不爲無見。然六朝以來碑文，本有後人就死時原作追補事蹟之例，作者主名，仍本舊題，則此文主要部分，固不妨仍爲機筆。至題名，則編輯機文者所加，不足爲考據是非真僞之辨也。然文中誤謁庸俗之句，亦時雜見，如稱齊萬年爲吳人，事『余厥弟』之語不辭，『射獸刺蛟』應置騎獵之後，于文爲不次。處以力戰而死，而此文言奄捐館舍等皆是。則文爲後人删削者多矣。是時王衍爲尚書令，樂廣爲河南尹，皆善清談，宅心事外。……由是朝士大夫，皆從浮誕爲美。裴頠爲《崇有論》以釋其弊，然習俗已成，不能救也。節用通鑑八十二

機策秀才紀瞻六策，皆言制道，頗與時尚相違。

按《晉書》六十八《紀瞻傳》云：『紀瞻，字思遠，丹陽秣陵人。祖亮，吳尚書令。父陟，光禄大夫。瞻少以方直知

名。吳平，徙家歷陽。郡察孝廉，不行。後舉秀才，尚書郎陸機策之。』則策紀瞻，在機爲尚書郎時也。機爲尚書郎凡二職，一爲中兵郎，一爲殿中郎。此策秀才，當爲殿中郎任內事。明年已改官，故次此。

策文凡六事：一問三代損益，百姓變遷之故，即今欲反古以救時弊將何所從；二問明堂清廟辟雍太學異同之辨；三問古之興王何道以得多士；四問刑之寬剋將何以立，族誅之法能否爲永世之制；五問陰陽相須，二儀陶育，若一氣偏廢，則萬物不得獨成，今有温泉而無寒火何故；六問古風淳厚，而後世機心，豈大樸一離理而不可振？抑聖人之道稍有降殺？六策皆載《紀傳》，今集未收。策問六事，無一涉及玄風，皆切近人事之語，顯與尚書令王衍諸人異其風尚。

既去淮南，一再轉官，遂爲書謝吳王。

《御覽》二百十五引機《謝吳王表》云：『殿下召臣爲郎中，命轉中兵郎，復以頗涉文學，見轉爲殿中郎』云云。命轉中兵者，奉國命入爲尚書中兵郎也。此時又轉爲尚書殿中郎，以文學優異，因舉現狀以報故主也。此文作于轉殿中郎時，故曰見轉。見即現字。機轉殿中在何時，史文不明，但決不出元康七年，則可推知。故此表置此。惜文不全，無由知其更有他事否？

庚冰生。

元康八年　戊午　二九八　三十八歲

秋九月，荆、豫、徐、揚、冀五州大水。惠紀

張華、陳準薦孟觀討齊萬年。

鄉人顧榮，亦同在尚書郎職，機有詩贈之。《文選》又載《爲顧彦先贈婦》，則全彦先之誤也。

贈詩見《文選》卷二十四，題作《贈尚書郎顧彥先二首》。顧榮，字彥先，吳人，祖父亦仕吳爲重臣，與機蓋皆世誼，與機兄弟同徵入洛，其官尚書郎，見本傳，然未明言在何時。考南金諸彥出處，大約相似，榮與機兄弟尤似。度機、雲同轉尚書郎，榮亦以此時同入尚書省，此尤可自機贈詩見之。機詩云：『朝遊遊層城，夕息旋直廬。』張晏註：『直廬，直宿之廬也。』《漢官儀》：『尚書省中，皆以胡粉畫壁，尚書即更直于建議門，則尚書有直廬。』此時機在尚書省無疑。又云：『玄雲拖朱閣，振風薄綺疏。』此指尚書省公署藏室言也。又《惠紀》言秋九月荆、豫、徐、揚、冀五州大水，機贈詩亦言『凄風迮時序，苦雨遂成霖』，又言『豐註溢修霤，潢潦浸階除，停陰結不解，通衢化爲渠，沈稼湮梁穎，流民泝荆徐，眷言懷桑梓，無乃將爲魚』，所詠與《惠紀》全合，則贈詩正在秋九月無可疑。又《惠紀》太安元年七月，亦有大水，然此時顧彥先已非尚書郎矣。

《文選》卷二十四又載《爲顧彥先贈婦》二首，李善註云：『《五言集》：「爲全彥先作。」今云顧彥先，誤也。』按李註是也。顧榮文采不弱，何用求人代作，若謂是友好調弄之作，而文旨莊靜，曾無戲謔，此一也。又第一首末韻云：『願假歸鴻翼，翻飛浙江汜』，則贈者必浙江人無疑，彥先吳人，非浙人，不得附會，按全彥先當即仕吳爲右大司左軍師之全琮後人，琮爲吳郡錢塘人，《三國志・吳志》十五有傳，故詩言浙江汜也。全彥先當亦南人，先後入洛仕晉之士。又二詩作時，不可考。因其與顧彥先之亂，故附論于此。

又《十龍集》亦有《爲顧彥先贈婦》四首，第一首云：『我在三川陽，子居五湖陰』，則婦亦不在吳而在錢塘也。則又兄弟同作，有如課詩，彼此互證，不爲顧作明矣。又士龍詩共四首，二贈二答，今皆誤作贈詩矣。

機出補著作郎。

按《晉書》機本傳不載此事。臧榮緒《晉書》云：『入爲尚書中兵郎，轉殿中郎，又爲著作郎。』此與虞潭辟爲著作

郎，當爲兩事。按，機《弔魏武帝文序》云：『元康八年，機始以臺郎出補著作。』文選卷六十，類聚卷四十。則補著作于本年審矣。又機《答張士然》詩云：『絜身躋祕閣，祕閣峻且玄。』則機之官著作郎，一再得之自證。又按，尚書郎屬尚書省，而著作郎則惠帝元康二年以後，即屬祕書省，餘詳前。

壬申撰《晉紀》，實成三祖紀四卷

《機本傳》不言撰《晉紀》，然隋、唐三志，鄭、馬二通，並有陸機《晉紀》四卷，入編年門。按《史通·正史篇》：『《晉史》，洛京時著作郎陸機始撰三祖紀。』唐以後稱機已多稱平原，此言著作郎者，疑機在史職時舊題，故子玄仍其稱不改也，故次于此。又《本紀篇》云：『陸機《晉書》，列紀三祖，其事竟不編年，年既不編，何紀之有？』今子玄譏其不合本紀之體。浦起龍云：『得毋機書之以紀名，原是荀、袁《漢紀》之紀，而非本紀之紀？』其書今已不傳，莫由考其是非矣。然僅列三祖，則從可考知三祖者，宣帝懿、景帝師、文帝昭也。詳後附書目。

是時羨陽令山陰賀循，無援于朝，久不進序，機上疏薦之。賀循傳

《晉書》六十八《賀循傳》：『循字彥先，會稽山陰人。其先普慶，漢世傳禮，世所謂慶氏學。曾祖齊，仕吳爲名將。父邵，中書令。循操尚高厲，童齠不羣，舉秀才，除羨陽令，以無援于朝，久不進序，著作郎陸機上書薦，召補太子舍人。建武初，爲中書令，加散騎常侍。……朝廷疑滯，皆諮之于循，循輒依經禮而對，爲當世儒家。帝以循清貧，下令賜六尺牀薦席褥……俄以循行太子太傅、太常如故，固讓不可。帝以循體德率物，有不言之益，敎厲備至，期于不許，命皇太子親往拜焉，其崇遇如此。病篤，上表乞骸骨，上印綬，改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帝臨軒遣使持節，加印綬。循口雖不能言，指揮左右，推去章服。車駕親幸，執手流涕。太子親臨者三，往還皆拜，儒者以爲榮。太興二年卒，年六十，帝素服舉哀，哭之甚慟，贈司空，謚曰穆。……循少玩篇籍，善屬文，博覽羣書，尤精禮傳，雅有知人之

鑒，拔同郡楊方于卑陋，卒成名于世。」

按循爲西晉大儒，名位既崇，操尚高厲，而機一援手以成巍巍之望，雖緣吳人，父祖有同林之雅，而循亦足以自成，故詳著之，以見兩美之合，非苟然也。機薦書所謂『德量邃茂，才鑒清遠，服膺道素，風操凝峻』者，驗以循一生行事，絲毫無爽，則非徒鄉里世誼之好也。

郭訥不見史傳。

又機薦書今見《循傳》，及《御覽》六百三十二。《御覽》題作《薦賀循郭訥》。又《吳志賀邵傳》註引虞預《晉書》：「顧榮、陸機、陸雲表薦循」云云，與此稍異。

又即此表，可得申言者二事。一則當時仕途風貌，足以明險夷之要，而吳楚南金，終在遐外之列，一也。其言云……『循、訥皆出自新邦，朝無知己，居在遐外，志不自營，年時倏忽，而邈有階緒，州黨愚智，所爲恨恨』是也。一則當時南上，尚未得重視，雖郎曹之微，亦未得選。夫郎曹之選，本借以安頓諸州俊髦也。表云：『臣等伏思，台郎所召使州之有人，非徒以均分顯路，惠及外州而已，誠以庶土殊風，四方異俗，壅隔之害，遠國益甚，至于荆、揚二州，户各數十萬，今揚州無郎，而荆州、江南，乃無一人爲京城職者，誠非聖朝待四方之本心』是也。

感窮達異事，聲爲情變，因作《遂志賦》以寄意。

《藝文類聚》二十六引機《遂志賦》言崔篆作詩，明道述志；馮衍《顯志賦》、班固《幽通賦》、張衡《思玄》、蔡邕《玄表》、張叔《哀系》，皆相依倣，亦窮達異事，而聲爲情變，故亦爲《遂志賦》。賦中列舉前賢窮達之跡，『皆殊塗并致，同川偏溺，禍福無常規，萬物運動，隨性類以曲成，應信心委命，乃擬遺迹于成軌，詠新曲于故聲，庶斯言之不渝，抱耿介以成名。』其志意之所在如此。

序中有『余備託作者之末，聊復用心』云云。作者，當指著作郎言，非泛泛之稱。古無自稱爲作者者也，故次此。

別有《答張士然詩》一首。

此詩見《陸集》卷五，《文選》卷二十四。詩云：『絜身躋祕閣，祕閣峻且玄。』祕閣即祕書省，躋祕閣轉著作郎也，此當爲轉著作不久之作，或士然以機就新職有詩見贈，機以此答之也。

又按，李善註引孫盛《晉陽秋》曰：『張悛字士然，少以文章與陸機友。』

在祕閣見魏武帝遺令，愾然太息，因爲文弔之。

《機集》卷九、《文選》卷六十、《藝文類聚》四十並有此文。其序云：『元康八年，機始以臺郎，出補著作，游乎祕閣，而見魏武帝遺令，愾然歎息者久之』云云。則本文之作，在元康八年無疑。

此文大旨，總言之，則序中所謂『雄心摧于弱情，壯圖終于哀志，長算屈于短日，遠迹頓于促路』四語也。析言之，則要點有二：『曩以天下自任，今以愛子託人』，一也。『智慧不能去其惡，威力不能全其愛』，二也。以遺令與操一生事蹟對比，則生前何其威壯，（文云：『威先天而蓋世，力盪海而拔山。』）將死何其悽弱，死前所圖，無所不遂，死後遺令，羌不可保，兩兩對比，此所謂『迴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內，濟世夷難之智，而受困魏闕之下，已而格乎上下者，藏于區區之木，光于四表者，翳乎蕞爾之土』者也。蓋寫人情爲最切直，此機文長處，亦其思理不踏空虛，爲人生正常狀態之表現。然此種事像，機以歸之于有數存焉。聖人不言命，則儒家之常言，本其世習之故而然也，非當時老、莊、《易》、道之類。史稱其服膺儒術，然也。

范喬卒。

元康九年　己酉　二九九　三十九歲

春正月，孟觀大破氐衆于中亭，獲齊萬年。太子洗馬陳留江統作《徙戎論》以警朝廷。通鑑

賈謐與賈后謀圖太子。十二月，賈后誣太子爲逆，表免爲庶人，同幽于金墉城，殺太子母謝淑媛，及太子子虓母保林蔣俊。節通鑑

以成都王穎爲鎮北大將軍，鎮鄴。

賈謨卒。

永康元年　庚申　三〇〇　四十歲

正月，賈后使黃門誣太子爲逆，更幽之于許昌宮之別坊。三月，后使嬖人太醫令程據合巴豆杏仁丸以害太子，太子不服，黃門孫慮以藥杵椎殺太子，時年二十三。晉書五十三機與江統并爲文誄焉。

《愍懷太子誄》，今載《機集》卷九。按愍懷被弒在三月。四月，趙王倫矯詔廢賈后爲庶人，尋殺之。惠帝册復太子。五月己卯，謚曰愍懷。六月壬寅，葬于顯平陵。惠帝爲哀册文，有云：『爾之降廢，實我不明。牝亂沉哉！釁結禍成』云云。機以愍懷故臣，故爲之誄，文中有『如何不弔！暴離咎艱。曾是遘愍，匪降自天。肇傾運祚，遂喪華年。……沉雲既祛，日月增暉。……舊物東返，靈柩西歸。』辭中所言益詳盡。而稱賈后爲『牝雞司晨，潛肆鴆毒』；又云：『攙搶叱掃，元凶服辜，仁詔引咎，哀策東徂。』則賈后既誅，得歸葬顯平陵時之作，當在本年六月後也。因事聯書，故次此。

四月三日，趙王倫與嬖人孫秀謀，矯詔廢賈后爲庶人，司空張華、尚書僕射裴頠皆遇害。侍中賈謐黨數十人皆伏誅。己亥，倫矯詔遣尚書劉弘齎金屑酒賜賈后，死于金墉城。惠紀賈后傳趙王倫傳

趙王倫輔政，引機爲相國參軍，豫誅賈謐功，賜爵關中侯。機本傳

按《倫傳》言『倫矯詔勑三部司馬曰：中宮與賈謐等殺吾太子，今使車騎入廢中宮，汝等皆當從命，賜爵關中侯，不從誅三族。于是衆皆從之。』機關中侯之賜，即此也。《倫傳》又云：『倫尋矯詔自爲使持節大都督中外諸軍事相國侍中如故，一依宣文輔魏故事，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參軍十人。』機之相國參軍之選，即在此時。然史稱倫性貪冒，又素庸下，無智策，受制于嬖人孫秀，秀亦以狡黠小才，貪淫昧利，所共立事者，皆邪佞之徒，惟競榮利，無深謀遠略，以尾瑣羣小。機乃摳衣從之，受其封爵，豈即本傳所稱『好遊權門，以進趣獲譏』者與？余參午史實，探索隱微，乃知機非潘岳、石崇諸人之比，不能與一時升沉論人是非也。何以言之？考機兄弟入洛後，與賈氏關係先密後疏，乃至預誅賈謐，得取封爵，與機一生出處關係至大，可爲機一生得失關鍵，亦論機是非所不可忽。機兄弟入洛前，名聲籍盛，入洛後，以張華之延譽，遂傾一時。元康初，賈充卒，謐以繼嗣佐命之後，又以賈后貴盛，權過人主，開閤延賓，海內輻湊，機以南金之俊，入洛之第二年，即已受楊駿之辟，而賈謐好學有才思，則延爲二十四友，蓋皆因于瑾瑜在握，非有緣于葭莩之親。是時楊、賈兩外戚之爭已烈，則領祿于楊駿，傅會于賈謐，蓋亦事不由己，情非得已。故駿誅而禍不相及，雖緣職位尚卑，亦其不爲物緣所桂之證（誅駿後，本有詔赦駿僚佐，然潘岳、石崇終不免于難，則機之遠于物緣可知矣）。即爲太子洗馬。而謐亦以常侍侍講東宮，其惡已漸著。從帝幸宣武觀校獵，諷尚書于會中召謐受拜，誡左右勿使人知，衆人皆疑其有異志。與太子遊處，無屈降心。常與太子弈棋爭道，則其爲逆之心，固不假太子意有不悅而始與賈后成逆，此時機入洛已數年，朝廷瑕釁蓋已熟知，故求轉外官，南走淮南，一以遂歸思之志，一以避賈氏之禍。及元康六年，氐、羌齊萬年稱帝，有事于西北，乃急徵機爲尚書中兵郎，非其意趣之所在，故《思歸賦》、《贈弟士龍十首》中多牽索悽苦之言，逼于王命，不能自主。此時謐謀逆之跡未顯，故機尚有詩酬之。然詩中但言與謐同事東宮，有『同林異條，年殊志密』之語。論階級之殊，則情誼自別。以卑下自承，則示人不敢自居于友朋之

誼，所以遠之。文中述先德及三國之鼎峙，大吳之龍興，文外之旨，亦頗自抗，則與石崇、潘岳之望塵而拜者，氣度固然不同。機兄弟之來，以逼于時主之命，既至洛，又高自標持，以二俊之高而初見辟，于是公子外戚，爭相延致，皆出于一時名高，未必即貪戀富貴，遂忘家國之悲。遍讀機詩文，可以知之。及讒與賈后爲虐，厄弒太子，此所謂天人共怒之事，賈氏之禍已極，此時而有人能除元凶大惡，爲太子復仇，機本事太子洗馬，以舊故參與謀略，更何計趙王倫爲貪虐，爲庸下？故參與誅讒，正封建時代忠義之誼，而鋤惡不暇擇精器，亦時勢推移之不可變更。出入反復之間，史所不能詳者，參午以得證驗，正考史者之所當用心，故不厭費詞爲之辨。

機爲《嘆逝賦》以哀思親故。

文見《文集》卷三，原載《文選》卷十六，《藝文類聚》三十四亦録之。按賦云：『余年方四十，而懿親戚屬，亡多存寡，昵交密友，亦不半在』云云，則此文之作在此年也。李善註：『嘆逝者，謂嗟逝者往也。言日月流邁，人世易往，傷歎此事，而作賦焉』云云。就題釋旨，大義粗得，深味文旨，則蓋有惕懼之情。故曰：『咨余命之方殆，何視天之茫茫。』方殆之戚，當幸賈氏之禍，未殃及己身。視天夢夢，當指又夢夢然事趙王倫兩言皆懿詞，若非大難深悔，又何以懿爲？曰：『信松茂而柏悅，嗟芝焚而蕙歎。』松柏信得長茂，以喻君國故曰信，而芝蕙已成枯槁，當喻愍懷故曰嗟，有此動驚魂魄之外鑠，故得言命之方殆，得自責爲夢夢。下文又曰：『慘此世之無樂』，蓋既往幾至危殆其躬，未來又不知所以自了，則此世無樂，其爲可慘者至矣。又曰：『瞻前軌之既復，知此路之良難。』前軌指入洛後之交遊貴戚，以至危殆。此路指現在之無可逃避，自處實難。其言不僅于傷喟，而幾于悽楚矣。故此文之作，當于倫誅賈後，得轉危爲安，而又不能于未來無所疑慮之時。

張華既遇害，機爲文以誄之，又作《詠德賦》以悼之。張華傳

按兩文今皆不傳。《華傳》謂『陸機兄弟，志氣高爽，自以吳之名家，初入洛，不推中國人士，見華一面如舊，欽華德範，如師資之禮焉』云云。此爲當時真情。《士龍集》卷八《與兄平原書》中，多引張公言定機文得失，亦復時時訟張公道德文章，傾慕之忱，一時無兩。華以元老爲趙王倫所害，朝野莫不悲痛，矧機兄弟，親厚逾恒，豈能無文？惜至今不傳也。《士龍集》中亦無哀悼之作。大約趙王當國，有所忌避，流傳者少，遂以不保云。又按《藝文類聚》卷二十引陸機《祖德賦》，自『伊我公之秀武，思無幽而弗昶，形鮮烈于懷霜，澤温惠乎挾纊，牧希世之洪捷，固山谷而爲量，西夏坦其無塵，帝命赫而大壯，登具瞻于大階，濯長纓乎天漢，解我衣以高揖，正端冕而大觀，戢靈武于既曜，恢時文于未煥，騰絶風以逸驚，庶遐蹤于公旦』一段，皆華一生事蹟，及兄弟所得厚遇之私，全不似陸氏祖德宗功之語。疑此祖德即悼張之詠德，祖乃詠字形近而誤。雲《與兄平原書》有云：『詠德頌甚復盡美，省之惻然』之語，今惻然之旨未見，則事跡羅列，正所以于知者以追憶之資借，惻然之來，不能以空言悲感而可得也。

是時機作之可考者，尚有《述思》、《羽扇》、《漏刻》三賦。

按，《述思賦》見《類聚》卷二十一，蓋思弟雲分離在鄴之作也。故曰：『駭中心于同氣，分戚貌于異方……亮相見之幾何，又離居而別域。』然中有至可悽傷之語，與嘆逝同其詞者，如云：『嗟余情之屢傷，負大悲之無力』，即『咨余命之方殆，何視天之芒芒』也；『尚彼塗之信險，恐此日之行尽』，今機集誤作吳即『前軌之既復，知此路之良難』也。情旨相同，故次此。又《士龍集·與兄平原第九書》云：『雲再拜，省諸賦皆有高言絶典，不可復言。頃有事復不大快，凡得再三視耳，其未精，倉卒未能爲之次第。省《述思賦》流深情至言，實爲清妙，恐故復未得爲兄賦之最。兄文自爲雄，非累日精拔，卒不可得言。文賦甚有辭，綺語頗多，文適多體，便欲不清，不審兄呼爾不。《詠德頌》甚復盡美，省之惻然。《扇賦》腹（集作復，依嚴可均輯本校）中愈首尾，發頭一而不快，言烏云龍見，如有不體。《感逝賦》愈前，恐

故當小不然，一至不復滅。（集作減，依嚴氏輯本校。）《漏賦》可謂清工，兄頓作爾多文，而新奇乃爾，真令人怖，不當復道作文。謹啓。』中除『文賦甚有辭』五句或係指《文賦》一篇或泛言皆不可定，姑不計，其餘《述思》、《詠德》、《扇賦》、《感逝》、《漏賦》諸文，皆重返京朝後之作，恐不能復遲于此時，故次之。

又《羽扇賦》蓋以自況，故假楚襄王、宋玉與山西河右諸侯作對，麈尾與羽扇作對。而『累懷璧于美羽，挫千載乎一箭』，豈謂本雲中鳳，鳴乃逼命而爲扇耶，姑發之以俟達者。

薦戴淵于趙王倫。

按，薦書載《晉書》六十九《戴若思傳》。太康十年，機入洛，若思劫其舟，機諷之，若思感悟，遂與定交。若思後舉孝廉，入洛，機薦之趙王倫，史未明言何時。然機與趙王倫關係，以此時爲最厚，故能相薦，薦而即辟，辟而又除沁水令，皆明示其爲趙王倫當國時事。倫當國在弒賈后後。次年永寧，倫竊位爲齊王冏所誅，則機薦若思，不得前于庚申，亦不得後于辛酉。且若思不就沁水令，遂往武陵省父，蓋已知倫有逆謀，潔身遠引，則更非此時不可，故次之。又按，薦書言若思年三十，以此推之，則生晉武帝泰始五年己丑（二六九），小于機者八歲。後爲王敦所害，蓋元帝永昌元年壬午也。以生卒之年推之，則年五十四云。

中護軍淮南王允，帥國兵及帳下七百人討趙王倫，爲侍中汝陰王虔以詐謀所殺。吳王晏、淮南王母弟，坐貶賓徒縣王。孫秀遂誅潘岳、石崇、歐陽建。允傳，晏傳，孫秀傳。

又《弔蔡邕文》一篇，翫其詞旨，蓋亦爲哀張華作也。

按《弔蔡文》見《藝文類聚》卷四十，今集卷九。其中最要之句爲：『故尼父之惠訓，智必愚而後賢，諒知道之已妙，曷信道之未堅。』按茂先一生比跡伯喈，蓋有三同：心精辭綺，智極幽微，一也；沉潛墳典，博物洽聞，二也；俱

陷淫網，同嗟承劍，三也。忠于亂世，自古爲難。故機以『智而未愚，信道未堅』兩語評之。論伯喈與茂先皆從此旨立場，則弔蔡者其名，弔張者其實。

永寧元年　辛酉　三〇一　四十一歲

趙王倫將篡位，以機爲中書郎。本傳

《書鈔》五十七引王隱《晉書》曰：『以文學轉中書郎。』按文學即殿中郎也。《晉職官志》曰：『中書侍郎，魏黃初。初下當挩置字初中書既置監令，又置通事郎，次黃門郎。黃門郎已署事，過通事，乃署名。已署奏以入，爲帝省讀書可。及晉改曰中書侍郎，員四人。』《通典》二十一曰：『其職副掌王言，更入直省，五日從駕，到正直，從次直守』云云。則職在掌王言也。機以高文爲趙王倫所重，則于篡前，委以立言重責，亦懷璧之罪也。

趙王倫將篡位，使左衛將軍王輿前軍將軍司馬雅等，帥甲士入殿，曉諭三部司馬，示以威賞，無敢違者。正月，使散騎常侍義陽王威逼奪天子璽綬。乙丑，倫被法駕入宮，即帝位。丙寅，遷帝于金墉城，號太上皇。尚書和郁、兼侍中散騎常侍琅琊王睿、中書侍郎陸機，從到城下而反。惠帝紀趙王倫傳

三月，齊王冏、成都王穎、河間王顒等起兵討倫，三部司馬應于內。四月，入宮，逐倫。惠帝歸自金墉城。丁卯，賜倫死。惠紀、倫傳、成都王、齊王等傳。

齊王冏以機職在中書，九錫文及禪文，疑機與焉，遂收機等九人付廷尉，賴成都王穎及吳王晏救理之，得減死，徙邊，遇赦而止。機本傳

按《鄒湛傳》：『子捷永康中爲散騎侍郎，及趙王倫簒逆，捷與陸機等俱作禪文。』又《傅祗傳》：『初倫之簒也，孫秀與義陽王威等十餘人，預撰儀式禪文……，及倫敗，齊王冏收侍中劉達，常侍鄒節、杜育，黃門郎陸機等，付廷尉，以

禪文出中書，復議處祇罪。」事尚見他傳，不備録。依《傳傳》：『事出孫秀，與機無涉！』穎、晏兩人如何救理，史文未載。然機之事倫，特以倫誅賈氏爲太子復仇，而又有謀誅賈謐之功，則賞爵進階，非以親私之比。及倫爲逆既成，餘黨皆登卿將，并列大封，同謀者咸超階越次，至于奴卒廝役，亦加爵位，狗尾續貂，有白版之侯，君子恥服其章。使機果有九錫封禪之作，則莽大夫且亦受封矣，而《機傳》及晉人所傳載記，無言機于倫篡位後受封爵者，此中消息，蓋可思矣。故見原後，有謝齊王表云：『臣以職在中書，制命所出，而臣本以筆札見知，慮逼迫不獲已，乃詐發內妹喪，出就第，雲哭泣受弔。片言隻字，文不關其間。』初學記十一引則機且冒骨肉不諱之苦，以求自免于難。其與吳王晏表則云：『禪文本草，見在中書，一字一蹟，自可分別。』初學記引王隱晉書而謝平原內史，與成都王穎，言之最悉，云：『爲故齊王冏所見枉陷，誣臣與衆人共作禪文，幽執囹圄，當爲誅始。臣之微誠，不負天地。倉卒之際，慮有逼迫，乃與弟雲及散騎侍郎袁瑜、中書侍郎馮熊、尚書右丞崔基、廷尉正顧榮、汝陰太守曹武，思所以獲免，陰蒙避迴，岐嶇自列。當即指假爲內妹之喪事言片言隻字，不關其間。事蹤筆跡，皆可推校』云云。所言爲最詳。

機有表與齊王冏及故主吳王晏、成都王穎自辯。見上

《文選·讓開府表》註，引王隱《晉書》曰：『機與吳王晏表。』又見《初學記》引，已見上。又《御覽》二百二十：『陸士衡轉中書侍郎，齊王收士衡付廷尉，出後謝表』云云。即上引初學記十一所引皆見上引。又《文選齊安陸王碑文》註引機《謝成都王牋》，存『慶雲惠露，止于落葉』二語，餘不存。

時中國多故，顧榮、戴若思等咸勸機還吳，機負其才望，而志匡世難，故不從。本傳

齊王冏既矜功自伐，受爵不讓，機惡之，作《豪士賦》以刺焉。本傳

按顧、戴勸歸，機負才望之言，疑不足信。機前後所爲詩文，無不以南歸爲念者，雖不無匡世之志，而蹐天蹐地，

若無可容，中國多故，豈未熟慮？『區區本懷，實有可悲，畏逼天威，即罪惟謹，鉗口結舌，不敢上訴。』雖即一時之言，實爲肝膈之吐。讀《謝平原內史表》，已可見之。而謂自負才望，志匡世艱者，史之誣也。

又《豪士賦》之作，《文選註》引臧榮緒《晉書》作『及齊亡，作《豪士賦》』云云，不足據。使此文果齊亡作，則宜以復敗爲誡慎，不宜以『高揖而退，則巍巍之盛，仰邈前賢，洋洋之風，俯冠來籍，而大欲不乏于身，至樂無慾乎舊』云云爲說。且序云：『夫蓋世之業，名莫大焉，震主之勢，位莫盛焉，率意無違，欲莫順焉』之語，全爲齊王冏當時之行事風貌寫照，其非亡後而作也至明。

按《豪士賦序》見《晉書・本傳》、《文選》卷四十六、《藝文類聚》二十四。賦文見《藝文類聚》二十四，今集卷一。

既遇赦，爲《園葵詩》以謝成都王穎。

按《園葵詩》見《文選》卷二十九，李註引《晉書》：『趙王倫簒位，遷帝于金墉城，後諸王共誅倫，復帝位，齊王冏謂機爲倫作禪文，賴成都王穎救之，免死，故作此詩，以葵爲喻謝穎』云云。今《晉書》無此文，疑出他家《晉書》。今詩中有『曾雲無温液，嚴霜有凝威，幸蒙高墉德，玄景蔭素蕤』之句。上二句喻被逮，下二句言救解之德，以高墉比成都王也，則李註爲非虛矣。

時成都王穎，推功不居，勞謙下士，機既感全濟之恩，又見朝廷屢有變難，謂穎必能康隆晉室，遂委身焉。機傳

按成都王穎推功不居，勞謙下士，穎傳一時爲衆望所歸，效立名揚，史稱其器性敦厚，在武帝諸子中，爲最秀美。機以囹圄之餘，得其全濟，故遂委身也。

《吳志・陸抗傳》註引《機雲別傳》曰：『時朝廷多故，機、雲並自結于成都王穎』云云，則約言之也。

穎以機參大將軍軍事。機本傳

《文選・歎逝賦》註引王隱《晉書》曰：『成都王穎，以機爲司馬，參大將軍軍事。』

以機參大將軍軍事，即參軍也。王隱書以爲軍司馬參軍事，恐不當。又參軍事在何時，史未明言。按《惠紀》、《穎傳》皆言六月甲戌。詔以齊王冏爲大司馬，加九錫；成都王穎爲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録尚書事，加九錫，入朝不趨。則大將軍開府，在本年六月內，辟椽屬亦當在此時或稍後無疑。大將軍屬有參軍、有左右司馬。所謂參軍事者，指此而言。

機文之作于此時，疑尚有《丞相箴》。

《丞相箴》疑亦箴齊王冏作也。冏自以誅倫功，以大司馬加九錫，備物典策，于是輔政。史稱其『大築第館，北取五穀市，南開諸署，毀壞廬舍以百數，使大匠營制，與西宮等，……後房施鐘懸，前庭舞八佾，沉于酒色，不入朝見，坐拜百官，符勅三台，選舉不均，惟寵親昵。……』與機文『捨賢昵讒，則喪爾邦，且偏見則昧，專聽晦疑，耳目之用，亦各有期，……矜己任智，是蔽是欺，德無遠而不復，惡何適而不追，存亡日鑒，成敗代陳，人咸和鏡其貌，而莫能照其身』，藝文類聚卷四十五引與冏行事實相契合。河間王顒上表亦言：『……僭立官屬，幸妻嬖妾，名號比之中宮，沉湎酒色，不恤羣黎，董艾放縱，無所畏忌，中丞按奏而取退免，張偉憹恫，擁停詔旨，葛嶼小竪，維持國命，操弄王爵，貨賂公行，羣姦聚黨，擅斷殺生，密署腹心，實爲貨謀，斥罪忠良，伺闚神器』云云，亦復相同，則《丞相箴》爲冏作無疑。

太安元年　壬戌　二〇二　四十二歲

成都王穎以弟爲清河內史將討齊王，復以爲前鋒都督。雲傳及齊王誅，穎復以機爲平原內史。

按機、雲兄弟出爲王國太守，究在何時，史文不明。然穎大將軍開府在上年六月後，機爲參軍，約當在七八月間，

不得隨即轉外官，則在壬戌後必矣。按，雲之爲清河內史，當在機前。雲《歲暮賦序》云：『永寧二年春，忝寵北郡。其夏又轉大將軍司馬』云云。按，北郡即指清河內史也。永寧二年，十二月改元太安。則雲拜內史，自有明文，而轉大將軍司馬，乃齊王冏既誅後任職。《晉書・雲傳》有『穎將討齊王冏以雲爲前鋒都督』之記載。齊王冏之誅在十二月，則雲自序以『其夏轉大將軍司馬』者，非省言，即有所迴避之言，當據史以補之。至機之爲平原內史，以《謝表》考之，則在誅齊王後。何以言之？表云：『今月九日，魏郡太守遣兼丞張含，齎板詔印綬，假臣爲平原內史』云云，則《謝表》不除『今月』之外，而成都王輔政，在誅齊王冏後，故文稱板詔，文選註，凡王封拜謂之板官。時成都王攝政，故稱板詔云云。按李說是也。此其一。又文中稱被誣事云：『……遭國顛沛，無節可紀，雖蒙曠盪，臣獨何顏，俛首頓膝，憂愧若厲，而橫爲故齊王冏所見枉陷，誣臣與衆人共作禪文，幽執囹圄，當爲誅始』云云。稱齊王冏爲『故』，則其人已死；曰『橫』，則其人在伏誅之後，且即爲成都王穎所誅，不然，得不避間離骨肉之議！遭國顛沛四語，言未立功，語出忠悃，並無掩飾，則被命當在誅齊王後無疑，此其二。總此兩端，則機被命平原，當在太安元年無疑。又雲入爲大將軍司馬，亦在誅齊王後。則兄弟輔翼成都王穎，至見親昵。雲入而機出，故不容兄弟同在外任也。

又齊王既誅，長沙王乂雖在朝廷，事無巨細，皆就鄴諮大將軍穎，穎以孫惠爲參軍，陸雲爲右司馬，則孫惠參軍之職，或即以代機者與？此亦得爲旁證者也。

又誅齊王事，由河間王顒、長沙王乂發之。而穎以衆望所歸，遂致輔政。雖有參與之事，實無定難之功也。由此可見當時朝政之攸歸，及機兄弟出處之關鍵云。

又晉時郡置太守，王國則置內史，行太守事。然名稱率相亂，故雲稱清河內史，而《陸氏・異林》則稱清河太守。機到官，上表謝成都王穎。

表文見《文選》三十七，今集卷九。

機文之可約定爲此時，有《愍思賦》、《思親賦》。

《愍思賦序》有云：『予屢抱孔懷之痛，而奄復喪同生姊，銜恤哀傷，一載之間，而喪制便過』云云。按《士龍集·歲暮賦序》云：『余祇役京邑，載離永久。永寧二年春，忝龍北郡，其夏又轉大將軍右司馬于鄴都。自去故鄉，荏苒六年，惟姑與姊，仍見背棄，銜痛萬里，哀思傷毒』云云。此士龍在右司馬任中作也。去家六載，蓋自從吳王晏南歸後計之，非自入洛初計之也，不然，與永寧二年不合。文中悲仁姑伯姊之凋亡，即序所謂惟姑與姊也。機此文亦云：『覽萬物以澄念，怨伯姊之已遠』，其內容全相合。雲文以《歲暮》爲名，而機文中亦云『歲既去其晼晚，……風入室兮泠泠。』則時令亦相合，疑兄弟同得家報于歲晚之時，而同作也。

《思親賦》見《藝文類聚》卷二十、《初學記》卷十七、今集卷一。文中『兄瓊芳而蕙茂，弟蘭發而玉暉，感瑰姿之晚就，痛慈景之先違』之語。慈景先違，所以追思者也。而所以致其思者，則兄弟瑰姿，皆感于晚就，豈即兄弟皆得知遇，兩爲牧民之守與？不能置此文于兄弟爲太子洗馬時，以年未暮也。亦不能置于趙王倫時，以未歸誠也。然兄弟仕穎，官爵日以崇，則亦可歸之于爲河北大都督時，蓋文後有『天步悠長，人道短矣，異途同歸，無早晚矣。』如此悽厲之詞，蓋于囹圄之悲，尚未能棄懷，故猶得以人道之短爲懼也。故不置于河北都督時而次此。

此時諸王放恣，非封建之義，實亂政之原，因言五等諸侯之義，爲聖王經國之要，而經略不同，則代有變革，長世者必異其術，因爲《五等論》以寄意，當亦此時之作。

《五等論》載《晉書·本傳》，在爲《豪士賦》以諷齊王冏之後，參大將軍參軍之前，大略近之。然文中指斥之語，雖就周、秦、兩漢與三代異同之間而言，其實質語即所以爲規，貶言即所以爲喻。皇祖夷于黔徒，西京痛于東帝，過正之

災，非建侯之累，其言蓋不免于切楚。機意又以爲欲使南面之君，各務其政，九服之內，知有定主，上之子愛于是乎生，下之禮信于是乎結，其所以指導時政者，不亦深切著明之至與？則此篇之作，其在趙、齊既敗之後乎！

太安二年　癸亥　三〇三　四十三歲

八月，河間王顒、成都王穎舉兵討長沙王乂。帝以乂爲大都督，帥軍禦之。惠紀

長沙王乂與穎有隙。穎恃功驕奢，百度弛廢，甚于囧時，猶嫌乂在內，不得逞其欲，欲去之。時皇甫商復爲乂參軍，商兄重爲秦州刺史，李含說顒曰：『商爲乂所任，重終不爲人用，宜早除之，可表遷重爲內職，因其過長安執之。』重知之，露檄上尚書，發隴上兵以討含。顒密使含與侍中馮蕤、中書令下粹謀殺乂。皇甫商以告，乂收含、蕤、粹殺之。驃騎從事琅玡諸葛玖、前司徒長史武邑牽秀皆出奔鄴。顒聞李含等死，即起兵討長沙王乂。大將軍穎因欲與顒共攻乂，慮志、邵續諫皆不聽。八月，顒、穎共表乂論功不平，與右僕射羊玄之、左將軍皇甫商專擅朝政，殺害忠良，請誅玄之、商，遣乂還國。參穎顒諸傳及通鑑卷八十五

顒以張方爲都督，將精兵七萬自函谷東趨洛陽。顒傳

穎引兵屯朝歌，以機爲前將軍前鋒都督。機傳作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此從通鑑。督北中郎將王粹、冠軍將軍牽秀、中護軍石超等軍二十餘萬，南向洛陽。御覽七百六十七。晉起居註曰：成都王使陸機督三十七萬衆，圍洛陽四旬。軍數不同。機以三世爲將，道家所忌，又羈旅入宦，頓居羣士之右，而王粹、牽秀等，皆有怨心，固辭都督，穎不許。機鄉人孫惠亦勸機讓都督于粹，機曰：『將謂原作爲，當是謂誤。吾爲首鼠避賊，適所以速禍也。』遂行。穎傳，機傳。弟雲爲〈南征賦〉以美之。惠勸語，見〈晉書〉七十一〈惠傳〉機『首鼠』云云見〈吳志・孫賁傳〉引〈惠別傳〉

按機之于穎，雖有再生之德，然其所求不過欲『苟削丹書，得夷平民，則塵洗天波，謗絶衆口謝平原內史表而已』，實無陵加羣士之圖，則受職督師，不敢首鼠，所以避禍而已，豈意仍不免于禍。仕于亂朝不得保身，是以士君子聞而悲之，故詳著其迹，以明其志。

雲所爲《南征賦》見集卷一，《吳志・陸抗傳》註引《機雲別傳》云：『成都王穎與長沙王搆隙，遂舉兵攻洛，以機行後將軍，督王粹、牽秀等諸軍二十萬，士龍著《南征賦》以美之』，即此賦也。其序云：『太安二年秋八月，奸臣羊玄之、皇甫商，敢行稱亂，逼乘輿，天子蒙塵于外。自秋徂冬，大將軍敷命羣后，同恤社稷，乃身統三軍，以謀國難。自義聲所及，四海之內，朔漠之表，蒸徒羸糧而請奮，胡馬擬塞而思徵，四方之會，衆以百萬，軍旅之盛，威靈之著，自古已來，未之有也。粵十月，軍次于朝歌，講武治戎，以觀兵于殷墟，于是美義徵之舉，壯師徒之盛，乃作《南征賦》以揚匡霸之勳云爾。』

機軍次洛，有牋與成都王穎，以申己志。

至洛《與成都王牋》，見《藝文類聚》五十九，中亦以羊玄之、皇甫商撓亂朝政，至令天子飄颻，與雲《南徵賦》義旨相同，有『董督諸軍，唯力是視』之語。

長沙王乂，奉天子與機戰于鹿苑，機軍大敗，將軍賈稜死之，機本傳遂爲忌者怨家所構。

《惠帝紀》：『太安二年十月，破陸機于建春門，斬其大將賈崇。』《水經・穀水註》：『昔陸機爲成都王穎入洛，敗北而返。』又引《晉略》曰：『成都王穎使吳人陸機爲前鋒都督伐京師，輕進爲洛軍所乘，大敗于鹿苑，人相蹲死于塹中及七里澗，澗爲之滿。』

機本傳云：『機行，穎謂機曰：「若功成事定，當爵爲郡公，位以台司，將軍勉之矣。」機曰：「昔齊桓任夷吾以建

九合之功，燕惠疑樂毅以失垂成之業，今日之事，在公不在機也。」穎左史長盧志心害機寵，言于穎曰：「陸機自比管、樂，擬君闇主。自古命將遣師，未有臣陵其君而可以濟事者也。」穎默然。』又云：『初宦人孟玖弟超，並爲穎所嬖寵超領萬人，爲小都督，未戰，縱兵大掠，機録其主者，陸抗傳引機雲別傳曰：『玖弟超亦領衆配機，不奉軍令，機繩之以法』云云。超將鐵騎百餘人，直入機麾下奪之，顧謂機曰：「貉奴，能作督不？」機司馬孫拯勸機殺之，機不能用。超宣言于衆曰：「陸機將反。」又還書與玖，言機持兩端，軍不速決。及戰，超不受機節度，輕兵獨進而没，玖疑機殺之，遂譖機于穎，言其有異志。將軍王闡、郝昌、公師藩等，皆玖所用，與牽秀共證之，穎大怒』云云。

又按，《長沙王傳》有《與成都王牋》，勸成都息兵，其中有云：『卿所遣陸機，不樂受卿節鉞，將其所領，思通國家，想來逆者當前行一尺，却行一丈』云云。則敵對方之讒言虚構，當亦使穎致疑之一因。穎亦曾有書復長沙，書亦及此事云：『前遣陸機董督節鉞，雖黄橋之退，而温南收勝，一彼一此，未足增慶也』云云。于乂所言『思通國家』之言，毫未分辯，則長沙之言或且爲孟、盧之借口，當亦促穎殺機之一有力證件，故附之于此。

穎大怒，使牽秀密收機，遂遇害，夷三族。機本傳臨刑與成都牋，詞甚悽惻。弟雲亦遇害。

《成都王穎傳》：『穎與顒伐京師，以平原內史陸機爲前鋒都督前將軍假節，爲孟玖所譖，穎收機斬之，夷其三族。』

《世説》：『陸平原河橋之敗，爲盧志所譖被誅，臨刑歎曰：「欲聞華亭鶴唳，可得聞乎！」』

《晉書·五行志》：『太安二年，成都王穎使陸機率衆向京師，擊長沙王乂，及軍始行而牙竿折，俄而戰敗，機被誅。』

機本傳：『穎大怒，使牽秀密收機。……天明，秀兵至，機釋戎服，著白帢，世説尤悔篇註引機別傳作機解戎服著衣

幘。與秀相見，神色自若，尤悔篇引機別傳神色作容貌。謂秀曰：「自吳朝傾復，吾兄弟宗族，蒙國重恩，入侍帷幄，出剖符竹，成都命吾以重任，辭不獲已，今日受誅，豈非命也？」因與穎箋，詞甚悽惻。按此牋今已不傳，無由驗之。既而歎曰：「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

鶴唳之說，復有異聞。《世說・尤悔》註引《語林》曰：『機爲河北都督，聞警角之聲，謂孫拯曰：聞此不如華亭鶴唳。故臨刑而有此嘆。』《北堂書鈔》一百二十一引《語林》作『陸士衡作河北都督，已被間搆，內懷憂懣，聞衆軍警角鼓吹，小史引此句無衆軍警角四字。謂其司馬孫掾御覽三百三十八小史世說并引作拯，是也。曰：「我今聞此，不如華亭鶴鳴也。」』類聚六十八裴子語林，小史亦引此說，有節刪。又敦煌殘卷《修文殿御覽》（從羅氏說）引《晉八王故事》曰：『陸機爲成都王所誅，顧左右而歎曰：「今日欲聞華亭鶴唳，不可復得。」華亭，由拳縣郊外野也，有清泉茂林，吳平後，機兄弟素游于此，十有餘年。』

《世說》註引《陸機別傳》曰：『成都王長史盧志，與機弟雲趣舍不同，又黃門孟玖，求爲邯鄲令于穎，穎教付雲，雲時爲左司馬，曰：「刑餘之人，不可以君民。」玖聞此怨雲，與志譖搆日至。及機于七里澗大敗，玖誣機謀反所致，穎乃使牽秀斬機。先是，夕夢黑幔繞車，手決不開，惡之。明旦，秀兵奄至。機解戎服，著衣幘，見秀，容貌自若，遂見害，時年四十三，軍士莫不流涕。是日天地霧合，大風折木，平地尺雪。』

《陸雲傳》：『穎晚節政衰，雲屢以正言忤旨。孟玖欲用其父爲邯鄲令，左長史盧志等並阿意從之，而雲固執不許，曰：「此縣皆公府掾資，豈有黃門父居之邪。」玖深忿怨。』《雲別傳》作孟玖自求，與此異。又《吳志陸抗傳》引《機雲別傳》曰：『宦人孟玖，穎所嬖幸，乘寵豫權，雲數言其短，穎不能納，玖又從而毀之。』

機兄弟既江南之秀，亦著名諸夏，並以無罪夷滅，士卒痛之，莫不流涕，天下咸傷之。吳志陸抗傳引機雲

別傳，又機傳。

按機、雲兄弟共事穎，而其被譖，皆由盧志、孟玖。然機以河橋之敗，事出有因，故當時無人敢爲理之者。而雲以氣類連坐，爲尤可惜，故當時救之者不乏其人，茲略采入録，亦以見其不容于姦邪之實。

《雲傳》云：『機之敗也，并收雲。穎官屬江統、蔡克、棗嵩等上疏曰：「統等聞人主聖明，臣下盡規，苟有所懷，不敢不獻。昨聞教，以陸機後失軍期，師徒敗績，以法加刑，莫不謂當，誠足以肅齊三軍，威示遠近，所謂一人受戮，天下知誠者也。且聞重教，以機圖爲反逆，應加族誅，未知本末者，莫不疑惑。夫爵人于朝，與衆共之，刑人于市，以衆棄之。惟刑之恤，古人所慎。今明公興舉義兵，以除國難，四海同心，雲合響應，罪人之命，懸于漏刻，泰平之期，不旦則夕矣。機兄弟並蒙拔擢，俱受重任，不當背罔極之恩，而向垂亡之寇，去泰山之安，而赴累卵之危也。直以機計慮淺近，不能董攝衆帥，致果殺敵，進退之間，事有疑似，故令聖鑒未察其實耳。刑誅事大，機有反逆之徵，宜令王粹、牽秀檢校其事，令事驗顯然，暴之萬姓，然後加雲等之誅，未足爲晚。今此舉措，實爲太重，得則足令天下情服，失則必使四方心離，不可不令審諦，不可不令詳慎。統等區區，非爲陸雲請一身之命，實慮此舉有得失之機，敢竭愚戇，以備誹謗。」穎不納。統等重請，穎遲迴者三日，盧志又曰：「昔趙王殺中護軍趙浚，赦其子驤，驤詣明公而擊趙，即前事也。」蔡克入，至穎前，叩頭流血曰：「雲爲孟玖所怨，遠近莫不聞，今果見殺，罪無彰驗，將令羣心疑惑，竊爲明公惜之。」僚屬隨克者數十人，流涕固請，穎惻然有宥雲色。孟玖扶穎入，催令殺雲，時年四十二，有二女。門生故吏，迎喪葬清河，修墓立碑，四時祠祭。』

而孫拯師生，爲之殺身取義，爲最烈云。機傳附孫拯傳

機既爲孟玖所誣，收拯，掠死獄中，拯門生費慈宰意亦從死，皆見拯本傳。

《晉書校文》三曰：『《吳志・孫桓傳》註引《吳書》及《文士傳》拯皆作丞，《通鑑考異》引晉《春秋》則作承，《文館詞林》百五十六載有《孫承贈陸機詩》，及機答詩，當即一人。三字形聲都近，不知孰誤。』按，《吳志》六《孫桓傳》裴註引《吳書》：『鎮南將軍愼子丞，字顯世。』又引《文士傳》：『丞好學，有文章，永安中陸機爲成都王穎大都督，請丞爲司馬，與機俱遇害』云云，拯亦作丞。

又《御覽》三百七十二《陸機別傳》曰：『孟玖欺成都王穎曰：「陸機司馬孫拯備知機情，可考驗也。」穎于是收拯父子五人，考掠備加，踝骨皆脫出，終不誣機。』又四百二十引《三十國春秋》曰：『初機之專徵，請孫承爲後軍司馬，至是收承，下獄，考捶數百，兩髁骨見，終言機冤。吏知承義烈，謂承曰：「二陸之痛，誰不知枉，君何不愛身？」承仰天曰：「陸君兄弟，今之奇士，有顧于吾，吾危不能濟，死復相誣，非吾徒也。」乃夷三族。承門人費慈自詣穎，明承之冤。承喻之曰：「吾唯不負二陸，死自吾分，卿何爲爾邪？」慈曰：「僕又安負君而生乎！」固明承冤，玖又疾之，亦並見害。』又四百三十八張騭《文士傳》曰：『收承付刺奸獄考掠千餘，兩髁骨見，終不自誣。獄吏作承服辭謀反狀，成都乃下令夷三族』云云。

機二子蔚、夏，亦同被害。機本傳 友人紀瞻卹其家。瞻傳

按《魏志・鍾繇傳》註引《陸氏異林》曰：『叔父清河太守說如此。』文廷式《補晉書藝文志》云：『清河太守，陸雲也。』雲從子是否即機二子之一，爲蔚爲夏，更不可知矣。

《晉書・紀瞻傳》：『少與陸機兄弟親善，及機被誅，瞻卹其家周至。及嫁機女，資送同于所生。』

後成都王穎從事中郎王澄，發孟玖私姦，勸穎殺玖，穎乃誅之，士庶莫不稱善。王澄傳

雲弟耽與雲同時被害。

《雲本傳》云：『雲弟耽爲平東祭酒，亦有清譽，與雲同遇害。』惜者雖多，而友人孫惠論之最切。

《晉書・孫惠傳》：『父祖并仕吳，成都王穎薦惠爲大將軍參軍，領奮威將軍、白沙都督。穎將征長沙王乂，以機爲前鋒都督，惠與機同鄉里，憂其致禍，勸機讓都督于王粹。及機兄弟被戮，惠甚傷之。』三國志孫賁傳裴註引孫惠別傳略同。

《陸雲傳》：『大將軍參軍孫惠，與淮南內史朱誕書曰：「馬援擇君，凡人所聞。」（依《三國志註》補）不意三陸相攜闇朝，一旦湮滅，道業淪喪，痛酷之深，荼毒難言，國喪儁望，悲豈一人。』

按《機雲別傳》曰：『馬援擇君，凡人所聞。不意三陸相攜暴朝，殺身傷名，可爲悼歎。』較本傳所載孫惠之語上下文多四句。

乃東海王越討穎，移檄天下，乃以機、雲兄弟枉害罪狀穎云。雲傳

機入洛後所爲詩文，時年可定者，既已編年。不能確知年時者，删要説之如次：

《猛虎行》　前言『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中言『人生誠未易，曷云開此衿』，末言『眷我耿介懷，俯仰愧古今』，蓋被誣後自悔之作也。

《苦寒行》『北遊幽朔城，涼野多嶮難』，『離思固已久，瘖瘂莫與言』，在洛見亂景而思南土之作也。

《門有車馬客行》『撫膺攜客泣，淹淚敍温涼，借問邦族間，惻愴論存亡，親友多零落，舊齒皆凋喪。』在洛久聞故鄉消息之作也。

《君子有所思行》　敍京邑之盛，結以『勿以肉食資，取笑葵與藿。』初入洛時作也。

《齊謳行》　敍齊地形勢廢興也。平原內史時作也。

《日出東南隅行》　寫京洛婦女之盛也。

《長安有狹邪行》　寫京洛之狹邪也。應爲初入洛時作也。

《倢伃怨》　被誣入囚後作也。

《長歌行》　『容華夙夜零，體澤坐自捐』，『但恨功名薄，竹帛無所宜』，在太子舍人任前之作也。

《吳趨行》　初入洛時見輕中原，乃爲此以自況也。

《塘上行》　自傷暮景也。疑去太子舍人時作。

《悲哉行》　思鄉也。入洛不久之作。

《短歌行》　傷逝及時行樂，初入洛時作也。

《悲哉行》　傷春思鄉也。

《梁甫吟》　『哀吟梁甫巔，慷慨獨撫膺』，疑趙王倫亂前後之作。《挽歌》、《駕言出北闕行》、《猛虎行》、《君子行》當亦同時。

《董逃行》　『感時悼逝傷心，日月相追周旋，萬里倏忽幾年。』

《順東西門行》　傷逝行樂。

《太山吟》、《櫂歌行》　即事爲篇。《太山吟》與《梁父吟》同。《櫂歌》則初入洛時作也。

《東武行吟》　『高步長生闈。』按，此詩不類機作。

《飲酒樂》、《東武行吟》、《春咏》、《遨遊出西城》　即詠題旨，初入洛時作也。

其有不能確指爲何時，且不能擬在入洛前後者，有如次各文：

《感時賦》、《瓜賦》、《幽人賦》、《列仙賦》、《凌霄賦》、《大暮賦》、《感丘賦》、《應嘉賦》、《浮雲賦》、《白雲賦》、《鼓賦》、《贈顧交趾公貞》、《贈從兄車騎》、《贈紀士》、《爲陸思遠婦作》、《爲周夫人贈車騎》、《于承明作與士龍》、《前緩聲歌》、《日出東南隅》、《孔子贊》、《王子喬贊》、《演連珠五十》、《晉處士參軍妻王氏誄》諸文。暫從缺略，以俟達者。

陸機著述考

《晉紀》四卷　《隋書・經籍志》紀類：『《晉紀》四卷，陸機撰。』《舊唐書・經籍志》：『《晉帝紀》四卷。』（新書同）《通志・藝文略》同，陸機撰。按《文心雕龍・史傳篇》：『晉代之書，陸機肇始而未備。』所謂未備者，未備有晉一代之書也。《史通・內篇》曰：『陸機《晉紀》，列紀三祖，直敘其事，竟不編年。年既不編，何紀之有？』又《外篇》曰：『晉史，洛京時著作郎陸機始撰《三祖紀》。』則《晉紀》實即《三祖紀》也，故劉彥和以爲未備。《初學記・文部》引陸機《晉書限斷議》曰：『三祖實終爲臣，故書爲臣之事，不可不如傳，此實録之謂也。而名同帝王，故自帝王之籍，不可不稱紀，則追王之義。』則陸書實宜名《三祖紀》也。惟當時撰《晉紀》者，實不一人，其可考者如干令升、曹嘉之、鄧粲、王韶之、徐廣、裴松之、劉謙之，皆見《隋書・經籍志》。蓋當時著者多人，皆略舉數帝，而非全載（如機書只三祖，干書自宣帝迄于愍帝，鄧書只元、明紀，韶之書只安帝訖義熙九年，皆其證），故一以《晉紀》爲稱。此貞觀修書詔書所謂『干、陸、曹、鄧，略記帝王者』也。機以高才，爲世所重，肇始未備，創此稱名，爲一代所宗，故通稱則曰《晉紀》，專號宜曰《三祖紀》云。其書已亡。今可考者，如《太平御覽・職官部》、《人事部》、《兵部》、《藝文類聚・軍器部》、《靈異部》，《北堂書鈔・武功部》並引《武紀》曰：『王濬在巴郡，夢懸四刀于壁上，問主簿李毅，毅

賀曰：「三刀爲州，而見四爲益，明府其臨益州乎？」後果爲益州刺史。』《初學記・帝王部》云：『文帝勢崇乎三分，而身終乎北面，雖曰未暇，王業固已固矣。』四語乃《文帝紀》論。又二十一《文部》引《晉書限斷議》『三祖實終爲臣』云云一段，見上。

《洛陽記》一卷　《隋書・經籍志》：『《洛陽記》一卷，陸機撰。』按《唐志》作陸璣撰，字誤也。《通志・藝文略》亦作一卷。章宗源云：『《水經・穀水註》：「九江直作圓水，水中作圓壇三，破之，夾水得相逕通。」《文選・閒居賦》註：「洛陽三市：大市、馬市、縣市。」《後漢書光武紀》註：「太學在開陽門外，講堂長十丈，廣三丈。」《藝文類聚・居處部》：「洛陽城，周公所制，東西十里，南北十三里。」《太平御覽・居處部》「洛陽南宮有承風觀，北宮有曾喜觀，城外有宣陽、千秋、鴻地等觀。」《寰宇記》：「河南道宮牆西有二銅井。」并引陸機《洛陽記》。』又按，《晉書・禮志》下：『晉中朝公卿以下，至于庶人，皆禊洛水之側。趙王倫篡位三日，會天泉池，誅張林。懷帝亦會天泉池賦詩。陸機云：「天泉池南石溝，引御溝水。池西積石爲禊堂，本水流杯飲酒」』云云，當亦出機《洛陽記》。

《要覽》　《隋志》不著録。《舊唐書・經籍志》丙部：『《要覽》三卷，陸士衡撰。』《新唐書》、《通志・藝文略》同。序曰：『直省之暇，乃集要術三篇。上曰《連璧》，集其嘉名，取其連類。中曰《述聞》，實述余之所聞。下曰《析名》，乃搜同辨異。』此書已不傳。（《玉函山房》有輯本。）序義亦不甚明。《兩唐志》入之子家，在梁元帝《金樓子》、朱澹遠《語麗》、沈約《袖中記》、崔豹《古今註》、張華《雜志》之間，當亦有助于博涉之書矣。

《晉惠帝百官名》三卷　見《舊新》兩《經籍志》著録，陸機撰。《隋志》不著録。《通志・藝文略》二卷，

陸機撰。按晉職官之書，見于《唐志》者，尚有《晉武帝百官名》，見《魏志・臧霸傳》註引；晉武帝《太始官名》，《太平御覽・職官部》引；晉懷帝《永嘉官名》，見《太平御覽・職官部》引；《元康百官名》，見《通典・職官名》及《唐六典》引；明帝《東宮寮屬名》，《世說・雅量篇》註引；《晉百官名》，《魏志・蘇則傳》、《任城王彰傳》、《鍾會傳》等註引。機事惠帝，爲著作郎，屬祕閣，必有《惠帝百官》必矣，今佚。

集若干卷 《隋志》集部：『晉平原內史《陸機集》十四卷。』註：『梁四十七卷，録一卷，亡。』《舊唐書・經籍志》：『《陸機集》十五卷。』《新唐書》同。《宋史・藝文志》：『《陸機集》十卷。』《通志・藝文略》：『平原內史《陸機集》四十七卷。』當本之于梁。

《吳章》二卷 《隋志・字書類》：『《吳章》二卷，陸機撰。』《新唐書・藝文志》：『《吳章篇》一卷。』未題撰人。《通志略》：『《吳章》二卷，陸機撰。』

《吳書》 《陸雲集・與兄平原書》云：『誨欲定《吳書》，雲昔嘗以商之兄，此真不朽事。恐不與十分好書，同是出千載事，兄作必自與昔人相去。……陳壽《吳書》，有魏《賜九錫文》及《分天下文》，《吳書》不載。又有嚴、陸諸君《傳》，今當寫送。』……又書：『雲再拜，《吳書》是大業，既可垂不朽。且非兄述，此一國事遂亦失。兄諸列人，皆是名士，不知姚公足爲作傳不？可著《儒林》中耳不？大識唐子正事，愚謂常侍便可連于尚書傳下，書難自定。』依兩書觀之，則機作《吳書》，雲且與商量體例，增益事蹟矣。此書之作，恐意仍在表彰先德。按雲與平原別書有云：『頃作頌及吳事，有愴然，且公傳未成，諸人所作，多不盡理。兄作之，公私並敍，且又非常業。從雲兄來作之，今略已成，甚復可借，事少功夫亦易耳，猶可得五十卷』云。此書有兩要義：一則公傳未成，促機爲之。公傳當指遜、抗諸傳。『公私并敍』云云，則其爲先德

而定《吴書》，大義顯然，此其一。又云『公私并敘，又非常業』，與上引第一書語義全類，當確指《吴書》言。『猶可得五十卷』云云，非撰一國之史，何由如許卷帙？以機生平思理意氣審之，集諸家《吴書》而定之，一以表彰先德，一以明吴興亡之故，與《辯亡》二篇之旨，全能吻合。則機此書必且行世。按裴松之《三國志・吴志》所採《吴書》共七十餘條，余已別輯録出，兹不贅。《世説》、《文選註》諸書，亦偶有引録者，當輯爲一類。

《連珠》一卷　《隋志》集部：『梁武帝《制旨連珠》十卷。』註：『陸緬註。梁有《設論連珠》十卷，謝靈運撰。《連珠集》五集，陳證撰。《連珠》十五卷。又《連珠》一卷，陸機撰，何承天《註》。』《舊唐書・經籍志》：『《連珠集》五卷，陸機撰。』《新唐書・藝文志》有『《連珠集》五卷』，不題撰人姓氏。按今《文選》卷五十五載機《演連珠》五十首，疑即隋、唐以來之所謂一卷、五卷、十卷書也。歷朝分卷有多寡，而其文實兄只五十首。《隋志》何承天註機文，而《文選》作劉孝標註。按，孝標註《機》文至多，而何承天不見他註，則《隋志》或有所誤歟？

按陸氏撰著，略如上陳。裴註《三國志》引魏晉諸賢著作殆遍，其機作見于裴引者，如《諸葛亮傳》、《裴潛傳》引陸機《晉惠帝起居註》，《魏志・文帝紀》引《大暮賦》，《吴志・陸遜傳》引《陸氏世譜》，又引陸機作陸遜銘，疑是吴書中文。又引陸氏祠堂傳像贊，則非機作矣。《顧譚傳》引陸機《顧譚傳》等，則所遺至多。

陸機書法

南朝梁庾肩吾《書品》分上、中、下三品，中之下列張昭、陸機、朱誕等十人，而論之曰：『陸機以弘才掩迹，朱誕以偏藝流聲。』謂機文名至高，掩其書法之迹也。

王僧虔《書論》：『陸機書，吳士書也，無以較其多少。』

唐李嗣真《書後》列入下上品，曰：『陸平原、李夫人尤帶古風。』

《宣和書譜》：『機能章草，以才長見掩耳。』

平復帖附望想帖

《平復》、《望想》二帖，爲機書之僅傳者。《平復》爲章草，與鄉人皇象、張昭書類。《望想》爲行書，論者極少。《平復》最爲名高，茲影印原帖如卷首，復輯録歷代各家説如次，以佐觀省。

宣和御府藏草書類有陸機章草《平復帖》，行書有《望想帖》。此記録二帖較早之材料

《宣和書譜》：『陸機《平復帖》，作于晉武帝初年。前右軍《蘭亭燕集敘》大約百有餘歲。今世張、鍾

書法，都非兩賢真蹟，則此帖當屬最古也。』

米芾《書史》：『晉賢十四帖，第一帖張華真楷，次王濬，次王戎，次陸機，有唐宋賞鑑家印。』按此言陸機書，不言是何帖，疑亦平復也。

韓宗伯存良家藏《南陽書法表》（潔溪茅維序）分正書、行押、草聖、石刻、法書五類。草聖類以陸機《平復帖》爲第一，下有夾註云：『宋宣和小璽，元張斯立等同觀。』據式古堂書畫彙考引

又《式古堂書畫彙考·書考》卷之四有陸士衡小柬，下註云：『墨色有緑意，紙亦百雜碎矣。書畫舫此句作紙亦不雜，無碎矣二字。其至乃得索靖筆，始知閣帖刻陸雲書，亦後人爲之，陸更古也。』此見陳繼儒妮古録

又《式古堂書·畫彙考》卷六，陸機《平復帖》云：『《書畫舫》云：韓存良太史家陸士衡《平復帖》，計九行，墨色有緑意，紙亦不雜碎。其前有宋徽宗泥金標題。雲間陳仲醇謂其書極似索靖筆法。始知閣帖所刻陸雲書，亦後人爲之。陸更古也。』

按《廣川書跋》云：……『淳化中，詔以祕閣所藏書入石，又以翰林待詔王著摹字，求其書法之外，各有異處，殆不可得。至于行筆利鈍，結字疏密，時可見之。然決磔鉤剔，更無前人意，皆著之書也。其後得祕閣墨書，校其字畫，皆硬黄模書，至有墨色湮落，或以重筆添畫。當著奉詔時，其所摹搨，皆略放大其體，而私以筆畫成之，宜其用筆略無古人遺意，不足異也。……今人不知其故，憑石本便評定書畫，至放言立論，更無疑處。』……按此論閣帖不足依憑，録之以解上段結尾兩語之疑。

明張丑《清河書畫舫》：『晉陸機《平復帖》手跡　玄宰書。下有「墨香亭」長形印，「韓逢禧印」「韓世能印」「韓逢禧書畫印」三正方形章。又泥金題「晉陸機《平復帖》」按此六字係徽宗泥金書。下鈐雙龍圓璽。

下題：「平原內史吳郡陸機士衡書。」墨字有「宣和」「政和」「逢禧」三章。本書九行，八十四字。後有殷浩之印。董題曰：「右平原真跡，有徽宗標字，及宣政小璽。蓋右軍以前，元帝以後，唯存此數行，爲希代之寶。丁在題籤在辛卯春，萬曆十九年時爲庶吉士，韓宗伯方爲館師，故時時得觀名蹟，品第甲乙，以此爲最，惜世無善摹者。予刻《戲鴻堂帖》，不復能收之耳。甲辰萬曆三十二年嘉平月朔董其昌題。」下承以陳繹題云：「晉陸士衡《平復帖》，章草奇古。吳興陳繹曾獲覽。」《李本寧集》中《答范生》一詩，細述士衡《平復帖》顛末甚詳，其爲雅士推重若此。」

李維楨《答范生》：「范生詩畫皆妙手，落魄吳門行寡偶，杖頭不辦百文錢，典衣取醉金陵酒。金陵朝貴五雲居，轉日迴天力有餘。游客但攜蒯緱劍，一歌得魚再得車。咄爾范生何骯髒，貴人不肯通名狀。天地豈私貧爾哉，爾筆原非食肉相。昨朝同爾過韓郎，陸機墨蹟錦裝潢，草草八行半漫滅，當道千金非所屑。顧謂范生休自輕，古人生無一日歡，死存萬世名，爾詩爾畫知名如士衡，來生受者即今生。」

董元宰云：「吾松書自陸機、陸雲創于右軍之前，以後遂不復繼響，當爲晉初開山第一祖，誠然誠然。」

「《平復帖》最奇古，與索幼安《出師頌》齊名，惜剝蝕太甚，不入俗子眼，然筆法圓渾，正如太羹元酒，斷非中古人所能下手。昔賢稱羲、獻爲變體書，良是。或云《平復》乃張芝書，豈此紙出蔡倫手邪？」

又張丑《米巷詩》：「士衡《平復》書淳古，小字曹娥清勁宗。作合無緣成兩地，空慚真晉鬱心胸。」又《銘心籍》第二首云：「《平復》從來屬伯英，伯英書平復帖，見宣和書譜。陸機題品豈真評。蔡倫網紙留殘墨，章草天成大主盟。」

徐康《前塵夢影録》云：『平原《平復帖》墨蹟，向在真定梁太保家，蕉林相公按即梁清標刻《秋碧堂帖》，用以壓卷。至乾隆朝，梁氏子孫進獻于朝，因御刻《三希堂帖》首卷王廙、王珣皆東晉後葉也。真蹟後賜成邸，按即成親王。因築詒晉齋以藏之。道光初，薩湘林都督爲成邸婿，曾細心雙鉤一本，適祁文端公按即祁嵩藻，亦善書。任江南學使，薩付此雙鉤本，囑其覓良工精刻。學使轉托李申耆山長董刻，石存澄江節署，以較梁刻，奚翅天壤。蓋平原真蹟，全用禿筆，純是枯鋒，新刻光潤，全失其真。《秋碧堂帖》共八册，世間尚有，可復按也。』

吴榮光《辛丑銷夏記》凡例：『余宦游四十三載，所見名蹟甚多，以詒晉齋所藏陸士衡《平復帖》爲最，惜過眼匆匆，未及備録。』

按李兆洛《跋陸士衡平復帖》云：『謹按，此帖刻于《三希堂法帖》中，而天府之儲，海内不得共見。梁清標刻《秋碧堂帖》亦列之，云得諸董氏摹本。今賜帖中，亦存董其昌跋是也。而秋碧堂鈎勒不謹，殊無足觀。春浦先生此刻，從董氏摹本傳摹，可謂備得神理。自此海内得觀晉賢真蹟，繇、鵠之後，羲、獻之前，卓然有此奇詣，真藝林之幸哉。』按此則可與夢影録一則合觀。

則《平復》入刻，始于清世，蓋終始未能得其真也。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文匯報》載張伯駒《我所收藏的中國古代書法》一文，中記陸機《平復帖》云：『西晉陸機《平復帖》，紙本，共八十四字，宋徽宗月白絹金字標簽，鈐雙龍圓璽。前後鈐「宣和」「政和」諸璽。後下角有張丑之印。《清河書畫舫》載後下角有東晉殷浩印，現張丑印上端，尚有影迹。後隔水董其昌行楷跋語。此帖的流傳，見宋徽宗《宣和書譜》。元至元年，張斯立、楊青堂、郭天錫、馬晌有觀

款，後被古董商截去，配在勘馬圖之後。明萬曆時，藏宗伯韓世能家。清梁清標刻入《碧秋堂帖》。又經安儀周藏，載入《墨緣彙觀》。後此帖爲清憲皇后雍正之后奩資，陳列于壽康宮。見詒晉齋帖後記未經乾隆鑑賞，故未刻入《三希堂法帖》。憲皇后臨終以前，遺命賜成親王，故名詒晉齋，又傳恭親王爲秘晉齋。恭親王没後，傳溥心畬，與唐韓幹《照夜白圖》，並爲重器。《照夜白圖》被心畬售于滬商某，轉售英國。我誠恐此帖再流于國外，挽廠商商于心畬求讓，因索價昂，未成。廬溝橋事變當年的冬天，心畬遭母喪，需款甚急，由傅沅叔先生爲力，讓售于我。此世傳晉代唯一法書，始得以保存不出國境。按《墨緣彙觀》謂此帖用筆猶存篆法，蓋是由隸變草時的字體，與西北發現的漢晉木簡字體相同。《宣和書譜》謂此帖作于晉武帝初年，早于王羲之的《蘭亭序》百餘年，是爲中國名賢墨蹟最古的法書。』

按此帖近藏張氏，歷史至爲明白。現已由張氏捐獻國家。此文爲《平復帖》最近記載。大體仍存《清河書畫舫》時舊觀。故文雖小有可商，亦記載之當删要者，故一字不易，録之如此。本書前頁所附銅版圖，即張氏所獻于國家者。

西晉陸機平復帖流傳考略

王世襄

在故宮博物院歷代書法展覽中，曾陳列在最前面的西晉陸機寫的《平復帖》，是一件在歷史上和藝術上有極端重要價值的國寶。我國的書法墨迹，除了發掘出土的戰國竹簡、繪書和漢代的木簡等以外，歷代在世上流傳的，而且是出于有名書家之手的，要以陸機的《平復帖》爲最早。今天，上距陸機（公元二六一—三〇三）逝世的時候已有一千六百五十多年。董其昌曾説過，『右軍（王羲之）以前，元常（鍾繇）以後，唯存此數行爲希代寶』（《平復帖跋》）。實際上在清代弘曆（乾隆）所刻的《三希堂法帖》中位居首席的鍾繇《荐季直表》並不是真迹。明代鑒賞家詹景鳳早就有『後人贋寫』的論斷。何況此卷自從在裴景福處被人盜去後，已經毀壞，無從得見。在傳世的法書中，實在再也找不出比《平復帖》更早的了。

《平復帖》既是如此之重要，這篇短稿想簡略地談一談它的傳世經過。千百年來的史料不僅有力地證明了它是一件『流傳有緒』的墨寶，同時還可以從這裏認識到前人對于古代的名家法書是怎樣珍惜重視的。

這件書法的流傳，最早可以上溯到唐代的末年。據宋米芾的《書史》和明張丑的《真晉齋記》，《平復帖》是所謂『晉賢十四帖』中的一件，它原來與謝安《慰問帖》同軸，上面有唐末鑒賞家殷浩的印記。這方

收藏印蓋在帖本身字迹的後面，靠近邊緣，長方形，朱文，顏色雖極暗淡，但『殷』字上半邊，『浩』字的右半尚隱約可辨。此外據說卷中還有王溥等人的印，現在未能找到，可能是因爲蓋在《慰問帖》或其他帖上的原故。

米芾在他的《寶章待訪録》中，將『晉賢十四帖』列入目睹部分，而在他著書的時候（公元一〇八六年），帖藏駙馬都尉李瑋家。李瑋是從那裏將十四帖買到手中的呢？《書史》記載他自侍中王貽永家購得。王貽永的祖父就是王溥，所以難怪帖上有王溥的印了。

説起王溥子孫及李瑋，都是歷史上相當有名的人物。王溥字齊物，就是《唐會要》及《五代會要》的作者，在後漢、後周及宋歷任顯要職位。《宋史》稱其好聚書，至萬餘卷，並多藏法書名畫，原來是五代末宋初的一位大收藏家。王貽永字季長，是王貽正之子，原名克明，因娶宋太宗女鄭國長公主而改名貽永，使他與父叔輩同排行，咸平中（約公元一〇〇〇年）授右衞將軍駙馬都尉。他在當時防治水患的工程中有過一定的成績。李瑋字公炤，娶仁宗兗國公主，在輩份上要比王貽永小兩輩。他是一位書畫家，善水墨竹石，又能章草飛白，因此他對古人的書法是特別愛好的。

從上述的線索中，我們可以概略地知道《平復帖》自唐末殷浩的手中流出後，到了王溥家，在王家保存了三代，被李瑋買了去。

李瑋與宋代的帝室既有親戚的關係，他逝世又在哲宗之時（《宋史》列傳：『李瑋卒，哲宗臨奠哭之。』），所以繼哲宗即位的，對書法名畫愛之入骨，刻意搜求的宋徽宗（趙佶），自然會注意到李瑋的收藏。《平復帖》大約就在這個時候進入了宋御府。在宣和二年（公元一一二〇）成書的《宣和書譜》（從余紹宋

先生説）卷十四中著録了《平復帖》。趙佶除了在月白色的絹簽上用泥金題了『晉陸機《平復帖》』瘦金書六個字（絹簽現貼在前隔水的黄絹上）外，還在卷中蓋了『雙龍』『政和』『宣和』等璽。

《平復帖》在什麽時候從宋御府中流出，確實年代未能考出，但知道元代初年，它在民間。吴其貞《書畫記》著録的很清楚，濟南張斯立，東鄆楊肯（一）堂曾于至元乙酉（公元一二八五）三月已亥在《平復帖》後題寫觀款，此外還有雲間郭天錫、滎陽馬昫的觀款。至于他們題觀款時，《平復帖》的主人是誰，尚待查考。

明代萬曆年間，《平復帖》到了長洲韓世能的手中。世能字存良，隆慶二年（公元一五六八）進士，是一位大收藏家。張丑所編的《南陽書法表》和《南陽名畫表》，其中有一百幾十件書畫，就是韓氏一個人的收藏。

《平復帖》在韓世能的手中時，經過了許多位名家的鑒定。以文才敏捷著名的李維楨，在《答范生詩》中有：『昨朝同爾過韓郎，陸機墨迹錦裝璜，草草八行半漶滅，尚道千金非所屑』，説出了韓世能對于《平復帖》的珍視。詹景鳳在《玄覽編》中也提到它。認爲這是一件筆法古雅的真迹。在萬曆十九年（公元一五九一）董其昌爲《平復帖》題簽，現在卷中的第三個題簽——『晉陸機《平復帖》手迹神品』十字，未署名，也無印記，可能就是董其昌所寫的。十三年後，萬曆三十二年（公元一六〇四）董其昌又寫了一段跋，現在還在《平復帖》的後面。陳繼儒在《妮古録》也講到它，認爲陸機用筆與索靖很相似。

韓世能死後，《平復帖》傳給他的兒子韓逢禧（號朝延）。韓逢禧與張丑是非常熟的朋友（張丑《南陽法書表序》：朝延與余耿尚，時接討論），在崇禎元年（公元一六二八）張丑從韓逢禧手中將《平復帖》買

來。他在萬分欣喜之下給自己取了一個室名——真晉齋，還做了一篇《真晉齋記》，載在《真迹日録二集》。記中他説，古來以『寶晉』名齋，自米芾始，但據他看來，米芾未必得到真正晉人的墨迹。韓家的收藏雖富，但其他的名迹，都無法與《平復帖》比擬。獲此鴻寶，他真有『躊躇滿志』之概。

崇禎癸未（公元一六四三），明代亡國，張丑在同一年逝世。又過了十七年，吳其貞于順治庚子（公元一六六〇）的五月二十二日在葛君常那裏看到《平復帖》。這時，元代張斯立等四個人的觀款，已被他割去賣給了歸希之，配在贋本的《勘馬圖》後面。

《平復帖》在這個時候不僅遭到題跋被割裂的不幸，從吳其貞的語氣中還可以看出當時一定有不少人認爲《平復帖》是僞迹。因爲《書畫記》中有這樣幾句話：『此帖人皆爲棄物，予獨愛賞，聞者哂焉。後歸王際之，售于馮涿州，得錢三百緡，方爲余吐氣也。』

葛君常是何許人，尚未查出，大概是一個利欲熏心的古董鬼〔二〕，王際之也待查，不知與卷中蓋有收藏印的王綱是否是一人。馮涿州則爲刻《快雪堂帖》的馮銓。

吳其貞的記載，確是有關《平復帖》的重要文獻，它又不僅告訴我們此帖在清初時的輾轉經過，還説明了爲什麽現在帖中已找不到張斯立等元朝人的觀款。

大約《平復帖》經過馮銓之手不久，便歸了真定的梁清標。安岐在他的《墨緣彙觀》中講到：『余得見《平復帖》——筆者註）于真定梁氏』。梁清標在卷中鈐蓋了多方收藏印記，並將《平復帖》收入他所摹刻的《秋碧堂帖》中。

安岐雖然只説在梁家看到《平復帖》，但《墨緣彙觀》中所著録的書畫，都是他自己的藏品，而且卷中

的收藏印如『安儀周家珍藏』、『安氏儀周書畫之章』，更可以證明此卷確曾爲安岐所有。

梁清標（公元一六二〇—一六九二）字玉立，一字蒼岩，號棠村，又號蕉林，明崇禎進士，順治初降清，官至保和殿大學士。安岐（公元一六八三—一七四六？）字儀周，號麓村，先世原是朝鮮人，入旗籍。這兩個人都是清代前葉鼎鼎大名的兩位收藏家兼鑒賞家。

《平復帖》從安岐家中散出，入清內府，確實時代，連成親王永瑆都說『其年月不可考』（見《詒晉齋記》）。但大致的年代是可以推得出的，應該是在乾隆十一年丙寅（公元一七四六）或稍後。安岐在《墨緣彙觀》中所提到最後一個年代是乾隆甲子（公元一七四四），那年他六十二歲，還買進了鍾繇的《荐季直表》；但他已有『久病杜門』及『衰朽餘年』等語，可見身體已很不好。《石渠寶笈初編》著録的黃公望《富春山居圖》，後面有弘曆的題跋，中稱：『丙寅冬，安氏家中落，將出所藏古人舊迹，求售于人，持《富春山居卷》並羲之《袁生帖》、蘇軾二賦、韓幹畫馬、米友仁瀟湘等圖共若干種以視傅恒……』可能公元一七四六年時，安岐已逝世，而《平復帖》就在這一批書畫中經傅恒的手賣給了弘曆。

據永瑆《詒晉齋記》，《平復帖》原來陳設在壽康宮（即現在故宮博物院陶瓷館所在地）。乾隆四十二年丁酉（公元一七七七），孝聖憲皇后鈕祜禄氏（雍正帝胤禛之妻，弘曆的生母，永瑆的祖母）逝世，《平復帖》作爲『遺賜』賞給永瑆作爲紀念品。從這時起《平復帖》到了成親王府，永瑆給他自己取了一個室名——詒晉齋，並曾作七律、七絶各一首，均載《詒晉齋記》中。

一向也有人懷疑過，弘曆酷愛書畫，凡是名迹，無不經他一再題跋。爲什麽獨有《平復帖》既未經弘曆題寫，也無內府諸璽，更没有刻入《三希堂法帖》（三）。據傅增湘先生的推測，就是因爲此卷陳設在皇太

后所居的壽康宮，弘曆就不便再去要回來欣賞題寫的原故（見卷後傅增湘跋）。《清史稿·后妃傳》中講到弘曆曾爲他的母親鈕祜祿氏做六十歲、七十歲、八十歲三次大壽，每次壽禮都送大批奇珍異寶，其中包括法書名畫。假如弘曆得《平復帖》在一七四六年以後，而將它送給鈕祜祿氏作爲六十歲（乾隆十六年，公元一七五一）的壽禮，那末就沒有多少時間來供他仔細欣賞並題寫跋語了〔四〕。

《平復帖》在永瑆之後，載治曾鈐蓋了『載治之印』及『祕晉齋印』兩方收藏圖書。載治是奕紀的兒子，而過繼給了奕緯；奕紀是綿懿的第三子，綿懿是永瑆的第二子，而過繼給了永璋（永瑆的三哥）。從上列的世裔，可見《平復帖》如何從永瑆傳給他的曾孫——載治的經過。

載治卒于光緒六年（公元一八八〇），那時他的兩個兒子溥倫和溥侗才只有幾歲。光緒帝載湉派奕訢（道光帝旻寧第六子，封恭親王）代管治王府的事務。奕訢知道《平復帖》是一件重寶，託言溥倫等年幼，爲慎重起見攜至恭王府代爲保管。從此他便據爲己有，卷中有『皇六子和碩恭親王圖章』就是他的印記。這樁公案是聽熟悉晚清宗室掌故的人說的，應該有一定的根據。證明翁同龢日記，他于辛巳（公元一八八一即載治逝世第二年）十月十日，在李鴻藻處見《平復帖》，那時已歸恭親王所有，在時間上也是符合的。

宣統二年（公元一九一〇）奕訢之孫溥偉在帖上自題一跋，稱『謹以錫晉名齋』，他並將永瑆的《詒晉齋記》及七律、七絕各一首抄録在後面。

辛亥革命（公元一九一一）推翻了清室，溥偉逃往青島圖謀復辟，《平復帖》就留給了他在北京的兩個弟弟——溥儒、溥僡。一九三七年溥儒等因爲母治喪，亟須款項，將《平復帖》以四萬元的代價，售給張伯

駒先生。次年正月及十月傅增湘及趙椿年兩先生各在卷後題跋。傅跋在敍述此卷近世的流傳大略之後，解釋了何以此帖未經弘曆品題及收入《三希堂法帖》的原因(見前説)。趙跋則辨正翁同龢日記説此帖經恭親王贈給李鴻藻，並非事實，只是借觀數月而已。這一點是經詢問了李鴻藻的長子李符真才弄明白的。兩篇題跋對查考《平復帖》的近代流傳經過，都很有幫助。

民國卅一年(公元一九四二)《平復帖》經清苑郭立志攝影印入《雍睦堂法書》，後附啓功先生的釋文。歷來鑒賞家都認爲『《平復帖》文字奇古，不可盡識』，張丑《真晉齋記》僅釋讀了十幾個字，日本刊印的《書道全集》在卷末説明中，《梅園方竹》也只試釋了六個字，而且還將第一行的『瘵』字誤釋作『虜』字。據我所知，啓功先生是第一個人將《平復帖》的全文釋讀出來。

一九五六年一月，張伯駒先生將《平復帖》連同唐杜牧之書《張好好詩卷》，宋黄庭堅草書卷，蔡襄自書詩册，范仲淹《道服贊卷》，吴琚書雜詩卷，元趙孟頫《草書千字文卷》等法書名迹一齊捐獻給政府。從此這些著名的墨迹將得到國家的保護，永遠成爲全國人民所共有的瓌寶。

關于《平復帖》的流傳經過，作者大略地知道上面這一些。最後必須聲明：像《平復帖》這樣一件烜赫巨迹，它的文獻材料是豐富的。由于作者對于書畫方面的知識有限，又没有能深入調查研究，所以錯誤和遺漏一定是很多的。譬如元至明萬曆年間約三〇〇年的流傳經過還是一段空白；清初時期曾經那些人收藏過也知道的不夠清楚。希望同志們予以指正和補充。

註：

(一)『青』，吴其貞《書畫記》原作『青』，疑誤。

〔二〕卷中有白文『王綱私印』一章，蓋在後隔水。原有較小的一印經剜去，而王綱印是補蓋在上面的。從該印的篆文及印色來看，像是明末清初時的圖章。查清初時人王綱，字燕友，號思齡，合肥人，是一個理學先生，但並未查出他藏過《平復帖》。

〔三〕李兆洛《養一齋續編·跋陸士衡平復帖》稱『此帖刻于《三希堂法帖》中』，誤。

〔四〕或謂《平復帖》是鈕祜祿氏陪嫁之物。查鈕祜祿氏嫁胤禛在一七〇三年，如《平復帖》果係陪嫁之物，便不可能再到安岐的手中，故上説不可信。

（原載一九五七年一期《文物參考資料》）

陸機軼事輯

魏初傳古文，出邯鄲淳石經，古文轉失淳法。石長八尺，廣四尺。碑石四十八枚，廣三十丈。魏文帝刊《典論》六碑附于其次。陸機《太學贊》別一碑在講堂下，載蔡邕、韓説、高堂谿等名。《太學弟子贊》復一碑，在外門中。又一碑漢順帝陽嘉八年立，云建武二十七年造太學，永建六年九月詔書修太學，工徒十一萬二千人。陽嘉九年八月，作畢。有晉《辟雍行禮碑》，是太始二年立。李石續博物志卷六

《文士傳》曰：『雲性宏靜，怡怡然爲士友所宗。機清厲有風格，爲鄉黨所憚。』世説四註引

干寶《晉紀》曰：『初陸抗誅步闡，百口皆盡，有識尤之。及機、雲見害，三族無遺。』世説註引

嵇若道曰：『吾在洛與二陸，雕施如意，兄弟並能觀況身于泥蚌之中，識清意于未□之□。諸談客與二陸言者，辭少理暢，言約事舉，莫不豁然，若春日之泮薄冰，秋風之掃枯葉也。』書鈔九十八引抱朴子

有問秀才蔡洪也吳舊姓何如？答曰：『吳府君聖王之老成，明時之儁乂。朱永長理物之至德，清選之高望。嚴仲弼九皋之鳴鶴，空谷之句駒。顏彦先八音之琴瑟，五色之龍章。張威伯歲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陸士衡、士龍鴻鵠之裴回，懸鼓之待槌。凡此諸君，以洪筆爲鉏耒，以紙札爲良田，以玄默爲稼穡，以義理爲豐年，以談論爲英華，以忠恕爲珍寶，著文章爲錦繡，蘊五經爲綺帛，坐謙虛爲席薦，張義讓爲帷

幕，行仁義爲室宇，修道德爲廣宅。』世說賞譽

武帝嘗問(吾)彥：『陸喜、陸抗，二人誰多也？』彥對曰：『道德名望，抗不如喜；立功立事，喜不如抗』，會交州刺史陶璜卒，以彥爲南中都督交州刺史，重餉陸機兄弟，機將受之，雲曰：『彥本微賤，爲先公所拔，而答詔不善，安可受之？』機乃止，因此每毀之。長沙孝廉尹虞謂機等曰：『自古由賤而興者乃有帝王，何但公卿，若何元幹、侯孝明，唐儒宗、張義允等，并起自寒微，皆內侍外鎮，人無譏者，卿以士則答詔，小有不善，毀之無已，吾恐南人皆將去卿，卿便獨坐也。』機等意始解，毀言漸息。晉書卷五十七吾彥傳

泰始中，補濮陽王允文學，與王敦、顧榮、陸機等友善。晉書卷七十五荀崧傳

苻堅陷襄陽，(鑿齒)與道安俱輿而致焉，又以其蹇疾，與諸鎮書，昔晉氏平吳，利在二陸，今破南漢，獲士裁一人有半耳。晉書卷八十二習鑿齒傳

《建康實録》云：『陸機入洛，作《懷舊居賦》云：「望東城之紆徐，邈吾廬之延佇」，李太白題王處士水亭云：「齊朝南苑是陸機宅。」其詩云：「王子耽玄言，賢豪多在門，好鵝尋道士，愛竹嘯名園，樹色老荒苑，池光蕩華軒，北堂見明月，更憶陸平原，掃地青玉簟，爲余置金尊，醉罷欲歸去，花枝宿鳥喧，何時復來此，再得洗鬱煩。」《圖經》云：「在縣南五里秦淮之側。」』六朝事蹟類編

六朝隋唐諸家論陸文語輯一

——陸雲與兄平原書

按今傳士龍與兄平原書凡三十五通，見《太平御覽》、《北堂書鈔》。茲選録其論機文各簡如次：

兄文章已自行天下，多少無所在。且用思困人，亦不事復及以此自勞役。

《祠堂頌》已得省，兄文不復稍論常佳，然了不見出語意，謂非兄文之休者。前後讀兄文，一再過便上口語。省此文雖未大精，然了無所識。然此文甚自難事。同又相似，益不古，皆新綺，用此已自爲洋洋耳。《答少明詩》亦未爲妙，省之如不悲苦，無惻然傷心言。今重復精之。一日見正叔，與兄讀古五言詩，此生歎息欲得之。

《二祖頌》甚爲高偉。雲作雖時有一佳語，見兄作又欲成貧儉家，無緣當致兄，此謙辭。又雲亦復不以苟自退耳。然意故復謂之微多，民不輟歎一句，謂可省。武烈未得有吴。説桓王之事而云建其孤，恐太祖不得爲桓王之孫。雲前作此頌，及信以白。兄作《遊仙詩》，故自能。《劉氏頌》極佳，但無出言耳。《二頌》不減，復過所望，如此已欲解此公之半。《歲暮賦》甚欲成之，而不可自用，得此百數十字，今送。

不知于諸賦者不罷少不？想少佳。成當送到洛。陳琳《大荒》甚極，自雲作必過之，想終能自果耳。

省諸賦皆有高言絶典，不可復言。頃有事，復不大快，凡得再三視耳，其未精，倉卒未能爲之次第。省《述思賦》流深情至言，實爲清妙。恐故復未得爲兄賦之最。兄文自爲雄，非累日精拔，卒不可得。言文賦甚有辭，綺語頗多，文適多體，便欲不清。不審兄呼爾不？《詠德頌》甚復盡美，省之惻然。《扇賦》腹中愈首尾，發頭一而不快，言烏云龍見，如有不體。《感逝賦》愈前，恐故當小，不然，『至不復減。《漏賦》可謂清工，兄頓作爾多文，而新奇乃爾，真令人怖，不當復道作文。』《祠堂贊》甚已盡美，不與昔同。既此不容多説，又皆一事，非兄亦不可得見。《弔少明》殊復勝前，《弔蔡君》清妙不可言。《漢功臣頌》甚美。恐《弔蔡君》故當爲最。使雲作文，好惡爲當，又可成耳。至于定兄文，惟兄亦恕其無遺情而不自盡耳。《丞相贊》云：『披結散紛辭，中原不清利。』兄已自作銘，此但頌實事耳，亦謂可如兄意，真説事而已。若當復屬文于引，便當書前銘耳。誨欲定《吴書》，雲昔嘗已商之兄，此真不朽事，恐不與十分好書。同是出千載事，兄作必自與昔人相去。《辯亡》則已是《過秦》對事，求當可得耳。陳壽《吴書》，有《魏賜九錫文》及《分天下文》，《吴書》不載，又有嚴陸諸君傳，今當寫送兄。體中佳者，可並思諸應作傳。及作引甚單，常欲引之，未得。兄所作引甚好。雲方欲更作引。《述思賦》儻自竭厲，然雲意皆已盡，不知本復何言？方當積思，思有利鈍，如兄所賦，恐不可須。願兄且以伯聲兄弟，前日觀習。先欲作《講武賦》，因欲遠言大體，欲獻之大將軍，才不便作大文，得少許家語，不知此可出不？故鈔以白兄。若兄意謂此可成者，欲試成之。大文難作，庶可以爲《關雎》之見微。

往日論文，先辭而後情，尚絜而不取悦澤。嘗憶兄道張公父子論文，實自欲得，今日便欲宗其言。兄

文章之高遠絶異，不可復稱言。然猶皆欲微多，但清新相接，不以此爲病耳。若復定小省，恐其妙欲不兒，可復稱極，不審兄由以爲爾不？茂曹碑皆自是蔡氏碑之上者。比視蔡氏數十碑，殊多不及，言亦自清美。愚以無疑？不存《三祖贊》不可。聞《武帝贊》如欲管管流澤，有以常相稱美。如不史願更視之小跛，幾而悦奕爲盡理。雲今意視文，乃好清省，欲無以尚，意之至此，乃出自然。張公在者必罷，必復以此見調。不知《九愍》不多，不當小減。《九悲》、《九愁》，連日鈔除，所去甚多。才本不精，正自極此，願兄小爲之定；一字兩字出之。便慾得遲。望不言。

仲宣文，如兄言實得張公力，如子桓書，亦自不乃重之，兄詩多勝其思親耳！《登樓賦》無乃煩！《感丘賦弔夷齊》辭不爲偉。兄二弔自美之。常云四言轉句，以四句爲佳，往曾以兄《七羨》『回煩手而沉哀』結上兩句爲孤，今更視，定自有不應用，時期當爾，復以爲不快，故前多有所去，《喜霽》『俯順習坎，仰熾重離』，此下重得如此語爲佳，思不得其韻，願兄爲益之。

張公語雲，兄文故自楚，須作文爲思昔所識文，乃視兄作誄，又令結使説音耳。兄所撰，願且可付之。兄文方當日多，但文實無貴于多，多而如兄文者，人不厭其多也。屢視諸故時文，皆有恨，文體成爾。然新聲故自難復過。《九悲》多好語，可耽詠，但小不韻耳。皆已行天下，天下人歸高如此，亦可不復更爾。兄作大賦，必好意精時。故願兄作數大文。近日視子安賦，亦對之嘆息絶工矣。

蔡氏所長，唯銘頌耳。銘之善者，亦復數篇，其餘平平耳。兄詩賦自與絶域，不當稍與比校。張公昔亦云兄新聲多之不同也。典當故爲未及，彦藏亦云爾。又古今兄文所未得與校者，亦惟兄所道數都賦耳。其餘雖有小勝負，大都自皆爲雌耳。張公父子亦語雲，兄文過子安。子安諸兄賦復不皆

過，其便可，可不與供論。雲謂兄作二京，必得無疑。久勸兄爲耳。又思《三都》，世人已作是語，縡類長之，能事可見。《幽通》、《賓戲》之徒自難作。《賓戲》、《客語》可爲耳，答之甚未易。東方士所不得全其高名，頗有答極。

文章實自不當多，古今之能爲新聲絶曲者，無又過兄。兄往日文雖多瑰鑠，至于文體實不如今日。間在洛有所視，己當赦，而比更隆。以今意觀文，見此真臾以爲不盡善。文罷云故日向人歎兄文，人終來同，殆以此爲病。張公文無他異，正自情省無煩。作長文正爾自復佳。兄文章已顯一世，亦不足復多自困苦。適欲白兄，可因今清靜，盡定昔日文。

《吳書》是大業，既可垂不朽，且非兄述，此一國事遂亦失。

兄《園葵詩》清工，然猶復非兄詩妙者。

君苗文天才中亦少爾，然自復能作文。見兄文輒云：『欲燒筆硯。』

按，雲別有《與兄平原書》云：『前登城門，意有懷作《登台賦》，極未能成，而崔君苗作之，聊復成前意』云云，則崔君苗也。

真玄亦云：『兄文當作宣仲官輩，宣得此巍巍耳。』

兄前表甚有深情遠旨，可耽味，高文也。兄文雖復自相爲作多少，然無不爲高。……前集兄文爲二十卷，適訖一十當黃之，書不工，紙又惡，恨不精。

六朝隋唐諸家論陸文語輯二

《世說・文學篇》註引《文章傳》曰：『司空張華見其文章，篇篇稱善，猶譏其作文大治，謂之曰：「人之作文患于不才，至子爲文，乃患太多。」』末二句爲本傳所採

臧榮緒《晉書》曰：『司徒張華素重其名，以文呈華，天才綺練，當時獨絶，新聲妙句，係蹤張、蔡。』文選文賦註引

孫興公云：『潘文爛若披錦，無處不善。陸文若排沙簡金，往往見寶。』世說文學

又孫興公云：『潘文淺而淨，陸文深而蕪。』世說文學篇

《宋書・謝靈運傳論》：『降及元康，潘、陸特秀。』

鍾嶸《詩品》云：『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陸文如披沙簡金，往往見寶。嶸謂益壽輕華，均以潘爲勝。翰林篤論，故歎陸爲深。余常言陸才如海，潘才如江。』

又序曰：『太康中，二張、二陸，兩潘、一左，勃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

又曰：『陸機爲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爲輔。』

葛洪著書稱機文猶玄圃之積玉，無非夜光焉，五河之吐流，泉源如一焉。其弘麗妍贍，英鋭漂逸，亦

一代之絶乎。機本傳引

歐陽生曰：『張茂先、潘正叔、潘安仁文過二陸。』或曰：『張、潘與二陸爲比，不徒步驟之間也。』歐陽生曰：『二陸文詞源流，不出俗檢。』御覽五九九引抱朴子

嵇道君問二陸優劣，抱朴子曰：『吾見二陸之文爲評卷，似未盡也。朱淮南嘗言二陸重規沓矩，無多少也。一手之中，不無利鈍。方之他人，若江漢之與潢汙。及其精處妙絶，漢、魏之人也。』意林、書鈔一百、御覽六〇二引抱朴子。

嵇道君曰：『每讀二陸之文，未嘗不廢書而歎，恐其卷盡也。《陸子》十篇，隋志：道家有陸子十卷，雲撰。誠爲快書。其詞之富者，雖覃思不可損也。其理之約者，雖鴻筆不能約也。觀此二人，豈徒儒雅之士，文章之人也。意林、書鈔一百、御覽六〇二引抱朴子。

陸平原作子書未成，吾門生有在陸君軍中，常在左右，説陸君臨亡曰：『窮通，時也。遭遇，命也。古人貴立言，以爲不朽，吾所作子書未成，以此爲恨耳。』余謂仲長統作《昌言》，未竟而亡，後《繆襲》撰次之。桓譚《新論》，未備而終，班固爲其成。琴道今才士，何必不贊成陸公子書？御覽六〇二引抱朴子

陸君深疾文士放蕩流遁，遂往不爲虚誕之言，非不能也。陸君之文，猶玄圃之積玉，無非夜光。吾生之不別陸文，猶侏儒測海，非所長也。卻後數百年，若有幹跡，若二陸猶比肩也，不謂疏矣。意林、書鈔一百、御覽五五九引抱朴子。

《文心雕龍・頌贊篇》：陸機積篇，惟《功臣》最顯，其褒貶雜居，固末代之訛體也。

又《史傳篇》：至于晉代之書，繁乎著作，陸機肇始而未備。

又《論說篇》：至如李康《運命》，同《論衡》而過之；陸機《辯亡》，效《過秦》而不及，然亦美矣。

又《檄移篇》：陸機之移百官，言約而事顯，武移之要者也。

又《議對篇》：及陸機斷議，亦有鋒穎，而諛辭弗剪，頗累文骨。

又《銓賦篇》：太冲、安仁，策勳于鴻規；士衡、子安，底績于流制。

又《體性篇》：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辭隱。

又《鎔裁篇》：至如士衡才優，而綴辭尤繁；士龍思劣，而雅好清省。及雲之論機，亟恨其多，而稱清新相接，不以爲病。

又《事類篇》：陸機《園葵詩》云：『庇足同一智，生理合異端』，夫葵能衛足，事譏鮑莊；葛藟庇根，辭自樂豫。若譬葛爲葵，則引事爲謬；若謂庇勝衛，則改事失貞。斯又不精之患。

又《總術篇》：昔陸氏《文賦》，號爲曲盡，然汎論纖悉，而實體未該。

又《時序篇》：岳、湛曜聯璧之華，機、雲標二俊之采。

又《才略篇》：陸機才欲窺深，辭務索廣，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

又《程器篇》：陸機傾仄于賈、郭。

又《序志篇》：陸機文賦巧而碎亂。

顏之推《家訓·文章篇》：陸機父誄云：『億兆宅心，敦敘百揆。』姊誄云：『俛天之和。』今爲此言。則朝廷之罪人也。

又云：挽歌辭者，或曰古者虞殯之歌，或曰出自田橫之客，皆爲生者悼往告哀之意。陸平原多爲死

人自歎之言，詩格既無此例，又乖製作本意。趙盧兩氏新註：陸機挽歌三首，不全爲死人自歎之言。唯中一首云：『廣宵何寥廓，大葬安可晨。人往有返歲，我行無歸年。』乃自歎之辭。按顏氏評陸多摘瑕，茲亦入録，而以各家辯説附之。

凡詩人之作，刺箴美頌，各有源流，未嘗混雜，善惡同篇也。陸機爲《齊謳篇》，前敍山川物産風教之盛，後章忽鄙山川之情，疎失厥體。趙盧兩氏註：非也。案本詩惟師以下，刺景公據形勝之地，不能修尚父桓公之業，而但知戀牛山之樂，思及古而無死也。其爲《吳趨行》，何不陳子光、夫差乎？非也。吳趨乃平原桑梓之邦，以釋回增美爲體，何爲而陳子光、夫差乎？《京洛行》，胡不述赧王、靈帝乎？非也。京洛爲天子之居，當以可法可戒爲體，何爲而述赧王、靈帝乎？沈氏考證曰：樂府陸機齊謳行，備言齊地之美，亦欲使人推分直進，不可妄有所營也。又云：崔豹古今註曰，吳趨行，吳人以歌其地。陸機吳趨行曰：聽我歌吳趨。趨，步也。一本作吳越行者非。

又云：自古宏才博學，用事誤者多矣。……《詩》云：『孔懷兄弟。』孔，甚也。懷，思也。言甚可思也。陸機《與長沙顧母書》，述從祖弟士璜死，乃言痛心拔腦，有如孔懷。……觀其此意，當謂親兄弟爲孔懷。

《晉書・文苑傳序》：『乃金行纂極，文雅斯盛，張載擅銘山之美，陸機挺焚研之奇。』

《史通・本紀》：『陸機《晉書》，列紀三祖，直序其事，竟不編年。既不編年，何紀之有？』

《史通》云：『陸機《晉史》，虛張拒葛之鋒。』《困學紀聞》引

陸公才高價重，絶世孤出，實辭人之龜鏡，固難得文名焉。《文鏡祕府論》